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颜氏家训



北齐 颜之推



颜氏家训

〔北齐〕颜之推 撰

卷上

序致篇第一①

【题解】

本篇为全书之序，作者交代自己的写作动机，并以亲身经历说明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重要性。首先，作者明确表示，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是为了教育自家儿孙晚辈。由于施教者与受教者的这层关系，抽象的说教可以变成娓娓而谈的家常话，这就比外人空讲“师友之诚”、“尧舜之道”更切近受教者，因而更易收到良好效果。其次，作者着重谈到自己九岁至十八九岁的这段经历：由于父母去世，兄长“有仁无威，导示不切”，加之“颇受凡人之所陶染”，故养成一些坏毛病，成人以后想改也难。作者以此说明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重要性。这些议论无疑是十分中肯的。

【原文】

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②，慎言检迹③，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以来④，所著诸子⑤，理重事复，递相模⑥，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⑦。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⑧。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诚，不如傅婢之指挥⑨；止凡人之斗鬪⑩，则尧舜之道⑪，不如寡妻之诲谕⑫。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犹贤于傅婢寡妻耳。

【注释】

①六朝以前作品，自序往往在全书之末，也有在全书之首的，本书就属后一种情况。

②诚孝：即忠孝，隋文帝父亲叫杨忠，隋人避其讳，故此书凡“忠”字均改为“诚字”。颜氏此书成于隋文帝平陈以后，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前，故避文帝家讳而不避炀帝名讳。

③检迹：行为自持，不放纵之意，为六朝及隋时习用语。《乐府诗集》卷六十七张华《游猎篇》：“伯阳为我诫，检迹投清轨。”

④已，通“以”。

⑤诸子：下同。本指先秦诸子。这里指魏、晋以来的人阐述儒家学说的著述。

⑥模（xiào 效）：模拟，仿效。 ，同“效”。

⑦屋下架屋，床上施床：此语为六朝、隋、唐时习用语，比喻重复他人的所作所为而无所创新。

⑧提撕：扯拉，提引。《诗·大雅·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汉郑玄《笺》：“我非但对面语之，亲提撕其耳。”此处引申为提醒、教诲之意。

⑨傅婢：即侍婢。《后汉书·吕布传》：“私与傅婢情通。”《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作“与卓侍婢私通”，可证。

⑩斗鬩（xì 戏）：指家庭内兄弟之间的争执。

⑪尧舜：传说中上古时代的两位帝王。

⑫寡妻：嫡妻，正妻。《诗·大雅·思齐》：“刑于寡妻。”《传》：“嫡妻也。”

【原文】

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韶齿①，便蒙诱诲。每从两兄②，晓夕温清③，规行矩步④，安辞定色⑤，锵锵翼翼⑥，若朝严君焉⑦。赐以优言，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年始九岁，便丁荼蓼⑧，家徒离散⑨，百口索然⑩。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有仁无威，导示不切。虽读《礼》、《传》⑪，微爱属文⑫，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⑬。年十八九，少知砥砺⑭，习若自然，卒洗难荡。二十以后，大过稀焉。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⑮。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⑯，铭肌镂骨⑰，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也。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⑱。

【注释】

①韶齿（tiáo chèn 条趁）：儿童换齿之时，这里指童年时代。

②两兄：《南史·颜协传》：“子之仪、之推。”又《颜氏家庙碑》（唐颜真卿撰）中有之善其人，称之推为弟，则两兄即指之仪、之善。

③晓夕温清：《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此句本此，即依照礼节侍奉父亲的意思。庆（qìng 庆）：寒、凉。

④规、矩：圆规和直尺，引申为准则、法度。规行矩步：比喻举动合乎法度。

⑤安辞定色：《礼记·曲礼上》：“安定辞。”又《冠义》：“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此句本此。

⑥锵锵翼翼：行走时恭敬有礼。《广雅·释训》：“锵锵，走也。翼翼，敬也，又和也。”

⑦严君：父母为全家所尊，如同国有严君，故旧称父母为严君。《易·家人》：“家人有严君焉，父亲之谓也。”后多专指父亲。

⑧丁：当，碰上。荼蓼：处境艰苦。这里喻指丧失父亲。

⑨家涂：家道。

⑩百口：全家。古代大家庭人口众多，故称百口。索然：萧索；冷落。

⑪《礼》、《传》：指《周礼》与《春秋左氏传》。《北齐书·颜之推传》谓颜家“世善《周官》、《左氏》学。”

⑫属文：联字造句，使之相属，成为文章。即写文章的意思。

⑬不修边幅：边幅：布帛的边缘。比喻仪容、衣着。《后汉书·马援传》：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乎？”后以“不修边幅”形容不注意衣着、容貌的整洁。

⑭少：同“稍”。砥励：本指磨刀石，引申为磨炼。

⑮《淮南子·原道》篇高诱注：“月悔朔，今悔昨。”此句本此。

⑯指：意旨，意向，通“旨”。

⑰铭、镂：都是刻的意思。铭肌镂骨，形容印象深刻，永志不忘。

⑱后车：后继之车。《汉书·贾谊传》：“前车覆，后车诫。”

教子篇第二

【题解】

此篇谈教育子女的有关问题。作者从正反两方面反复举例，说明教育子女的重要性以及方法、目的。作者强调抓紧对子女的早期教育，这种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包括“胎教”），认为不乘子女幼小时给予良好教育，到习性养成就难以纠正了。其次，强调对子女的教育要严格。作者反复申述父母应该“威严而有慈”，反对“无教而有爱”，认为宠爱孩子最终是害了孩子。为了保持在子女心目中的威严形象，父亲与孩子之间不可过份亲昵，不可不拘礼节，父亲甚至不要亲自教授自己的孩子。只有让子女感到对父母的“畏慎”，才会促使他们产生孝心。此外，作者指出父母对子女应一视同仁，不可偏宠；父亲教育子女应有正确的目的，不可为了仕进而谄事权贵，等等。总体来讲，作者的教育思想是秉承了儒家的正统观念，并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但以今天的眼光看，如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则也不乏借鉴、参考的价值。

【原文】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①。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②：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③，藏诸金匮④。生子咳唅⑤，师保固明⑥，孝仁礼义，导习之矣。凡庶纵不能尔⑦，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⑧，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呵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耳。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撻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⑨。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

【注释】

①《论语·阳货》：“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后汉书·杨终传》：“终以书戒马廖云：‘上智下愚，谓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即此文所本。中庸之人：指智力中常的人。

②胎教：古人认为胎儿在母体中能够受孕妇言行的感化，故孕妇须谨守礼仪，给胎儿良好影响，叫“胎教”。详见《大戴礼·保傅》。

③玉版：刊刻文字的白石板。

④金匱：以金属制作的藏书柜，古人以金统称各种金属。《大戴礼·保傅》：“素成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书之”两句本此。

⑤咳𠵽：一作“孩提”。《说文·口部》：“咳，小儿笑也。孩，古文咳从子。”《孟子·尽心上》：“孩提之童。”赵岐注：“孩提，二岁之间，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

⑥师保：古代担任教导皇室贵族子弟的官，有师有保，统称师保。《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

⑦凡庶：普通人。

⑧运为：行为。

⑨贾谊《新书·保傅》：“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少成：从小养成的习惯。天性：人出生就具有的本性。

【原文】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但重于呵怒①，伤其颜色，不忍楚撻惨其肌肤耳②。当以疾病为谕，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③？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于骨肉乎④？诚不得已也。

【注释】

①重：难的意思。《史记》卷一一七《司相如传·喻巴蜀檄》：“重烦百姓。”《索隐》：“重犹难也。”

②楚：荆条，古时用作刑杖。这里是用刑杖打人的意思。

③艾：艾叶，中医以艾叶熏灼人体以达到治疗目的。

④可愿：岂愿。

【原文】

王大司马母魏夫人①，性甚严正。王在湓城时②，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撻之，故能成其勋业。梁元帝时有一学士，聪敏有才，为父所宠，失于教义：一言之是，遍于行路③，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饰④，冀其自改。年登婚宦⑤，暴慢日滋，竟以言语不择，为周逖抽肠衅鼓云⑥。

【注释】

①王大司马：即王僧辩，字君才，南朝梁人。以军功官拜大司马等官职。事见《梁书·王僧辩传》。魏夫

人：即王僧辩之母。《梁书·王僧辩传》称其“性甚安和，善于绥接，家门内外，莫不怀之。……恒自谦损，不以富贵骄物，朝野咸共称之，谓为明哲妇人也。”

②溢城：也称溢口，为溢水入长江之处。故址在今江西九江市西。

③行路：路人。《后汉书·党锢传·范滂》：“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④掩：遮蔽，掩盖。

⑤婚宦：结婚和作官，这里指成年。

⑥周逖：其人无考，《陈书》有《周迪传》，梁元帝时官拜持节通直散骑常侍、壮武将军、高州刺史，封临汝县侯。衅(xìn 信)：古代新制器物成，杀牲以祭，因以血涂缝隙之称。

【原文】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①，父子异宫②，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痒痛③，悬衾篋枕④，此不简之教也。或问曰：“陈亢喜闻君子之远其子⑤，何谓也？”对曰：“有是也。盖君子之不亲教其子也。《诗》有讽刺之辞，《礼》有嫌疑之诫⑥，《书》有悖乱之事⑦，《春秋》有褒僻之讥⑧，《易》有备物之象⑨，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亲授耳⑩。

【注释】

①命士：古代称读书做官者为士，命士指受有爵命的士。

②《礼记·内则》：“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

③《礼记·内则》：“子事父母，妇事舅姑，……疾病苛痒，而敬抑搔之……”抑搔：按摩抓搔。

④《礼记·内则》：“悬衾，篋枕，敛簟而褐之。”意思是说：长辈起床后，晚辈应替长辈收拾卧具，把被子捆好悬挂起来，把枕头放进箱子，再把竹席收藏好。

⑤陈亢：孔子弟子。此句出自《论语·季氏》：“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⑥《礼记·曲礼上》：“男女不杂坐，不同檐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寡妇之子，非有见焉，弗与为友。”此当为颜氏所谓“嫌疑之诫”。

⑦《尚书》有《汤誓》，《周书》有《秦誓》、《牧誓》，皆以臣伐君，此当为颜氏所谓“悖乱之事”。

⑧褒：通邪。

⑨备物：备办各种器物。《易·系辞上》：“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

⑩洪业曰：“窃恐颜于《诗》，殆指《墙有茨》等篇；于《书》，殆指淫醜肆虐剥削孕妇等句；于《春秋》，殆指夫人逊于齐之类；于《易》，殆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等解也。”可供参考。

【原文】

齐武成帝子琅琊王①，太子母弟也，生而聪慧，帝及后并笃爱之，衣服饮食，与东宫相准②。帝每面称之曰：“此黠儿也，当有所成。”及太子即位③，王居别宫，

礼数优僭④，不与诸王等。太后犹谓不足，常以为言。年十许岁，骄恣无节，器服玩好，必拟乘舆⑤。常朝南殿⑥，见典御进新冰⑦，钩盾献早李⑧，还索不得，遂大怒，詈曰⑨：“至尊已有，我何意无？”不知分齐⑩，率皆如此。识者多有叔段⑪、州吁之讥⑫。后嫌宰相，遂矫诏斩之，又惧有救，乃勒麾下军士，防守殿门。既无反心，受劳而罢，后竟坐在幽薨⑬。

【注释】

①齐武帝：指北齐第五位皇帝高湛，公元561—565在位。琅邪王：指高湛第三子高俨，初封东平王，高湛死后，改封琅邪王。

②东宫：太子所居之处，也代指太子。准：比照。

③太子：指高俨的哥哥北齐后主高纬，公元565—577在位。

④礼数：礼与数同义，这里指礼仪的级别。

⑤乘舆：皇帝的车子，后用以代指皇帝。

⑥常：通“尝”，曾经。

⑦典御：古代主管帝王饮食的官员。

⑧钩盾：古代官署名，主管皇家园林等事项。

⑨詈(gòu 够)：骂。

⑩分齐：本分定限的意思。

⑪叔段：春秋时郑国国君郑庄公之弟，因母亲的偏宠纵容，从小骄纵不法，终至发动叛乱，被郑庄公平定。事见《左传·隐公元年》。

⑫州吁：春秋时卫国国君卫庄公之子，杀哥哥卫恒公自立，后亦被杀。事见《左传·隐公三、四年》。

⑬坐：触犯。薨(hōng 轰)：周代诸侯死之称。《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关于高俨被秘密处死之事，详见《北齐书·琅邪王俨传》。

【原文】

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共叔之死，母实为之①。赵王之戮，父实使之②。刘表之倾宗覆族③，袁绍之地裂兵亡④，可为灵龟明鉴也⑤。

【注释】

①见前段注。共叔，即叔段，叔段逃亡至共，因称之为共叔段。

②据《史记·吕后本纪》载：汉高祖刘邦与其宠妃戚夫人生赵王如意，倍加宠爱。戚夫人日夜向刘邦哭泣，想以如意代太子(吕后所生)，终未成。刘邦死后，吕后即毒死如意，并以残酷手段杀死戚夫人。

③据《后汉书·刘表传》载：刘表字景升，官镇南将军、荊州牧。刘表有二子，即刘琦、刘琮。刘琮娶了刘表的后妻蔡氏的侄女为妻，蔡氏就偏宠刘琮而厌恶刘琦，常向刘表说刘琦的坏话，刘表往往信从。刘琦自危，即请求外出任职。刘表生病，刘琦回来探视，蔡氏等也不准他进门，并乘机立刘琮为继承人，终使兄弟反目，时曹操大军压境，刘琦逃往江南，刘琮向曹操投降。

④据《后汉书·袁绍传》载：袁绍为冀州牧，有三子：袁谭、袁熙、袁尚。袁绍后妻刘氏偏宠袁尚，袁绍即让袁谭外出任职。官渡之战，袁绍败于曹操，发病而死，未及定继承人。其部下因袁谭为长子，想立他为继承人，而亲近袁尚的一帮人却假传袁绍遗命，立袁尚为继承人。后兄弟反目，互以兵戎相见，终被曹操各个击破，其地亦为曹操所占。

⑤灵龟明鉴：古人以龟壳占卜，以铜镜照形，故以此二物比喻可资借鉴的事物。

【原文】

齐朝有一士大夫①，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②，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③，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④，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⑤。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⑥，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注释】

①齐：指北齐。

②书疏：这里指文书信函等的书写工作。

③北齐显贵多为鲜卑族，其族喜弹琵琶，故当时以会讲鲜卑语、会弹琵琶为做官的门径。

④伏：通“服”。

⑤俛：同“俯”。

⑥业：职业，指服事公卿一事。

兄弟篇第三

【题解】

本篇谈兄弟关系。作者对此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认为兄弟乃一母所生，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分形连气），从小在一起生活、学习、玩耍，关系密切，理应互相友爱，特别是当弟弟的应该像对父亲那样敬事兄长。对于兄弟各自娶妻成家后就关系逐渐疏远的现象则颇有微词。作者从正反两方面举例说明了自己的上述观点，应该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对兄弟关系表示出特别重视的同时，却对夫妇关系表示出令人惊讶的漠视态度，甚至认为是夫妇关系削弱了兄弟之情，应该像提防雀、鼠、风、雨对房屋的侵蚀那样去提防妻妾僮仆对兄弟关系的破坏，这明显地表现出作者歧视妇女的观点。

【原文】

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①，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

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②。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③，衣则传服④，学则连业⑤，游则共方⑥，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⑦，则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节量亲厚之恩⑧，犹方底而圆盖，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⑨，不为旁人之所移者⑩，免夫！

【注释】

①九族：指本身以上的父、祖、曾祖、高祖和以下的子、孙、曾孙、玄孙。也有包括异姓亲属而言的，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为“九族”。

②分形连气：语出《吕氏春秋·精通》：“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指形体各别，气息相通。形容父母与子女关系密切，后也用于兄弟之间。

③案：古代一种放食器的盘，下安短足，以便席地就食。

④传服：指大的孩子用过的衣服留给小的孩子穿。

⑤业：指书写经典的大版。连业：指哥哥用过的经籍，弟弟又接着使用。

⑥方：地方。《论语·里仁》：“游必有方。”

⑦娣姒（dì sì 第四）：兄弟之妻互称。《尔雅·释亲》：“长妇谓稚妇为娣妇，稚妇谓长妇为姒妇。”后也称作“妯娌”。

⑧节量：节制度量的意思，为六朝人习用语。

⑨友：兄弟相亲爱。悌：敬爱兄长。

⑩旁人：此指妻子。

【原文】

二亲既歿①，兄弟相顾，当如形之与影，声之与响。爱先人之遗体②，惜己身之分气③，非兄弟何念哉④？兄弟之际，异于他人，望深则易怨，地亲则易弭⑤。譬犹居室，一穴则塞之，一隙则涂之，则无颓毁之虑；如雀鼠之不恤⑥，风雨之不防⑦，壁陷楹沦⑧，无可救矣。仆妾之为雀鼠，妻子之为风雨，甚哉！

【注释】

①歿（mò 末）：死。

②先人：指已死亡的父母。遗体：古代称自己的身子为父母的遗体。《礼·祭义》：“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遗体一词有时也用以指兄弟。

③分气：指分得父母的血气。

④念：爱怜。

⑤地亲：地近情亲。

⑥《诗·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此句本此。

⑦《诗·邶风·鸛鸣》：“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此句本此。

⑧楹：厅堂前的柱子。沦：没落，这里是摧折的意思。

【原文】

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①；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②；群从疏薄，则童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③，谁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欢爱，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将数万之师，得其死力，而失恩于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亲也？

【注释】

①子侄：卢文曰：“子侄，谓兄弟之子也。”

②群从：指与前句中“子侄”同辈的族中子弟。

③行路：见《教子》篇“王大司马”段注。踏（ji 及）：践踏。《释名·释姿容》：“踏，藉也，以足藉也。”蹈：踩。《庄子·达生》：“蹈火不热。”

【原文】

娣姒者，多争之地也，使骨肉居之①，亦不若各归四海，感霜露而相思②，伫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处多争之地，能无间者，鲜矣。所以然者，以其当公务而执私情③，处重责而怀薄义也。若能恕己而行④，换子而抚⑤，则此患不生矣。

【注释】

①骨肉：此指妯娌为同胞姊妹关系而言。

②感霜露而相思：《诗·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即此句所本。

③公务：这里指大家庭内部的集体事务。

④恕己：谓扩充自己的仁爱之心。

⑤换子而抚：互相交换孩子抚养，这里指把兄弟的子女当成自己的子女。

【原文】

人之事兄，不可同于事父①，何为爱弟不及爱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国刘璉，尝与兄璉连栋隔壁②，璉呼之数声不应，良久方答。璉怪问之，乃云：“向来未着衣帽故也③。”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注释】

①林思进曰：“《尔雅·释言》：‘猷，肯，可也。’‘肯’、‘可’互训，此‘可’字正作‘肯’字用。”韩愈《故贝州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盖本此文。

②赵曦明曰：“《南史·刘瓛传》：“瓛字子圭，沛郡相人。笃志好学，博通训义。弟璡，字子璡，方轨正直，儒雅不及瓛，而文采过之。”瓛音桓，璡音津。”沛国：地名，在今江苏萧县西北。

③此句意思是：弟敬事兄，应声时须衣帽整齐。向来：刚才的意思。

【原文】

江陵王玄绍①，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爱友，所得甘旨新异，非共聚食，必不先尝，孜孜色貌，相见如不足者②。及西台陷没③，玄绍以形体魁梧，为兵所围，二弟争共抱持，各求代死，终不得解，遂并命尔④。

【注释】

①江陵：县名。在今湖北省。王玄绍：人名。其事迹不详。

②此两句说：兄弟三人虽勤勉相待，相见时仍有替别人做得不够之感。孜孜：勤勉的样子。《尚书·君陈》：“惟日孜孜，无敢逸豫。”

③西台：指江陵。《通鉴》卷一四四胡三省注：“江陵在西，故曰西台。”

④并命：指相从而死。

后娶篇第四

【题解】

此篇谈后娶之害。作者告诫子孙，对续弦之事要特别慎重。他认为娶了后妻后，往往造成父子骨肉关系遭离间，造成前妻小孩被虐待。令今天的读者惊讶的是，作者虽然对续弦不以为然，却不反对纳妾。他说，江南地区人家“不讳庶孽”，在妻子死后，一般由妾来当家，“限以大分，故稀斗鬬之耻”，而河北地区人家“鄙于侧出”，妻子死后必须续弦，导致家庭产生许多尖锐矛盾。作者又分析后妻往往虐待前妻之子的原因，是因为前妻之子的地位高于后妻之子，“宦学婚嫁，莫不防焉，故虐之。”作者在此篇中的叙述和议论，表现出他对妇女的歧视态度，这与《兄弟》篇中所持之论如出一辙，而我们正可通过作者的这种畸形态度，窥见那个时代的种种畸形现象。

【原文】

吉甫，贤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贤父御孝子，①合得终于天性②，而后妻间之，伯奇遂放③。曾参妇死④，谓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骏丧妻，亦谓人曰：“我不及曾参，子不如华、元⑤。”并终身不娶，此等足以为诫。其后，假

继惨虐孤遗⑥，离间骨肉，伤心断肠者何可胜数。慎之哉，慎之哉！

【注释】

①御：治理。这里是管教的意思。

②天性：即天命，指人的自然寿命。

③伯奇，相传为周宣王时重臣君吉甫长子。母死，后母欲立其子伯封为太子，乃谮伯奇有邪念，吉甫怒，放伯奇于野。伯奇自伤无罪而被放逐，乃作琴曲《履霜操》以述怀。吉甫感悟，遂求伯奇，射杀后妻。见《初学记》卷二引汉蔡邕《琴操·履霜操》。

④曾参，即曾子。春秋鲁国南武城人，字子舆。孔子弟子，以孝著称。其事迹散见《论语》各篇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⑤王骏，西汉成帝时大臣。《汉书·王吉传》：“吉子骏，为少府，时妻死，因不复娶，或问之，骏曰：‘德非曾参，子非华、元，亦何敢娶。’”华、元：指曾参的两个儿子曾华、曾元。

⑥假继：继母。

【原文】

江左不讳庶孽①，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②。疥癣蚊虻③，或未能免，限以大分④，故稀斗鬪之耻⑤。河北鄙于侧出⑥，不预人流⑦，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于子者。后母之弟，与前妇之兄⑧，衣服饮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贵贱之隔⑨，俗以为常。身没之后，辞讼盈公门，谤辱彰道路，子诬母为妾⑩，弟黜兄为佣⑪，播扬先人之辞迹⑫，暴露祖考之长短⑬，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奸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众矣！况夫妇之义，晓夕移之，婢仆求容，助相说引⑭，积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注释】

①江左：指长江下游以东地区。古人叙地理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故称江东为江左。庶孽：封建社会称妾所生之子为庶孽。

②妾媵(yìng 映)：春秋时诸侯之女出嫁，由宗室之妹及侄女等陪嫁，叫妾媵。后作为正妻以外的婢妾的通称。终：结束。这里是继续管下去的意思。

③此句比喻危害甚小。

④大分：名分。

⑤斗鬪：见《序致》篇首段注。

⑥河北：指黄河以北一带，以下同。侧出：指妾所生的子女。

⑦人流：有身份者的行列。王利器《集解》：“人流之流，与士流、学流、文流、某家者流之流意同。”

⑧此二句之“弟”、“兄”，均指母亲的儿子而言。

⑨士庶：士族和庶族。当时士族和庶族不能通婚。庶族也不能像士族一样任清贵之官。

⑩子：这里指前妻之子。母：这里指后母。

⑪弟：这里指后母之子。兄：这里指前妻之子。

⑫辞迹：言语、行迹。此句指传扬先辈的隐私。

⑬考：指已去世的父亲。祖考：指已去世的祖先。

⑭说(shuì 税)：劝说别人相信自己的话。引：诱引。

【原文】

凡庸之性，后夫多宠前夫之孤，后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妇人怀嫉妒之情，丈夫有沈惑之僻①，亦事势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与我子争家，提携鞠养，积习生爱，故宠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学婚嫁②，莫不为防焉，故虐之。异姓宠则父母被怨③，继亲虐则兄弟为仇④。家有此者，皆门户之祸也。

【注释】

①沈惑：溺于所爱而不明。僻：邪僻背理的意思。

②宦学：宦指学习仕宦之事；学指学习《六经》之事。

③异姓：指前夫之子。因其用前夫之姓，故称异姓。

④继亲：指后母。

【原文】

思鲁等从舅殷外臣①，博达之士也。有子基、谡，皆已成立，而再取王氏。基每拜见后母，感慕呜咽②，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视。王亦凄怆，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礼遣，此亦悔事也。

【注释】

①思鲁：颜色推长子名。从舅：母亲的从兄弟。

②感慕：感、慕二字均为思念的意思。此指对死者的哀念。《文选·曹植〈上责弓应诏诗表〉》：“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遘死之义。”李善注：“感，犹思也。”《玉篇·心部》：“慕，思也。”

【原文】

《后汉书》曰：“安帝时，汝南薛包字孟尝①，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闻。及父娶后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殴杖。不得已，庐于舍外，旦入而洒扫。父怒，又逐之，乃庐于里门②，昏晨不废③。积岁馀，父母惭而还之。后行六年服，丧过乎哀④。既而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⑤，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顿者⑥，曰：‘吾少时所理⑦，意所恋也。’器物取其朽败者，曰：‘我素所服食⑧，身口所安也。’弟子数破其产，还复赈给。建光中⑨，公车特征⑩，至拜侍中⑪。包性恬虚，称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诏赐告归也⑫。”

【注释】

①汝南：郡名。汉高帝四年置。治所在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

②里门：古以二十五家为里。里门即乡里之门。

③此句谓不废早晚向父母问安。

④封建社会，父母死，儿子应行服（服丧）三年，薛包行六年服，所以说“丧过乎哀”。

⑤引：取的意思。

⑥荒顿：荒废。

⑦理：王利器《集解》：“《后汉纪》十一、《御览》四一四引《汝南先贤传》传‘治’。此盖传抄者避唐高宗李治讳改。”

⑧服：用的意思。《说文·舟部》：“服，用也。”

⑨建光：汉安帝年号。

⑩公车：汉代官署名。卫尉的下属机构，设公车令，掌管宫殿中司马门的警卫工作。臣民上书和征召，都由公车接待。

⑪侍中：官名。秦始置，为丞相属官。历朝沿用，至南宋废。《继汉书·百官志》：“侍中，比二千石，无员。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参乘，余皆骑，在乘舆车后。”

⑫赐告：汉制，吏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带印绶，将官属归家养病，谓之赐告。

治家篇第五

【题解】

此篇谈治家的种种注意事项。作者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家庭，首先要注意以身作则：父慈而后子孝，兄友而后弟恭，夫义而后妇顺。治家如治国，不能没有章法，“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但要注意宽严适度，否则就可能走向反面。作者强调治家要躬俭节用，但如果亲友有困难，就应该尽力相助，毫不吝惜，他举裴子野和“邺下领军”作为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说明“施而不奢，俭而不吝”的道理。以上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家庭关系具有借鉴作用。此外，作者主张男女婚配要注意选择清白的配偶，反对买卖婚姻；强调要爱护书籍；反对巫婆神汉跳神弄鬼、道士画符弄法等迷信活动，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作者在此篇中，一如他在《兄弟》、《后娶》两篇中一样，表现了根深蒂固的歧视妇女的思想。他认为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不过是操办酒食衣服，不可让她们主持家政，应酬交际；他把生养女儿过多视为家庭的一大灾难。当然，作者是反对弃杀女婴的。他记述自己的一位“疏亲”，在家中姬妾临产时，即派人窥视，发现产下女婴，立即抱走弃杀，当母亲的追随后，嚎啕痛哭。这种惨绝人寰的场面，至今读来，犹觉怵目惊心。

【原文】

夫风化者①，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②，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③，非训导之所移也。

【注释】

①风化：教育感化。

②陵：通“凌”，侵侮。

③摄：通“慑”，使畏惧。

【原文】

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①；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②。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

【注释】

①《吕氏春秋·荡兵》：“家无笞怒，则竖子婴儿之有过立见。”此二句本此。竖子：指未成年的人。

②《论语·子路》：“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此二句本此。中(zhòng)，合适，确当。措，安放。

【原文】

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①。”又云：“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②。”然则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

【注释】

①以上四句见《论语·述而》篇。孙：同“逊”，恭顺的意思。固：鄙陋。

②以上三句见《论语·泰伯》篇。周公：姬旦。周文王子。辅助武王灭纣，建周王朝，封于鲁。周代的礼乐制度相传是他所制订。

【原文】

生民之本，要当稼穡而食①，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②，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③，莫非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但家无盐井耳④。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注释】

- ①稼：播种谷物。穡(sè 色)：收获谷物。
②善：通“膳”，饭食。
③樵苏：做燃料用的柴草。
④左思《蜀都赋》：“家有盐泉之井。”此句说家里不能产盐。

【原文】

梁孝元世，有中书舍人①，治家失度，而过严刻，妻妾遂共货刺客，伺醉而杀之。

【注释】

- ①中书舍人：官名，为中书省属官，任起草诏令之职，参与机密，权力甚重。详见《隋书·百官志》。

【原文】

世间名士，但务宽仁；至于饮食饷馈，僮仆减损，施惠然诺①，妻子节量②，狎侮宾客，侵耗乡党③；此亦为家之巨蠹矣④。

【注释】

- ①然诺：应允之辞。
②节量：见《兄弟》篇第一段注。
③乡党：周制以五百家为党，以一万二千家为乡，后因以“乡党”泛指乡里。
④蠹(dù 妒)：本指蛀虫，引申指侵害家庭的人或事。

【原文】

齐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尝嗔怒①，经霖雨绝粮，遣婢舂米，因尔逃窜，三四许日，方复擒之。房徐曰：“举家无食，汝何处来？”竟无捶挞。尝寄人宅②，奴婢彻屋为薪略尽③，闻之颦蹙④，卒无一言。

【注释】

- ①《北史·房法寿传》：“法寿族子景伯，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长史，性温柔，未尝嗔怒。”为吏部侍郎时，下载本段事。
②卢文绍曰：“以宅寄人也。”
③彻：通“撤”，拆毁。
④颦蹙(pín cù 贫促)：皱眉蹙额，不快乐的样子。

【原文】

裴子野有疏亲故属饥寒不能自济者①，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邺下有一领军②，贪积已甚，家童八百，誓满一千。朝夕每人肴膳，以十五钱为率，遇有客旅，更无以兼。后坐事伏法，籍其家产，麻鞋一屋，弊衣数库，其余财宝不可胜言。南阳有人，为生奥博③，性殊俭吝。冬至后女婿谒之，乃设一铜瓯酒④，数膋獐肉⑤。婿恨其单率，一举尽之。主人愕然，俯仰命益⑥，如此者再。退而责其女曰：“某郎好酒⑦，故汝尝贫。”及其死后，诸子争财，兄遂杀弟。

【注释】

①裴子野：南朝梁人。以孝行著称。《南史·裴松之传》：“松之曾孙子野，字几原，少好学，善属文。……外家史中表贫乏，所得奉，悉给之，妻子恒苦饥寒。”

②邺下：即邺城，北齐建都于此，在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领军：领军大将军的省称，为高级武官。见《晋书·职官志》。据李慈铭说，此领军即庾（shè 社）狄伏连，其人专事聚敛，而性吝啬，事见《北齐书·慕容俨传》。

③南阳：郡名。治所在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奥博：指藏广蓄，积累丰厚。

④瓯（ōu 欧）：盛酒器。

⑤膋（luán 恋）：切成块的肉。

⑥俯仰：周旋，应付。

⑦六朝人呼婿为“郎”。《通鉴》卷二〇一胡三省注：“今人犹呼婿为郎。”常：这里同“长”。

【原文】

妇主中馈①，唯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②。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③，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④，以致祸也。

【注释】

①中馈：《易·家人》：“无攸遂，在中馈。”指妇女在家主持饮食等事。

②干蛊（gǔ 古）：《易·蛊》：“干父之蛊。”王弼注云：“干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此句中“干蛊”是主事的意思。

③君子：古时候妻子对丈夫的敬称。《诗·召南·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④《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牝鸡：母鸡。

【原文】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①，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唯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②，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

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③？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齐整。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④，多由内政⑤，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唱和之礼⑥，或尔汝之⑦。

【注释】

①婚姻之家：指亲家。《尔雅·释亲》：“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

②持门户：当家的意思。《玉台新咏》卷一古乐府《陇西行》：“健妇持门户，胜一大丈夫。”

③阎若璩《潜邱札记》：“有以恒、代之遗风问者，余曰：‘拓跋魏都平城县，……县属代郡，郡属恒州，所云恒、代之遗风，谓是魏氏之旧俗耳。’魏：指北朝鲜卑族建立的魏国。

④河北：指今河北省和河南、山东两省的古黄河以北的地区。人事：指交际应酬。

⑤内政：家庭内部事务，这里借指主持家务的妻子。

⑥倡和：指夫唱妇随。

⑦尔汝：指夫妻间互相轻贱。《北史·儒林·陈齐传》：“游雅性护短，因以为嫌，尝众辱奇，或尔汝之，或指为小人。”

【原文】

河北妇人，织经组紃之事①，黼黻锦绣罗绮之工②，大优于江东也。

【注释】

①《礼记·内则》：“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经组紃。”《正义》：“经为缁帛，组、紃，俱为条也。薄阔为组，似绳者为紃。”

②黼黻(fǔ fú 府弗)：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

【原文】

太公曰：“养女太多，一费也①。”陈蕃云：“盗不过五女之门③。”女之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烝民③，先人传体，其如之何？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吾有疏亲，家饶妓媵，诞育将及，使遣阍竖守之④。体有不安，窥窗倚户。若生女者，辄持将去⑤，母随号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闻也。

【注释】

①见《艺文类聚》卷三五引《六韬》：“太公曰：‘养女太多，四盗也。’”太公：指姜太公，即吕尚。

②见《后汉书·陈蕃传》。陈蕃：后汉末年的名士大臣。此句意思是说，女儿出嫁需置办嫁妆，五个女儿的嫁妆就会把家弄穷，连盗贼也不愿来光顾。

③《诗·大雅·荡》：“天生烝民。”蒸，众多的意思。

④阍(hūn 昏)竖：守门人。

⑤持：抱。持将去：指抱走杀害。

【原文】

妇人之性，率宠子婿而虐儿妇。宠婿，则兄弟之怨生焉①，虐妇，则姊妹之讻行焉②。然则女之行留③，皆得罪于其家者，母实为之。至有谚云：“落索阿姑餐④。”此其相报也。家之常弊，可不诫哉！

【注释】

①兄弟：指女儿的兄弟。

②姊妹：指儿子的姊妹。

③行：指女儿出嫁。留：指儿子娶媳妇。

④落索：冷落萧索的意思。阿姑：媳妇称丈夫的母亲为阿姑。见《尔雅·释亲》。

【原文】

婚姻素对①，靖侯成规②。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④。或猥婿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

【注释】

①素对：清寒的配偶。素，寒素。

②靖侯：即颜之推九世祖颜含。《晋书·孝友传》：“颜含字宏都，琅邪华人也。……致仕二十余年，年九十三，卒，谥曰靖侯。”成规：立下的规矩。本书《止足》篇说：“靖侯戒子侄曰：‘婚姻忽贪势家。’”

③锱铢：均为古代很小的计量单位。比喻微小的事物。

④市井：古代指做买卖之处。《管子·小匡》：“处商必就市井。”尹知章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也用以指商人。

【原文】

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①。济阳江禄②，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齐③，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不厌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④，多为童幼婢妾之所点污⑤，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⑥。

【注释】

①封建社会士大夫所订立身行己之道，共有百事，称之为百行。

②济阳：县名，故址在今河南兰考县境。当禄：字彦遐。《南史》附其高祖江夷传。

③卷束：南北朝时尚未有雕版印刷，当时的书籍是抄写在绢帛上，然后卷成一束收藏，谓之书卷。

④部：古代书籍按内容分为若干门类称部，引申后称一种书为一部书。帙。古人用以装书卷的书套。

⑤点：通“玷”。

⑥秽用：指把书卷用于覆瓿、当薪、糊窗等之用。

【原文】

吾家巫覡^①祷请^②，绝于言议；符书章醮亦无祈焉^③，并汝曹所见也，勿妖妄之费。

【注释】

①巫覡(xí 习)：男女巫的合称。《荀子·正论》：“出户而巫覡有事。”《注》：“女曰巫，男曰覡。”祷请：向鬼神祈祷请求。

②符书：旧时道士用来驱鬼召神或治病延年的神秘文书。章醮(jiào 叫)：《通鉴》卷一七五胡三省注：“道士有消灾度厄之法，依阴阳五行数术，推人年命，书之如章表之仪，并具贽币，烧香陈读，云奏上天曹，请为顾厄，谓之上章。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果饼饵币物，历祀天皇、太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名为醮。”

风操篇第六

【题解】

本篇论士大夫“风操”，即士大夫所应遵循的种种礼仪规范，并论及南北风俗习尚的差异。作者在开头便说明：因《礼经》残缺不全，而世事有所变改，更兼孩子们“生于戎马之间”，对篇中所述的种种风俗习尚及礼仪规范既没有见到过也没有听说过，所以作者写此篇的目的，是希望让子孙们对这方面的事有所了解，有所弃取。

作者一生遍历南北，故他往往把南北风俗习尚加以比较，并表明自己的褒贬态度。比如他谈到迎送客人的习俗：南方人在客人来家时不前往迎接，见面只拱手而不欠身，送客也仅仅离开座席而已；北方人迎送客人都到门口，相见时欠身为礼。作者明确表示赞许北方人这种周到的待客礼节。作者在陈述种种风俗习尚及礼仪规范的同时，也时时强调不可拘礼过甚。比如他谈到陆襄这个人因父亲被斩杀，所以从此不吃刀切过的菜；姚子笃这个人因为母亲被烧死，所以终身不吃烤肉。作者对这种迂腐的行为给予了尖锐的讽刺。作者又谈到那种借口“忌日不乐”而不见外宾、不办公务，却“端坐奥室，不妨言笑”，盛营甘美，厚供斋食”的伪君子，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鞭挞。此外，作者对风俗习尚中的种种迷信活动，也

表示了坚决的反对态度。

总之，此篇记载了较为丰富的南北朝时期社会风俗礼仪方面的资料，有重要价值，作者“辩正时俗之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语），其观点也多有可取之处。

【原文】

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①，咳唾唯诺②，执烛沃盥③，皆有节文④，亦为至矣。但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⑤。而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阡陌⑥，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视而见之，耳能听而闻之。蓬生麻中⑦，不劳翰墨⑧。汝曹生于戎马之间，视听之所不晓，故聊记录，以传示子孙。

【注释】

①箕帚：粪箕和扫帚。《礼记·曲礼上》：“凡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尘不及长者。”此指为长者清秽物时应有的动作规范。匕箸：匙和筷。《礼记·曲礼上》：“饭黍毋以箸。”此指吃黄米饭时应用匙而不用筷。

②《礼记·内则》：“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啾噫、嚏咳、欠伸、跛倚、睥视，不敢唾洩。”又《礼记·曲礼上》：“抠衣趋隅，必慎唯诺。”以上为此句所本。

③执烛：手执蜡烛。《礼记·少仪》：“执烛，不让不辞不歌。”古人饮酒之礼，宾主互让，相互辞谢，又各自歌诗以见意。执烛在手者，不得兼为之。沃盥（guàn 贯）：指洗手。《礼记·内则》：“进盥，少者奉槃，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此写为父母洗手应遵循的礼仪。

④节文：节制修饰。《礼记·坊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⑤风操：指风度、节操。

⑥阡陌：这里是途径的意思。

⑦《荀子·劝学》：“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⑧以上两句文义不贯，王利器谓“翰墨”恐是“绳墨”之误，言蓬生麻中，不劳绳黑而自直，即不扶自直之意，可通。绳墨。木匠画直线用的工具。

【原文】

《礼》云：“见似目瞿，闻名心瞿①。”有所感触，恻怛心眼。若在从容平常之地，幸须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当忍之。犹如伯叔兄弟，酷类先人，可得终身肠断，与之绝耶？又“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君无所私讳②”。益知闻名，须有消息③，不必期于颠沛而走也④。梁世谢举⑤，甚有声誉，闻讳必哭，为世所讥。又臧逢世，臧严之子也⑥。笃学修行，不坠门风。孝元经牧江州⑦，遣在建昌督事⑧，郡县民庶，竞修笺书，朝夕辐辏⑨，几案盈积⑩。书有称“严寒”者，必对之流涕，不省取记⑪，多废公事，物情怨骇⑫，竟以不办而还。此并过事也。

【注释】

- ①“见似”二句：出《礼记·杂记下》。瞿(jú 据)：惊动不安的样子。
- ②“临文”三句：出《礼记·曲礼上》。指行诸文字时，不应因避讳而更换文字；在宗庙里祭祀时对被祭者的小辈可以称其名而不用避讳；在国君面前，不应避自己先人的名讳。
- ③消息：这里是斟酌的意思。本书《文章》篇：“当务从容消息之”。《书证》篇：“考校是非，特需消息。”意与此同。
- ④颠沛：这里是形容闻先人名讳后立即趋避的狼狈样。
- ⑤谢举：南朝梁文士。《梁书·谢举传》：“举字言扬，中书令览之弟，幼好学，能清言，与览齐名。”
- ⑥臧严：南朝梁文士。其事见《梁书·文学传》。
- ⑦孝元：指梁元帝萧绎。《梁书·元帝纪》：“大同六年，出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江州：州名。治所在湓口（今江西九江）。
- ⑧建昌：江州的属县。
- ⑨辐辏：车轴集中于轴心，比喻信函聚集于官署。
- ⑩几案：案桌，这里作文书档案等的代称。
- ⑪省(xǐng 醒)：检查，察看。记：书信。
- ⑫物情：即人情。古代谓人为物，《国语·周语》：“今以美物归汝，而何德以堪之。”美物指美人。《南齐书·焦度传》：“见度身形黑壮，谓师伯曰：‘真健物也。’”健物即健儿。

【原文】

近在扬都，有一士人讳审，而与沈氏交结周厚。沈与其书，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

【原文】

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①。桓公名白②，博有五皓之称③；厉王名长④，琴有修短之目⑤，不闻谓布帛为布皓，呼肾肠为肾修也。梁武小名阿练⑥，子孙皆呼练为绢。乃谓销炼物为销绢物，恐乖其义。或有讳云者，呼纷纭为纷烟；有讳桐者，呼梧桐树为白铁树，便似戏笑耳。

【注释】

- ①同训：指同义词。
- ②桓公：指齐桓公，名小白。
- ③博：博戏。五皓(hào 号)：即五白，古代赌博的五木之戏，五字全白，又称梟。此句意思是说：五白这种博戏，因要避齐桓公小白的名讳，改称白皓。
- ④《汉书·淮南厉王传》：“名长，高祖少子。”
- ⑤王利器曰：“修琴之说，别无所闻。《淮南·修务》篇：‘人性各有所修。’疑‘琴’为‘性’音近之误。寻《考工记·凫氏》：‘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尔雅·释乐》作：‘徒鼓钟谓之’

修。’又疑‘琴’为‘钟’连类而及之误。然不能辄定也。”今姑从前说。

⑥《梁书·武帝纪》：“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

【原文】

周公名子曰禽①，孔子名儿曰鲤②，止在其身，自可无禁。至若卫侯、魏公子③、楚太子，皆名虬虱；长卿名犬子④，王修名狗子⑤，上有连及，理未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使其自称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汉有尹翁归⑥，后汉有郑翁归，梁家亦有孔翁归，又有顾翁宠；晋代有许思妣⑦、孟少孤⑧。如此名字，幸当避之。

【注释】

①周公之子鲁公名伯禽，见《史记·鲁周公世家》。

②《家语·本姓解》：“十九娶宋之干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孔子荣君之赐，故因名曰鲤，而字伯鱼。”

③魏公子：当为韩公子。《史记·韩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婴死，公子启、公子虬虱争为太子，时虬虱质于楚。”《战国策·韩策》作“几瑟”，虱瑟古同音通用。

④《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

⑤《晋书》：“王修，字敬仁，小名苟子，太原晋阳人。”六朝人以苟、狗通用。

⑥《汉书·尹翁归传》：“字子兄，平陵人。”翁：义同父。

⑦许永，字思妣。见《世说新语·政事》。妣：义同母。

⑧《晋书·隐逸传》：“孟陋，字少孤，武昌人。”

【原文】

今人避讳，更急于古。名子者，当为孙地①。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②，一座百犯，闻者辛苦③，无繆赖焉④。

【注释】

①为孙地：为孙子留余地，意思是不要让孙子为父亲名讳为难。

②交疏：当为“疏交”（据卢文弨注）。指相交之疏远者。造次：仓猝。

③辛苦：这里当悲痛讲。李密《陈情表》：“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

④无繆辽（liáo 辽）赖：无所依从。

【原文】

昔司马长卿慕蔭相如，故名相如①；顾元叹慕蔡邕，故名雍②。而后汉有朱伥字孙卿③，许暹字颜回④，梁世有庾晏婴⑤、祖孙登⑥，连古人姓为名字，亦鄙事

也。

【注释】

①司马长卿：即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辞赋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蔺相如：战国时赵国大臣。秦向赵强索“和氏璧”，他奉命带璧入秦，当廷力争，使原璧归赵。秦、赵两国国君在渑池相会，他使赵王不受秦王之辱。对同朝大臣廉颇能容忍谦让，使廉颇愧悟，成为团结御侮的知交。事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顾元叹：即顾雍。《三国志·吴志》有传。蔡邕：东汉文学家、书法家。他通经史音律、天文；散文长于碑记，工整典雅，多用偶句；善辞赋；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也能画。《后汉书》有传。雍：同“邕”。

③孙卿：即荀卿（荀子），汉人避宣帝（名询）讳，故以“孙”代“荀”，荀子是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教育家。

④颜回：即颜渊，春秋末鲁国人，名回，字子渊。孔子弟子。其德行为孔子所称道。

⑤晏婴：春秋时齐国大夫，父死后继任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世传《晏子春秋》，是战国时人搜集有关他的言行编辑而成。

⑥孙登：三国魏人。隐居汲郡山中，居土窟，好读《易》，弹一弦琴，善啸。见《晋书·隐逸传》。

【原文】

昔刘文饶不忍骂奴为畜产①，今世愚人遂以相戏，或有指名为豚犊者②。有识旁观，犹欲掩耳，况名之者乎？

【注释】

①事见《后汉书·刘宽传》。刘宽，字文饶。畜产：畜牲的意思。

②豚（tún）：小猪。犊：小牛。

【原文】

近在议曹①，共平章百官秩禄②。有一显贵，当世名臣，意嫌所议过厚。齐朝有一两士族文学之人，谓此贵曰：“今日天下大同③，须为百代典式，岂得尚作关中旧意④？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儿耳⑤！”彼此欢笑，不以为嫌。

【注释】

①卢文昭曰：“曹，局也。”刘盼遂曰：“《北齐书》之推本传：‘入调为御史上士。’此云议曹，正指其事。”洪业谓此处之议曹，当指隋之谏议参军，可供参考。

②平章：这里是商讨的意思。《后汉书·蔡邕传》：“更选忠清，平章赏罚。”义与此同。

③天下大同：指隋于开皇九年平陈，统一天下。可知此书写成于入隋之后。

④关中旧意：古代称函谷关以西为关中，隋建都大兴（今陕西西安），属关中地区。关中旧意是就隋统一天下前的情形而言。

⑤陶朱公：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的别号。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人被抓，范的大儿子携千金前往楚国通关节营救，因吝啬钱财，致使其弟被杀。明公：汉、魏、六朝人以“明”字加

于称谓上表示尊重，如明公、明府、明将军、明使君等。

【原文】

昔侯霸之子孙，称其祖父曰家公①。陈思王称其父为家父②，母为家母。潘尼称其祖曰家祖③。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风俗，言其祖及二亲，无云家者。田里猥人④，方有此言耳。凡与人言，言己世父⑤，以次第称之，不云家者，以尊于父⑥，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⑦，已嫁，则以夫氏称之；在室⑧，则以次第称之。言礼成他族⑨，不得云家也。子孙不得称家者，轻略之也⑩。蔡邕书集⑪，呼其姑女为家姑家姊；班固书集⑫，亦云家孙，今并不行也。

【注释】

①昔侯霸二句：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严有威仪，笃志好学，官至大司徒。《后汉书》有传。此二句中“孙”、“祖”二字误衍（据卢文弨说）。

②陈思王：指曹操的儿子曹植，陈为曹植的封地，亦称陈王，思为谥。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传见《三国志》。

③潘尼：晋代文学家，潘岳之子。传附见《晋书·潘岳传》。

④田里：农村里。猥人：鄙俗之人。

⑤世父：伯父。《尔雅·释亲》：“父之舅弟，先生为世父。”

⑥伯父较父亲年长，故云“尊于父。”

⑦女子子：女儿。《仪礼·丧服》：“女子子在室为父。”郑玄注：“女子子者，女子也，别于男子也。”

⑧在室：女子未出嫁在室。

⑨女子出嫁到婆家，故谓“礼成他族。”

⑩轻略：轻视忽略。

⑪蔡邕：见本篇“昔司马长卿”段注。

⑫班固：汉扶风安陵人，字孟坚。他继承父业，续撰《汉书》，后因窦宪事被捕，死于狱中。传附见《后汉书·班彪传》。

【原文】

凡与人言，称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长姑①，皆加尊字，自叔父已下则加贤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书②，称彼之母与自称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注释】

①长姑：父亲的姐姐。

②王羲之：晋代著名书法家，字逸少，《晋书》有传。

【原文】

南人冬至岁首①，不诣丧家；若不修书，则过节束带以申慰②。北人至岁之日

③，重行吊礼；礼无明文，则吾不取。南人宾至不迎，相见捧手而不揖④，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并至门，相见则揖，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注释】

①冬至：二十四节气之一。古人把冬天看成是节气的起点。《史记·律书》：“气始于冬至，周而复始。”岁首：农历一年的第一个月，亦指一年的第一天。《东观汉记·吴良传》：“今日岁首，请上雅寿。”

②束带：整饬衣冠，束紧衣带。表示恭敬。

③至岁：指冬至、岁首二节。

④揖：俯身为礼。

【原文】

昔者，王侯自称孤、寡、不谷①。自兹以降，虽孔子圣师，与门人言皆称名也。后有臣、仆之称，行者盖亦寡焉。江南轻重②，各有谓号③，具诸《书仪》④。北人多称名者，乃古之遗风。吾善其称名焉。

【注释】

①孤、寡、不谷：均为古代帝王诸侯的谦词。《吕氏春秋·士容》篇注：“孤、寡，谦称也。”《淮南子·人间》篇注：“不谷，不禄也，人君谦以自称也。”

②轻：指地位低；重：指地位高。

③号：别名。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④《隋书·经籍志》载《内外书仪》四卷，谢元撰；《书仪》二卷，蔡超撰；又十卷，王宏撰；又《书仪疏》一卷，周舍撰。

【原文】

言及先人，理当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难。江南人事不获已，须言阀阅①，必以文翰，罕有面论者。北人无何，便尔话说②，及相访问，如此之事，不可加于人也。人加诸己，则当避之。名位未高，如为勋贵所逼，隐忍方便，速报取了，勿取烦重，感辱祖父。若没③，言须及者，则敛容肃坐，称大门中④，世父、叔父则称从兄弟门中，兄弟则称亡者子某门中，各以其尊卑轻重为容色之节，皆变于常。若与君言，虽变于色，犹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见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为兄子弟子门中者，亦未为安贴也。北土风俗，都不行此。太山羊侃⑤，梁初入南。吾近至邕⑥，其兄子肃访侃委曲⑦，吾答之云：“卿从门中在梁，如此如此。”肃曰：“是我亲第七亡叔⑧，非从也。”祖孝徵在坐⑨，先知江南风俗，乃谓之云：“贤从弟门中，何故不解？”

【注释】

- ①不获已：犹不得已，没有办法。阅阅：本作伐阅。指家世。
- ②无何：犹言无故。刘淇《助字辨略》：“诸无何，并是无故之辞。无故犹云无端，俗云没来由是也。”
- ③没：去世。
- ④大门中：对别人称自己已故的祖父和父亲。以下所言“门中”，都是称家族中的死者。
- ⑤羊侃：字祖忻。自魏归梁，授徐州刺史，累迁都官尚书。事见《梁书·羊侃传》。太山：即泰山。
- ⑥邺：北齐都城，在今河北临漳县。
- ⑦肃：羊侃侄羊肃。委曲：事情的始末经过。
- ⑧汉、魏至隋，习惯于亲戚称谓之上加“亲”字，以示其为直系的或最亲近的亲戚关系。
- ⑨祖孝徵：即祖珽，字孝徵。《北齐书》有传。

【原文】

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单呼伯叔。从兄弟姊妹已孤①，而对其前呼其母为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与他人言，对孤者前呼为兄子弟子，颇为不忍。北土人多呼为侄。案：《尔雅》、《丧服经》、《左传》，侄名虽通男女，并是对姑之称②。晋世已来，姑呼叔侄。今呼为侄，于理为胜也。

【注释】

- ①从父：伯父叔父的通称。
- ②见《尔雅·释亲》、《仪礼·丧服》、《左传·僖公十四年》。《尔雅》：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篇。今本三卷，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解释语辞，后十六篇专门解释名物术语。《丧服经》：即《仪礼》中的《丧服》篇。《仪礼》为《十三经》之一。《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我国古代史学和文学名著，为儒家经典之一。

【原文】

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①，梁武帝弟，出为东郡②，与武帝别。帝曰：“我年已老，与汝分张③，甚心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④，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飏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⑤。然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绝，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

【注释】

- ①王子侯：皇室所封列侯。《汉书》有王子侯表。
- ②王郡：建康以东之郡。
- ③分张：分别的意思，为六朝人习用语。庾信《伤心赋》：“兄弟则五郡分张，父子则三州离散。”以分张与

离散对文,可知二词同义。

④密云:无泪,其意取自《易·小畜象》:“密云不雨。”指故作悲凄之态而不掉泪。

⑤分首:即分手。首、手同意通用。

【原文】

凡亲属名称,皆须粉墨,不可滥也。无风教者①,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与祖父母同,使人为其不喜闻也。虽质于面,皆当加外以别之。父母之世叔父②,皆当加其次第以别之。父母之世叔母,皆当加其姓以别之。父母之群从世叔父母及从祖父母③,皆当加其爵位若姓以别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为家公家母④。江南田里间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识。

【注释】

①风教:教化。《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②世叔父:世父和叔父。世父,指伯父。

③群从:指诸子侄辈。

④家公家母:梁章钜《称谓录》二:“案:北人称母为家家,故谓母之父母为家公家母。”

【原文】

凡宗亲世数,有从父①,有从祖②,有族祖③。江南风俗,自兹已往,高秩者④,通呼为尊,同昭穆者⑤,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士人曰⑥:“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当时虽为敏对,于礼未通。

【注释】

①从父:伯父、叔父统称从父。

②从祖:父亲的堂伯叔。

③族祖:祖父的堂伯叔。

④秩:官吏的俸禄。引申指官吏的职位或品级。

⑤昭穆: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们于始祖的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称穆;用来分别宗族内部的长幼、亲疏和远近。后亦泛指家族的辈份。

⑥中土:中原。汉以后,以今河南一带为中土。

【原文】

吾尝问周弘让曰①:“父母中外姊妹②,何以称之?”周曰:“亦呼为丈人③。”自古未见丈人之称施于妇人也④。吾亲表所行,若父属者,为某姓姑;母属者,为

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妇，猥俗呼为丈母⑤，士大夫谓之王母、谢母云⑥。而《陆机集》有《与长沙顾母书》⑦，乃其从叔母也，今所不行。

【注释】

①《陈书·周弘正传》：“弟弘让，性闲素，博学多通，天嘉初，以白衣领太常卿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

②中外：一称中表，即内外之意。舅父之子为内兄弟，姑母之子为外兄弟。

③丈人：这里指对亲戚长辈的通称。

④颜氏此句失察，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曰：“三日断五匹，丈人故嫌迟。”此丈人即指焦仲卿母亲即刘兰芝婆婆而言。惠栋《松崖笔记》、卢文弨《龙城札记》等，对此辨之甚详。

⑤丈母：这里指父辈的妻子。王利器《集解》引钱大昕《恒言录》三：“是凡丈人行之妇，并称丈母也。”丈人行(háng 杭)，指父辈。

⑥王母、谢母：此为泛指，即王姓母、谢姓母之意。

⑦陆机：西晋吴郡吴人，字士衡，文学家。其诗文辞藻宏丽，讲求排偶，开六朝文风之先。

【原文】

齐朝士子，皆呼祖仆射为祖公①，全不嫌有所涉也②，乃有对面以相戏者。

【注释】

①《北齐书·后主纪》：“武平三年二月，以左仆射唐邕为尚书令，侍中祖珽为左仆射。”仆射(yè 夜)，职官名。

②祖父称公，而齐朝士子连祖珽姓称公，故云有所涉。

【原文】

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①，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②。孔子弟子，记事者皆称仲尼③。吕后微时④，尝字高祖为季⑤。至汉袁种字其叔父曰丝⑥，王丹与侯霸子语，字霸为君房⑦。江南至今不讳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为字，字固因呼为字。尚书王元景兄弟⑧，皆号名人，其父名云，字罗汉，一皆讳之，其餘不足怪也。

【注释】

①正体：表明自身。表德：表示德行。

②氏：表明宗族的称号。上古时代，氏是姓的分支，用以区别子孙之所自出。汉魏以后，姓与氏合，姓也称氏。为孙氏：用来作为孙辈的氏。

③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

④吕后：汉高祖刘邦的妻子，惠帝的母亲，名雉。惠帝死后，临朝称制，主政柄八年。《史记》、《汉书》有纪。

⑤《史记·高祖本纪》：“姓刘氏，字季。”

⑥《汉书·爰盎传》：“盎字丝，徙为吴相，兄子种谓丝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丝欲刻治，彼不上书告君，则利剑刺君矣。’”

⑦《后汉书·王丹传》：“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时大司徒侯霸，欲与交友，及丹被征，遣子昱候于道，昱迎拜车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与君结交，何为见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许也。’”《后汉书·侯霸传》：“霸字君房。”

⑧《北齐书·王昕传》：“昕字元景，北海剧人。父云……弟晞，字叔朗，小名沙弥。”

【原文】

《礼·间传》云：“斩缞之哭①，若往而不返；齐缞之哭②，若往而反；大功之哭③，三曲而偯④；小功缞麻⑤，哀容可也。”此哀之发于声音也。《孝经》云：“哭不偯⑥。”皆论哭有轻重质文之声也。礼以哭有言者为号，然则哭亦有辞也。江南丧哭，时有哀诉之言耳。山东重丧⑦，则唯呼苍天，期功以下⑧，则唯呼痛深，便是号而不哭。

【注释】

①斩缞(cuī 催)：旧时五种丧服中最重的一种，以粗麻布制成，左右和下边不缝。儿子、未嫁女儿对父母，媳妇对公婆，承重孙对祖父母，妻子对丈夫，都服斩缞，期为三年。

②齐缞：旧时五种丧服之一，次于斩缞。服用粗麻布做成，以其缉边，故称“齐缞”。服期一年的，如孙为祖父母，丈夫为妻子；有五月的，如为曾祖父母；有三月的，如为高祖父母。见《仪礼·丧服》。

③大功：时五种丧服之一，以熟布做成，比齐缞为细，小功为粗。

④偯(yǐ 以)：哭的余声。

⑤小功：时五种丧服之一，以熟布做成，较大功为细，比细麻为粗。细麻：五种丧服之最轻者。

⑥《孝经》：儒家经典之一。《孝经·丧亲》：“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唐玄宗注：“气竭而息，声不委曲。”

⑦山东：指太行、恒山以东，亦即前段文中河北之地。重丧：指须披戴斩缞孝服的丧事。

⑧期功：期即期服，即齐缞为期一年之服。功指大功、小功。

【原文】

江南凡遭重丧，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则绝之；除丧①，虽相遇则避之，怨其不己悯也。有故及道遥者，致书可也；无书亦如之②。北俗则不尔。江南凡吊者，主人之外，不识者不执手；识轻服而不识主人③，则不于会所而吊④，他日修名诣其家⑤。

【注释】

①除丧：除去丧礼之服。《礼记·丧服小记》：“故期而祭，礼也；期而除丧，道也。”

②如之：如同那样，即如同对待“三日不吊”者一样。

③轻服：五种丧服中较轻的几种，如大功、小功、细麻之类。

④会所：聚会的场所。这里指治丧的地方。

⑤名：名刺。古未有纸时，削竹木写上自己的名字，拜访通名时用。后改用纸，仍相沿叫刺或名刺，就好比今天的名片一样。

【原文】

《阴阳说》云①：“辰为水墓，又为土墓，故不得哭②。”王充《论衡》云：“辰日不哭，哭则重丧③。”今无教者，辰日有丧，不问轻重，举家清谧④，不敢发声，以辞吊客。道书又曰：“晦歌朔哭⑤，皆当有罪，天夺之算⑥。”丧家朔望⑦，哀感弥深，宁当惜寿，又不哭也，亦不论。

【注释】

①说：《群书类编故事》卷二“说”作“家”。

②赵曦明曰：“水土俱长生于申，故墓俱在辰。”

③王充：东汉时哲学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论衡》为王充的代表作，全书二十多万字，共三十卷。此所引二句，见《论衡·辩崇》篇。

④清谧：清静。

⑤晦：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朔：阳历每月初一。

⑥道书，指道家之书。《抱朴子·微旨》：“若乃越井跨灶，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寿命。

⑦望：阴历每月十五日。

【原文】

偏傍之书①，死有归杀②。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③，作诸厌胜④。丧出之日，门前然火⑤，户外列灰⑥。祓送家鬼⑦，章断注连⑧。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⑨，弹议所当加也。

【注释】

①偏傍：不正。偏傍之书：指旁门左道的书。

②归杀：也作归煞：“俗本‘杀’作‘煞’，旧时迷信谓人死之后若干日灵魂回家一次叫归杀，道家多用之。”

③旧时在瓦片上画图象以镇邪，称画瓦。

④厌胜：古代一种巫术，谓能以诅咒制胜，压服人或物。

⑤然：“燃”的本字。

⑥户外列灰：在门外铺灰，以观死人魂魄之迹，为一种迷信活动。见宋·洪迈《夷坚乙志》卷十九《韩氏放鬼》条。

⑦祓（fú 服）：古代除灾祈福的仪式。

⑧章断注连：上章以求断绝死者之殃染及旁人。注连，传染的意思。

⑨儒雅：儒学正统。

【原文】

已孤①，而履岁及长至之节②，无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则皆泣；无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

【注释】

①孤：这里指失去父亲或母亲。

②履岁：履端岁首的意思，即指元旦。长至：冬至。《太平御览》卷二八引崔浩《女仪》：“近古妇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袜于舅姑，履长至之意也。”

【原文】

江左朝臣①，子孙初释服②，朝见二宫③，皆当泣涕，二宫为之改容。颇有肤色充泽，无哀感者，梁武薄其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④，问讯武帝⑤，贬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礼不死也⑥。”

【注释】

①江左：江东。此指梁朝。

②释服：与下文出服义同，指丧期已满，除去丧服。

③二宫：指帝与太子。

④裴政：《北史·裴政传》：“政字德表，仕隋为襄阳总管，今行禁止，称为神明。著《承圣实录》一卷。”

⑤问讯：僧尼行礼，先打一恭，将手举指眉心，再放下，称问讯。因梁武帝信佛，故裴政以僧礼相见。

⑥《南史·裴邃传》：“子之礼，字子义。母忧居丧，惟食麦饭。邃庙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郁茂；范云庙在三桥，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经二庙，顾而叹曰：‘范为已死，裴为更生。’”

【原文】

二亲既歿，所居斋寝①，子与妇弗忍入焉。北朝顿丘李构②，母刘氏夫人亡后，所住之堂，终身锁闭，弗忍开入也。夫人，宋广州刺史纂之孙女③，故构犹染江南风教。其父奖，为扬州刺史，镇寿春④，遇害。构尝与王松年⑤、祖孝徵数人同集谈宴。孝徵善画，遇有纸笔，图写为人。顷之，因割鹿尾⑥，戏截画人以示构，而无他意。构怆然动色，便起就马而去。举坐惊骇，莫测其情。祖君寻悟，方深反侧⑦，当时罕有能感此者。吴郡陆襄⑧，父闲被刑。襄终身布衣蔬饭，虽姜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掐摘供厨。江宁姚子笃母以烧死，终身不忍啖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为奴所杀⑨，终身不复尝酒。然礼缘人情，恩由义断，亲以噎死，亦当不

可绝食。

【注释】

①斋寝：斋戒时居住的旁屋。

②顿丘：郡名。西晋时置。治所在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辖境相当今河南清丰、濮阳、内黄、南乐、范县等县地。北齐废。李构：即下文李奖之子。《北史·李崇传》：“崇从弟平，平子奖，字遵穆，容貌魁伟，有当世才度。无颢入洛，以奖兼尚书左仆射，慰劳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颢旨，害奖，传首洛阳。孝武帝初，诏赠冀州刺史。子构，字祖基，少以方正见称，袭爵武邑郡公，齐初，降爵为县侯，位终太府卿。构常以雅道自居，甚为名流所重。”

③刺史：州的长官。纂：即广州刺史刘纂。

④寿春：县名。在今安徽寿县。

⑤王松年：仕北齐任给事黄门侍郎等职。《北齐书》有传。

⑥鹿尾：鹿之尾。为古代珍贵食品。

⑦反侧：惶恐不安。

⑧陆襄：字师卿。父陆闲，仕南齐任扬州别驾。《文苑英华》卷八四二引江总《梁故度支尚书陆群谏》：“君讳襄，字师卿，吴人也。……父闲，扬州别驾，齐永元绍历，萧遥光谋反伏诛，闲以州职见害。子绛，其日并命。忠孝之道，萃此一门。襄时年十四，号毁殆灭，布衣蔬食，终于身世。”又，《南史·陆慧晓传》亦备载此事。

⑨豫章：《晋书·地理志》：“豫章郡属扬州。”故治在今江西南昌市。

【原文】

《礼经》：父之遗书，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泽，不忍读用①。政为常所讲习②，讎校缮写③，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寻常坟典④，为生什物⑤，安可悉废之乎？既不读用，无容散逸，唯当缄保⑥，以留后世耳。

【注释】

①《礼记·玉藻》：“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口泽之气存焉尔。”此五句本此。杯圈：一种木制饮器。手口之泽：指手汗和口泽之气。

②政：通“正”。只。

③讎(chóu 仇)校：校对。讎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之，若怨家相对，有误必举，不肯少恕。

④坟典：三坟五典。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专项、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后亦用为书籍之意。

⑤什物：各种物品器具。

⑥缄(jiān 尖)：封。

【原文】

思鲁等第四舅母，亲吴郡张建女也①。有第五妹，三岁丧母。灵床上屏风②，平生旧物，屋漏沾湿，出曝晒之。女子一见，伏床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

荐席淹渍，精神伤怛，不能饮食。将以问医，医诊脉云：“肠断矣③。”因尔便吐血，数日而亡。中外怜之，莫不悲叹。

【注释】

①此句“亲”字的意思见本篇“言及先人”段注。

②灵床：即灵座。为死者所设之座，供祭奠用。

③肠：指心地。肠断指悲痛至极。

【原文】

《礼》云：“忌日不乐①。”正以感慕罔极，恻怆无聊②，故不接外宾，不理众务耳。必能悲惨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③，不妨言笑，盛营甘美，厚供斋食④。迫有急卒⑤，密戚至交，尽无相见之理。盖不知礼意乎！

【注释】

①忌日：旧俗父母死亡之日禁饮酒作乐，叫忌日。

②无聊：这里是不快乐的意思。《楚辞·九思》：“心烦愤兮意无聊。”王逸注：“聊，乐也。”

③奥室：深隐之室。

④斋食：素食。

⑤卒：通“猝”。急遽的样子。

【原文】

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①；来岁社日，修感念哀甚，邻里闻之，为之罢社。今二亲丧亡，偶值伏腊分至之节②，及月小晦后，忌之外，所经此日③，犹应感慕④，异于馀辰，不预饮宴、闻声乐及行游也。

【注释】

①王修：字叔治，魏北海营陵人。此段所述之事《三国志·魏志·王修传》。社日：古代祀社神之日。汉以后，一般用戊日，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会，立秋后和五个戊日为秋社，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社日，四邻并结综合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饷其胙。”

②伏腊：指伏祭和腊祭之日。伏祭在夏季伏日，腊祭在农历十二月。分：春分、秋分。至：冬至、夏至。

③郑珍曰：“六朝时更有忌月之说……而又有此月中忌前晦前、忌后晦后各三日之说。……黄门此云‘月小晦后’，正谓忌月之晦前后三日，月小则廿七八九也；此与伏腊分至，皆在忌日之外，故黄门自言：‘已丧亲后值如此，于忌之外，所经等日，犹感慕异于余辰，不必正忌日也。’”此从郑说。

④感慕：此书用“感慕”之处有几处，如《后娶》篇：“基每拜见后母，感慕呜咽。”本篇前文：“言及先人，理当感慕。”“正以感慕罔极，恻怆无聊。”大致可作感伤思慕解。王利器曰：“思慕仅存于心，感慕则形于色也。”

【原文】

刘 绍、缓、绥，兄弟并为名器。其父名昭^①，一生不为“照”字，唯依《尔雅》火傍作召耳^②。然凡文与正讳相犯^③，当自可避；其有同音异字，不可悉然。“刘”字之下，即有昭音^④。吕尚之儿^⑤，如不为“上”，赵壹之子^⑥，傥不作“一”，便是下笔即妨，是书皆触也。

【注释】

①赵曦明曰：“《梁书·文学传》：‘刘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为剡令，卒，子绍，字言明。通三礼，大同中为尚书祠部，寻去职，不复仕。弟缓，字含度。历官湘东王记室；时西府盛集文学，缓居其首。随府转江州，卒。’缓，《本传》不载，疑此字衍。”郑珍曰：“据《世说·雅量》注，刘绥，高平人。《南史》，刘昭，平原人。绥字衍文。”王利器谓绥字系传抄者涉綈排行误入，或即因缓字形近而误衍。以上诸说是。

②《尔雅·释虫》：“萤火即照。”《广韵·笑韵》：“照”，同“照”。

③正讳：指人的正名。

④此二句谓繁体“刘”字的下半部分，即与刘照的昭同音。

⑤吕尚：周初人。姜姓，吕氏，名尚。俗称姜太公。曾辅佐武王灭殷。周朝建立后封于齐，为齐国始祖。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⑥赵壹：东汉辞赋家。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南）人。有《刺世疾邪赋》传于世。事见《后汉书·赵壹传》。

【原文】

尝有甲设宴席，请乙为宾。而旦于公庭见乙之子^①，问之曰：“尊侯早晚顾宅^②？”乙子称“其父已往”。时以为笑^③。如此比例^④，触类慎之^⑤，不可陷于轻脱。

【注释】

①公庭：这里是官署的意思。

②尊侯：对别人父亲的敬称。早晚：这里是几时的意思。此为六朝人习用语。

③此云“时以为笑”，原因有多种解释。林思进曰“下云‘时以为笑’者，盖笑其不审早晚，不顾望而对，遽云已往，所谓‘陷于轻脱’，此耳。”刘盼遂曰：“此甲问乙子，乙将以何时可以枉过，乙子不悟，答以其父已往，遂成笑柄。盖六朝、唐人通以早晚二字为问时日远近之辞，……”郑珍及子知同校本签条云：“‘已往’，嫌谓父已亡。”译文从后一说。

④比例：可以比照的事例。

⑤触：凡是。

【原文】

江南风俗，儿生一期^①，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

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②，致宴享焉。自兹以后，二亲若在，每至此日，尝有酒食之事耳。无教之徒，虽已孤露③，其日皆为供顿④，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梁孝元年少之时，每八月六日载诞之辰⑤，常设斋讲⑥。自阮修容薨歿之后⑦，此事亦绝。

【注释】

①期(jī 基)：一周年。

②亲表：亲属中表。中表，父亲姊妹(姑母)的子女叫外表，母亲兄弟(舅父)姊妹(姨母)的子女叫内表，互称中表。

③孤露：魏晋时人以父亡为孤露，也称“偏露”，即孤单无所荫庇的意思。

④供顿：设宴待客。

⑤载：始。载诞之辰：指生日。

⑥斋讲：斋素讲经。

⑦《梁书·后妃传》：“高祖阮修容，讳令羸，本姓石，会稽余姚人，齐始安王遥光纳焉。遥光败，入东昏侯宫。建康城平，高祖纳为彩女，天监六年八月生世祖，寻拜为修容，随世祖出蕃。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内寝。世祖即位，追崇为文宣太后。”修容：古代宫嫔的位号，为九嫔之一。

【原文】

人有忧疾，则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讳避，触途急切①。而江东士庶，痛则称祢②。祢是父之庙号，父在无容称庙③，父歿何容辄呼？《苍颉篇》有侑字④。《训诂》云：“痛而呼也，音羽罪反⑤。”今北人痛则呼之。《声类》音于来反⑥，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随其乡俗，并可行也。

【注释】

①卢文弼曰：“言今世以呼天呼父母为触忌也，盖嫌于有怨恨祝诅之意，故不可也。”触途：各方面，处处。

②祢(nǐ 你)：已死父在宗庙中立主之称。《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惠公者何，隐之考也。”何休注：“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

③无容：不可以。

④《苍颉篇》：古代字书名。《汉书·艺文志》：“《苍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

⑤羽罪反：反，指反切，为我国古代注音方法。羽罪反，即用“羽”、“罪”二字反切出字的读音。参见《书证》篇“通俗文”段注。

⑥《声类》：书名。《隋书·经籍志》：“《声类》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

【原文】

梁世被系劾者，子孙弟侄皆诣阙三日，露跣陈谢①。子孙有官，自陈解职。子

则草屨粗衣②，蓬头垢面，周章道路③，要候执事，叩头流血，申诉冤枉。若配徒隶，诸子并立草庵于所署门④，不敢宁宅⑤。动经旬日，官司驱遣，然后始退。江南诸宪司弹人事，事虽不重⑥，而以教义见辱者，或被轻系而身死狱户者，皆为怨仇，子孙三世不交通矣。刘洽为御史中丞⑦，初欲弹刘孝绰⑧，其兄溉先与刘善⑨，苦谏不得，乃诣刘涕泣告别而去。

【注释】

①露：露髻。即不戴帽子露出发髻的意思。跣：不穿鞋。

②屨(juē 撮)：草鞋。

③周章：惊恐不安的意思。

④《风俗通·愆礼》：“丧者、讼者，露首草舍。”可知涉及诉讼事则露首草舍的风气从东汉就已经开始。

⑤宁宅：安居的意思。

⑥卢文昭曰：“两‘事’字似衍其一。”宪司：魏晋以来对御史的别称。

⑦《梁书·到洽传》：“洽字茂公，彭城武原人。普通六年，迁御史中丞，弹纠无所顾望，号为劲直，当时肃清。”

⑧《梁书·刘孝绰传》：“孝绰字孝绰，彭城人，本名冉，小字阿士。与到洽友善，同游乐宫，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及孝绰为廷尉，携妾入官府，其母犹停私宅。洽寻为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

⑨《梁书·到溉传》：“溉字茂灌，少孤贫，与弟洽俱聪敏，有才学。”

【原文】

兵凶战危①，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丧服以临师，将军凿凶门而出②。父祖伯叔若在军阵，贬损自居，不宜奏乐宴会及婚冠吉庆事也③。若居围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饰玩，常为临深履薄之状焉④。父母疾笃，医虽贱虽少，则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尝有犹豫⑤，世子方等亲拜中兵参军李猷⑥。

【注释】

①《汉书·晁错传》：“兵，凶器，战，危事也，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倛仰之间耳。”此句本此。

②凶门：古代将军出征时，凿一扇向北的门，由此出发，如办丧事一样，以示必死的决心，称“凶门”。

③冠：冠礼。古代男子二十岁行成人礼，结发戴冠。

④《诗经·小雅·小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句本此。

⑤《礼记·曲礼》《疏》引《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复豫政也。”

⑥方等：梁元帝长子，字实相。见《梁书·世祖二子传》。中兵参军：《隋书·百官志》：“皇帝皇子府，置功曹史、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

【原文】

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终如始者，方可议之。一

尔之后①，命子拜伏，呼为丈人②，申父友之敬。身事彼亲，亦宜加礼。比见北人，甚轻此节，行路相逢，便定昆季③，望年观貌，不择是非，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

【注释】

①一尔：一旦如此。

②丈夫：对亲戚长辈的称呼。

③昆季：指兄弟。长为昆，幼为季。

【原文】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餐①，以接白屋之士②，一日所见七十余人。晋文公以沐辞竖头须，致有图反之诮③。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无礼④，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⑤，号善为士大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僮仆⑥，接于他人，折旋俯仰⑦，辞色应对，莫不肃敬，与主无别也。

【注释】

①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餐：指一次沐浴须三度握其已散之发，一顿饭中间须三次停食，以接待宾客。两句均形容求贤殷切，语出《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戒伯禽曰：‘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②白屋之士：指平民。古代平民住房不施采，故称其所住之屋为白屋。

③图：考虑。图反：指想法反常。《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初，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尽用以求纳之。及入，求见，公辞焉以沐。谓仆人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居者为社稷之守，行者为羁縻之仆，其亦可矣，何必罪居者！国君而仇匹夫，惧者甚众矣。’仆人以告，公遽见之。”

④阍寺：看门人，

⑤黄门侍郎：职官名。《隋书·百官志》：“门下省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四人。”

⑥门生：此指门下使役之人。清赵翼《陔余丛考》三六：“六朝时所谓门生，则非门弟子也。其时仕宦者，许各募部曲，谓之义从；其在门下亲侍者，则谓之门生，如今门子之类耳。”

⑦折旋：曲行。古代行礼时的动作。

慕贤篇第七

【题解】

本篇可算一篇小型的人才学论文，充分体现了作者重视人才、钦慕人才的思想。作者首先感慨人才（圣贤）难得，由此说明人才的可贵，进而强调与人才交往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作者尖锐批评了世人在人才问题上“贵耳贱目，重遥轻近”的可笑态度，他举春秋时虞国宫之奇谏假道不被采纳及南朝梁书法家丁觐长期被轻视的事例，说明人才就在身边，而人们却视而不见。作者对人才的重视还表现在：他强调即使是地位低下者，只要他的“一言一行”有利于人，也应充分肯定，绝不能“用其言，弃其身”。最后，作者举齐梁时代一些贤臣名将的例子，说明人才问题关系国家的兴衰存亡，如说梁朝都城建业被围，“恃(羊)侃一人安之”；杨遵彦被杀后，齐朝“刑政于是衰矣”；对斛律明月、张延雋的被害、被逐，更是感叹“国之存亡，系其生死”，“齐之亡迹，启于是矣”。这里虽有夸大个人历史作用之嫌，但作者字里行间所表现的毁灭人才就是毁灭国家的观点，至今仍觉振聋发聩。

【原文】

古人云：“千载一圣，犹旦暮也；五百年一贤，犹比膊也①。”言圣贤之难得，疏阔如此。倘遭不世明达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②，闻见已多。所值名贤，未尝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③，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④，较明易习者也⑤。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⑥。墨翟悲于染丝⑦，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孔子曰：“无友不如己者⑧。”颜、闵之徒⑨，何可世得！但优于我，便足贵之。

【注释】

①《孟子外书·性善辨》：“千年一圣，犹旦暮也。”《鬻子》第四：“圣人在上，贤士百里而有一人，则犹无有也；王道衰微，暴乱在上，贤士千里而有一人，则犹比肩也。”此外，《吕氏春秋·观世》、《庄子·齐物论》等亦有类似的话。膊(bó 博)：肩胛，同“膊”。

②播越：离散，流亡。

③款狎：款洽狎习。指相互间关系亲密。

④操履：操守德行。艺能：本领、技能。

⑤较：通“皎”，明显。也：读为耶，表疑问语气词。

⑥《说苑·杂言》：“孔子曰：‘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以上六句本此。

⑦《墨子·所染》：“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⑧见《论语·学而》。无：同“毋”。

⑨颜、闵：指孔子弟子颜回、闵损。

【原文】

世人之蔽，贵耳贱目，重遥轻近。少长周旋①，如有贤哲，每相狎侮，不加礼敬。他乡异县，微藉风声②，延颈企踵，甚于饥渴。校长短，核精粗，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鲁人谓孔子为东家丘③。昔虞国宫之奇，少长于君，君狎之，不纳其谏，以至亡国④，不可不留心也。

【注释】

①少长(shào zhǎng)：此指从年少到长大。周旋：交往。

②藉：凭借，依靠。

③《文选》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怪乃轻其家丘。”张铣注：“鲁人不识孔子圣人，乃云：‘我东家丘者，吾知之矣。’”说明与孔子为近邻的鲁国人反而对孔子缺乏敬意。

④春秋时期，晋国向虞国请求通过虞国的领土去攻伐虢国，虞国大臣宫之奇向虞国国君进谏，拒绝晋国的要求，虞国国君不听。晋国军队于是通过虞国去攻灭了虢国，晋军在班师途经虞国时，又乘机灭掉了虞国。事见《左传·僖公五年》。

【原文】

用其言，弃其身，古人所耻①。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窃人之财，刑辟之所处②；窃人之美，鬼神之所责。

【注释】

①此三句指春秋时郑国驷歆杀邓析而用其竹刑事，见《左传·定公九年》。

②刑辟(bì 闭)：刑法；刑律。

【原文】

梁孝元前在荊州①，在丁覬者②，洪亭民耳，颇善属文，殊工草隶。孝元书记，一皆使之。军府轻贱③，多末之重，耻令子弟以为楷法。时云：“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④。”吾雅爱其手迹，常所宝持。孝元尝遣典签惠编送文章示萧祭酒⑤。祭酒问云：“君王比赐书翰⑥，及写诗笔⑦，殊为佳手，姓名为谁？那得都无声问？”编以实答。子云叹曰：“此人后生无比，遂不为世所称，亦是奇事。”于是闻者不复刮目。稍仕至尚书仪曹郎⑧，末为晋安王侍读⑨，随王东下。及西台陷歿⑩，简牍湮散，丁亦寻卒于扬州。前所轻者，后思一纸，不可得矣。

【注释】

①梁孝元：指梁元帝萧绎。《梁书·元帝纪》：“普通七年，出为……荆州刺史。”荆州：治所为江陵，即今湖北江陵。

②张彦远《法书要录》：“丁规与智永同时人，善隶书，世称丁真永草。”则此人亦为世所知。

③时萧绎都督六州军事，故称其治所为军府。

④王褒：字子渊，琅邪临沂人，工书法，为时所重。见《周书·王褒传》。

⑤典签：官名，本为掌管文书的小吏。南朝以诸王出镇，由朝廷派典签佐之，起监视诸王的作用，权力甚大，称为签帅。祭酒：官名。《隋书·百官志》：“学府有祭酒一人。”萧祭酒：即萧子云，为王褒的姑夫，仕梁为国子祭酒，亦善书法。

⑥比：近。书翰：指书信。

⑦诗笔：六朝人以诗笔对言，笔指无韵之文。

⑧仪曹郎：职官名。《隋书·百官志》：“尚书省置仪曹、虞曹等郎二十三人。”

⑨晋安王：梁简文帝萧纲于梁天监五年封晋安王。侍读：诸王属官，职务是给诸王讲学。

⑩西台：《通鉴》卷一四四胡三省注：“江陵在西，故曰西台。”

【原文】

侯景初入建业①，台门虽闭②，公私草扰，各不自全。太子左卫率羊侃坐东掖门③，部分经略④，一宿皆办，遂得百馀日抗拒凶逆。于时城内四万许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许由，让于天下⑤；市道小人，争一钱之利⑥。”亦已悬矣⑦。

【注释】

①侯景：南朝梁怀朔镇人，字万景。初为北朝魏尔朱荣将，后归高欢。欢死，附梁为河南王。后举兵叛变，攻破梁都城建康。史称“侯景之乱”，寻为梁将陈霸先、王僧辩击败，被杀。见《梁书》本传、《南史·贼臣传》。建业：梁朝时称为建康，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市。

②台门：台城的城门。朝廷禁近之地称台。

③羊侃(kǎn 砍)：本仕北朝，后投梁，为当时名将。太子左卫率为主管门卫的官，羊侃时任该职，侯景攻建康时，羊主持防卫工作。东掖门：台城正南端门的左右二门为东、西掖门。

④部分：部署处分。经略：策划处理。

⑤巢父、许由：俱为唐尧时人。尧以天下让此二人，皆不受。事见晋·皇甫谧《高士传》。

⑥《晋书·华谭传》：“或问谭曰：‘谚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宁有此理乎？’谭对曰：‘昔许由、巢父，让天下之贵；市道小人，争半钱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闻者称善。”

⑦悬：悬殊。《盐铁论·贫富》：“然后诸业不相远，而贫富不相悬也。”

【原文】

齐文宣帝即位数年①，便沉缅纵恣，略无纲纪，尚能委政尚书令杨遵彦②，内

外清谧，朝野宴如，各得其所，物无异议，终天保之朝③。遵彦后为孝昭所戮④，刑政于是衰矣。斛律明月⑤，齐朝折冲之臣⑥，无罪被诛，将士解体，周人始有吞齐之志⑦，关中至今誉之。此人用兵，岂止万夫之望而已也哉⑧！国之存亡，系其生死。

【注释】

①文宣帝：北齐君主，名高洋，字子建。《北齐书·文宣帝纪》称其“以功业自居，纵酒肆欲，事极猖狂，错邪残暴，近世未有。”

②杨遵彦：即杨音，字遵彦，弘农华阴人。官至北齐尚书令，拜骠骑大将军，封开封王，以贤能为朝野所称，乾明初孝昭篡位，被杀。

③天保：北齐文宣帝年号。

④孝昭：即北齐孝昭帝，名高演，字延安。是文宣帝的舅舅。文宣帝死后，废幼主自主。因受杨遵彦猜斥，遂杀之。事见《北齐书·孝昭帝纪》。

⑤斛律明月：北齐名将斛律金之子，名光，字明月。官至太子太保，善骑射。屡有战功。后被祖斑等谮死。

⑥折冲：使敌战车后撤，即击退敌军。冲，战车的一种。《吕氏春秋·召类》：“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谓乎？”

⑦周：指北周。

⑧万夫之望：见《易·系辞下》，即众望所归的意思。

【原文】

张延隼之为晋州行台左丞①，匡维主将，镇抚疆场②，储积器用，爱活黎民，隐若敌国矣③。郡小不得行志，同力迁之。既代之后，公私扰乱，周师一举，此镇先平。齐亡之迹，启于是矣。

【注释】

①行台：《云麓漫钞》卷二：《南史》，凡朝廷遣大臣督诸军于外，谓之行台。”

②疆（场 yī 义）：国界。

③隐：威重之貌。敌国：与国相匹敌。《后汉书·吴汉传》：“诸将见战不利，或多惶惧，汉意气自若。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此句言张延隼的威重仿佛与一国相匹敌。

勉学篇第八

【题解】

本篇谈学习问题。作者从正反两方面反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学有专长

是社会上得以自立的必要前提。作者饱经乱世，目睹梁朝贵族子弟们不学无术，靠祖上庇荫养尊处优，一旦乱离，没有谋生本领，只能转死沟壑的种种情状，深有感慨地告诫儿孙“父史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须靠勤学以谋自立。他坚决反对子女弃学经商，而希望他们勤学不辍，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作者十分强调学以致用，认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道德修养，开发心智，以利于行，因此，他反对只知“吟啸谈谑，讽咏辞赋”，而于“军国经纶，略无施用”的空疏无用之学，基于此，作者对老庄之徒只知“清谈雅论，剖玄析微”的学风表示不满，以为“非济世成俗之要”。从学以致用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作者主张读书要“博览机要”，领会精神实质，反对空守章句、繁琐注疏的学究式学习。此外，他主张要广泛向农夫、工匠等各行业的劳动者学习；主张博览群书，扩大知识面；主张学习时互相切磋讨论，反对“闭门读书，师心自是”；主张要重视“眼学”，反对道听途说；强调文字是“坟籍根本”，反对忽视文字的倾向等等，这些意见都是极有见地的。

【原文】

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遍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①，聊举近世切要，以终寤汝耳^②。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③。及至冠婚^④，体性稍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⑤；无履立者，自兹堕慢^⑥，便为凡人。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计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深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差务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馀绪，得一阶半级，便谓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

【注释】

①郑重：这里是频繁的意思。

②寤：通“悟”。

③《礼》：指《礼记》。《传》：指《左传》。《论》：指《论语》。

④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加冠之礼，称冠礼，表示已成年。

⑤素业：清素之业，即士族所从事的儒业。本书《诫兵》篇：“违弃素业。”义同。

⑥堕：通“惰”。

【原文】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①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

如则秘书②。”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③，跟高齿屐④，坐棋子方褥⑤，凭斑丝隐囊⑥，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⑦，则顾人答策⑧；三九公宴⑨，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⑩。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⑪，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不得，施之世而无所用。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⑫，鹿独戎马之间⑬，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弩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⑭，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注释】

①贵游子弟：无官职的王公贵族叫贵游，他们的子弟就叫贵游子弟。这里是泛称贵族子弟。

②著作：即著作郎，官名，掌编纂国史。体中何如：当时书信中的客套话。王筠《与长沙王别书》：“筠顿首顿首，高秋凄爽，体中何如？”秘书：掌典籍或起草文书的官。

③长檐车：一种用车幔覆盖整个车身的车子。《晋书·舆服志》所称通幔车是也。

④高齿屐：一种装有高齿的木底鞋。

⑤棋子方褥：一种用方格图案的丝织品制成的方形坐褥。

⑥隐囊：靠枕。《通鉴》卷一七六注云：“隐囊者，为囊实以细软，置诸坐侧，坐倦则侧身曲肱以隐之。”

⑦明经：六朝以明经取士。《文选·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周翰注：“高等明经，谓德行高远，明于经国之道，第一者也。”

⑧顾：同雇。答策：即对策。《汉书·萧望之传》注：“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

⑨三九：指三公九卿。《后汉书·郎顗传》：“陛下践阼以来，勤心众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注云：“三公九卿也。”

⑩快士：优秀人物。

⑪朝市：此指朝廷。

⑫卢文弨曰：“泊”疑当作“洑”。《说文·水部》：“洑，浅水也。”

⑬鹿独：流离颠沛的样子。

⑭小人：指平民百姓。

【原文】

夫明六经之指①，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②，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③。”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读书之人，自羲、农以来④，宇宙之下，凡识几人，凡见几事，生民之成败好恶，固不足论，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隐也。

【注释】

①六经：依《礼记·经解》所列，为《诗》、《书》、《乐》、《易》、《礼》、《春秋》。指：通“旨”。

②艺：技艺，才能。

③伎：通“技”。

④羲、农：伏羲、神农，均为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与女娲并称三皇。

【原文】

有客难主人曰①：“吾见强弩长戟②，诛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义习史③，匡时富国，以取卿相者有矣；学备古今，才兼文武，身无禄位，妻子饥寒者，不可胜数，安足贵学乎？”主人对曰：“夫命之穷达，犹金玉木石也。修以学艺，犹磨莹雕刻也。金玉之磨莹，自美其矿璞④，木石之段块，自丑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胜金玉之矿璞哉？不得以有学之贫贱，比于无学之富贵也。且负甲为兵，咋笔为吏⑤，身死名灭者如牛毛，角立杰出者如芝草⑥；握素披黄⑦，吟道咏德，苦辛无益者如日蚀，逸乐名利者如秋荼⑧，岂得同年而语矣⑨。且又闻之：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⑩。所以学者，欲其多智明达耳。必有天才，拔群出类，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同术⑪，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⑫，虽未读书，吾亦谓之学矣⑬。今子即不能然，不师古之踪迹，犹蒙被而卧耳。

【注释】

①主人：作者自称。

②弩、戟：均为古代兵器。

③文：文饰，这里作阐释解。义：礼仪。

④矿：未经冶炼的金属。璞：未经雕琢的玉石。

⑤咋(zé 责)：啃咬。《北齐书·徐之才传》：“小史好嚼好。”

⑥角力：如角之挺立。芝草：即灵芝草，一种菌类植物，古人以为瑞草。

⑦素：即绢素，古代用以抄写书籍的丝织品。黄：即黄卷，古时用染纸以防蠹，故名。素、黄均代指书籍。

⑧荼至秋而花繁叶密，比喻其多。

⑨同年：相等。

⑩《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⑪孙武：春秋时杰出军事家，字长卿，齐国人。仕吴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著有《孙子兵法》，为中国最早最杰出的兵书。吴起：战国时军事家，卫国人。善用兵。著《吴起》四十八篇，已佚。

⑫管仲：即管夷吾，字仲。春秋齐颖上人。相齐国，助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子产：即公孙侨、公孙成子。春秋时政治家。《史记·循吏列传》谓其“相送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悬：预先。

⑬《论语·学而》：“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

【原文】

人见邻里亲戚有佳快者①，使子弟慕而学之，不如使学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马被甲，长稍强弓，便云我能为将；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②，比量逆顺，鉴达兴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积财聚谷，便云我能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风易俗③，调节阴阳，荐举贤圣之至也④。但知私财不入，公事夙办，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诚己刑物⑤，执辔如组⑥，反风灭火⑦，化鸱为凤之术也⑧。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⑨，便云我能平狱；不知同辕观罪⑩，分剑追财⑪，假言而奸露⑫，不问而情得之察也⑬。爰及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

【注释】

①佳快：优秀的意思。卢文弨曰：“佳快，言佳人快士，异乎庸流者也。”

②《孙子·计》：“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生死也。”

③阴阳：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古代思想家以此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

④至：周密。

⑤刑：通“型”。刑物，给人做出榜样。

⑥语出《诗·邶风·简兮》。辔(pèi 配)：马缰绳。组：用丝织成的宽带子。古代一车四马，每马两条缰绳，驾车人手牵着马缰绳，就像一排正在编织的丝带一般。《吕氏春秋·先己》引此句，并引孔子的话说：“审此言也，可以为天下。”又《毛诗传》、《韩诗外传》均以此句比喻御民有方。

⑦《后汉书·儒林传》载：刘昆为江陵令时，该县连年发生火灾，刘昆向火叩头，就能降雨止风。言其德政能感动上天。本句即指此事。反，通“返”，回的意思。

⑧《后汉书·循吏传》载：仇览为蒲亭长。有位叫陈元的，他的母亲到仇览处告儿子不孝，仇览亲到陈元家，向其陈述人伦孝行之理，终于感化陈元，使他成为孝子。当时乡里传出民谣说：“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鸱鸢哺所生。”本句即指此事。鸱(chī 痴)：鸱鸢(xiāo 消)，即猫头鹰，古代人把它视为恶鸟。

⑨早刑晚舍：宋本原作“早刑时舍”，注云：“‘时舍’，本作‘晚舍’。”洪业曰：“按作‘晚舍’者是。‘早刑晚舍’，句中相对为言。用刑宁早，纵舍宁迟，酷吏之习也。”

⑩朱亦栋曰：“《左传·成公十七年》：‘郤犇与长鱼矫争田，执而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杜注：‘系之车辕。’之推此句本此。然此事非明察类，不解之推何以用之？亦或别有所本耶？”

⑪《平太御览》卷六百三十九引《风俗通》：“沛郡有富家公，货二千余万。子才数岁，失母，其女不贤。父病，令以财尽属女，但遗一剑，云：‘儿年十五，以还付之。’其后又不肯与儿，乃讼之。时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辞，顾谓掾吏曰：‘女性强梁，婿复贪鄙，畏害其儿，且寄之耳。夫剑者所以决断；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闻县官，得以伸展也。’乃悉夺财还子。”此句本此。

⑫《魏书·李崇传》载：李崇任扬州刺史时，有位叫苟泰的，儿子才三岁，被诱拐。几年后，发现在同县人赵奉伯家，苟即告到官府，而赵也坚持说是自家的儿子，官府也不好判定。李崇知道后，让人把苟、赵与小兒分别隔离，过了几十天，才派人传话说小儿已得暴病身亡。苟泰听说后放声痛哭，悲不自胜；赵奉伯却没有一点悲痛的样子。李崇察知此情，就把小儿归还了苟泰。

⑬《晋书·陆云传》载，陆云任浚仪令时，有人被杀，凶犯未定，陆云派人把被害者妻子召来盘问，也未获结果，关了十来天后将她放出去，暗地派人悄悄尾随其后，并交代说：“不出十里，就会有男人等候她，然后把他们抓来。”后来果然如陆云所言。凶犯坦白说自己与被害人妻子私通，共谋杀害了她丈夫，听说她被抓后又获释，故在远处等候。人们都称赞陆云办案的神明。此句本此。

【原文】

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①，怡声下气②，不惮劬劳，以致甘软，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受命③，不忘诚谏④，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骄奢者，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卑以自牧⑤，礼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之贵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矜穷恤匮⑥，赧然悔耻，积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观古人之小心黜己，齿弊舌存⑦，含垢藏疾⑧，尊贤容众⑨，忝然沮丧⑩，若不胜衣也⑪；素怯懦者，欲其观古人之达生委命⑫，强毅正直，立言必信⑬，求福不回⑭，勃然奋厉不可恐懼也。历兹以往，百行皆然⑮，纵不能淳，去泰去甚⑯。学之所知，施无不达。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⑰，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桷竖也⑱；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

【注释】

①先意承颜：语本《礼记·祭义》：“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先意承志，同先意承颜，指孝子先父母而顺承其志。

②语本《礼记·内则》：“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指声气和悦，形容恭顺的样子。

③语出《论语·宪问》：“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授命：献出生命。

④诚：避隋文帝父“忠”字讳改。

⑤卑以自牧：语出《易·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高亨注：“余谓牧犹守也，卑以自牧谓以谦卑自守也。”

⑥《易·谦·彖辞》：“人道恶盈而好谦。”

⑦语出汉·刘向《说苑·敬慎》：“常扞有疾，老子往问焉。……（常扞）张口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意思是说物之风者易亡折而柔者常得存。

⑧含垢藏疾：包容污垢，藏匿恶物。形容宽仁大度。语出《左传·宣公十五年》：“山藪藏疾……国君含垢。”

⑨《论语·子张》：“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⑩忝(niè 聂阳)：疲倦的样子。

⑪不胜衣：谦恭退让的样子。《礼记·檀弓下》：“文字其中退然若不胜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诸其口。”

⑫达生：不受世务牵累的意思。委命：听任命运支配。

⑬《论语·子路》：“言必信。”

⑭《诗·大雅·旱麓》：“岂弟君子，求福不回。”《笺》：“不回者，不违祖先之道。”

⑮百行：见《治家》篇“借人典籍”段注。

⑯去泰去甚：去其过甚。谓事宜适中。《老子》：“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⑰千户县：指最小的县。

⑱楣：房屋的横梁。桷(zhuō 捉)：梁上短柱。

【原文】

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①。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注释】

①鸱枭：(chī xiāo 痴消)：鸱为猛禽，枭传说食母，古人以为皆恶鸟。

【原文】

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①。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利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②，秋实也。

【注释】

①《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集解》：“孔安国曰：‘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

②修身利行：涵养德性，以利于事。

【原文】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①，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然人有坎②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③。”魏武、袁遗④，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⑤；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⑥；公孙弘四十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⑦；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⑧；皇甫谧二十始授《孝经》、《论语》，皆终成大儒⑨，此并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学，便称迟暮，因循面墙，亦为愚尔。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

也^⑩。

【注释】

①《灵光殿赋》：东汉文学家王逸的儿子王延寿所作，见《文选》。灵光殿：西汉宗室鲁恭所建。

②坎壈(lǎn 揽)：困顿；不得志。

③语见《论语·述而》。朱熹《集注》：“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可以无大过。”

④魏武：即魏武帝曹操。袁遗：字伯业，为袁绍堂兄，任长安令。据《魏志·武帝纪》注，曹操尝称：“长大而能勤学，惟吾与袁伯业耳。”

⑤《类说》“七十”作“十七”，曾子小孔子四十六岁，而从其学，故此处应以“十七”为当。古代十七岁已在入仕之年，而曾子十七岁始学，故可谓晚学。

⑥荀卿：战国时思想家、教育家。名况，时人尊之而号为“卿”。《史记·孟荀列传》：“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

⑦公孙弘：字季，汉代人。年四十余始学《春秋》，元朔中为丞相，封平津侯。《汉书》有传。

⑧朱云：字游，汉代平陵人。年四十，从博士白子友学《易经》，又从萧望之学《论语》。事见《汉书·朱云传》。

⑨皇甫谧(mì 密)：字士安。晋代学者。事见《晋书·皇甫谧传》。

⑩《说苑·建本》：“师旷曰：‘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说，如秉烛之明。秉烛之明，孰与昧行乎？’”

【原文】

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来不复尔^①，空守章句^②，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梁朝皇孙已下，总丱之年^③，必先入学，观其志向，出身已后^④，便从文吏，略无卒业者。冠冕为此者^⑤，则有何胤^⑥、刘瓛^⑦、明山宾^⑧、周舍^⑨、朱异^⑩、周弘政^⑪、贺琛^⑫、贺革^⑬、肃子政^⑭，刘绹等^⑮，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洛阳亦闻崔浩^⑯、张伟^⑰、刘芳^⑱，邺下又见邢子才^⑲。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间人，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⑳。邺下谚云：“博士买驴^㉑，书卷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㉒。”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㉓，燕寝讲堂^㉔，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㉕。

【注释】

①末俗：《汉书·朱博传》：“今末俗之弊，政事烦多。”末俗指末世的风俗。

②章句：指古书的章节句读。

③总𠂔(guàn 惯)：《诗·齐风·甫田》：“总角𠂔分。”角，小髻。𠂔，儿童的发髻向上分开的样子。此指童年时代。

④出身：指出仕。

⑤冠：帽子的总称；冕：古代贵族所戴的礼冠。此处的冠冕为仕宦的代称。

⑥《梁书·处士传》：“何胤，字子季，点之弟也。师事沛国刘瓛，受《易》及《礼记》、《毛诗》；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辞职，居若邪山云门寺。世号点为大山，子季为小山，亦曰东山。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据此，则何胤非仕宦之人，颜氏恐误。

⑦见卷一《兄弟》篇“人之事兄”段注。

⑧《梁书》本传：“明山宾，字孝若，平原鬲人。七岁，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经传。梁台建，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东宫新置学士，又以山宾居之。俄兼国子祭酒。累居学官，甚有训导之益。所著《吉礼仪注》二百二十四卷，《礼仪》二十卷，《孝经丧礼服义》十五卷。”

⑨《梁书》本传：“周舍，字升逸，汝南安成人。博学多通，尤精义理。高祖即位，博学异能之士，范云言之于高祖，召拜尚书祠部郎。居职屢徙，而常留省内，国史诏诰，仪礼法律，军旅谟谋，皆兼掌之。预机密者二十余年，而竟无一言漏泄机事，众尤叹服之。”

⑩《梁书》本传：“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唐人。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有诏求异能之士，明山宾表荐之。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谓左右曰：‘朱异实异。’周舍卒，异代掌机谋，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部领，咨询详断，填委于前，顷刻之间，诸事便了。所撰《礼、易讲疏》，及《仪注》、《文集》百余篇，乱中多亡逸。”

⑪《陈书》本传：“周思行，汝南安城人。幼孤及弟弘让、弘直，俱为叔父舍所养。十岁，通《老子》、《周易》。起家梁太学博士，累迁国子博士。时于城西立士林馆，弘正居以讲授，听者倾朝野焉。特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请质疑滞。所著《周易讲疏》、《论语疏》、《庄子、老子疏》、《孝经疏》及集行于世。”思行，即弘正字也。

⑫《梁书》本传：“贺琛，字国宝，会稽山阴人。伯父瑒，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尤精《三礼》。为通事舍人，累迁，皆参礼仪事。所撰《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法》，凡百余篇。”

⑬《梁书·儒林传》：“贺瑒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礼》，及长，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湘东王于州置学，以革领儒林祭酒，讲《三礼》，荆、楚衣冠，听者甚众。”

⑭萧子政：仕梁为都官尚书。撰《周易义疏》十四卷，《系辞义疏》三卷，《古今篆隶杂字体》一卷。

⑮刘绍：见《风操》篇“魏世王修”段注。

⑯《魏书》本传：“崔浩，字伯渊，清河人。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太宗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洪范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浩综核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

⑰《魏书·儒林传》：“张伟，字仲业，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学通诸经，讲授乡里，受业常数百人，儒谨泛纳，勤于教训，虽有顽固，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常依附经典，教以孝悌；门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

⑱《魏书》本传：“刘芳，字伯文，彭城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旦则拥书以自资给，夜则诵读，终夕不寝。为中书侍郎，授皇太子经，迁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从驾洛阳，自在路及旋师，恒侍坐讲读。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于是礼遇日隆，赏赉优渥。撰诸儒所注《周官、仪礼、尚书、公羊、穀梁、国语音》、《后汉书音》、《毛诗笺音义证》、《周官、仪礼、礼记义证》等书。

⑮《北齐书·邢邵传》：“邢字子才，河间鄆人。十岁，便能属文。少在洛阳，会天下无事，与时名胜专以山水游宴为娱，不暇勤业。尝因霖雨，乃读《汉书》五日，略能遍记之，复因饮谑倦，方广寻经史，五行俱下，一览便记，无所遗忘。文章典丽，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动衣冠。孝昌初，与黄门侍郎李琰之对典朝仪。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邵雕虫之美，独步当时，每一文出，京都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晚年，尤以《五经》章句为意，穷其旨要，吉凶礼仪，公私咨禀，质疑去惑，为世指南。有集三十卷。

⑯要会：要旨的意思。

⑰博士：国子学中主讲《经》的人，此泛指执教的人。

⑱语见《论语·卫灵公》。

⑲仲尼居：《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章首文。疏义：系对经注而言，注是注解经文，疏是演释注文。

⑳燕寝：闲居之处；讲堂：讲习之所。此句说解经之家对“仲尼居”的“居”字有的释为闲居之处，有的释为讲习之所，各持一端。

㉑《论语·泰伯》：“禹，吾见间然矣。”此句本此。间：嫌隙，这里是批评的意思。

【原文】

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①，义疏而已②。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③。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④，云：“文集止有诗赋铭诔⑤，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⑥，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⑦，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

【注释】

①经纬：经书和纬书。经书指儒家经典著作。纬书是对“经书”而言，是汉代混合神学附会儒家经义的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和《孝经》七经的纬书，总称七纬。又有《论语讖》及《河图》、《洛书》等，合成“讖纬”。

②义疏：解经之书。其名源于佛家的解释佛典。经后指会通中国古书义理，加以阐释发挥；或指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究明源委的书。

③王粲：汉末文学家。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今山东邹县）。以博洽著称。为“建安七子”之一。《隋书·经籍志》载：“后汉侍中《王粲集》十一卷”，已散佚，明人辑有《王侍中集》。《三国志·魏志》有传。郑玄：东汉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他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称郑学。《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见《困学纪闻》卷二。

④排蹙（cù 促）：排挤，这里引申为斥责的意思。

⑤赋、铭、诔：均为文体名，与诗同为有韵之文。赋为“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有韵之文，铭为“称述功美”的有韵之文，诔为“累列生时行迹”的有韵之文。

⑥魏收：北齐文学家、史学家。《北齐书·魏收传》：“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人。读书，夏月坐板床，随树阴讽诵，积年，板床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以文华显。”议曹：见《风操》篇“近在议曹”段注。

⑦《汉书·韦贤传》：“贤少子玄成，字少翁。好学，修父业，以明经擢为谏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国为丞相，议罢郡国庙，又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庙，皆亲尽宜毁，诸寝园日月间祀，皆勿复修。”

【原文】

夫老庄之书，盖全真养性①，不肯以物累己也②。故藏名柱史③，终蹈流沙；匿迹漆园④，卒辞楚相。此任纵之徒耳。何晏⑤、王弼⑥，祖述玄宗⑦，递相夸尚，景附草靡⑧，皆以农、黄之化⑨，在乎己身，周、孔之业⑩，弃之度外。而平叔以党曹爽见诛，触死权之网也⑪。辅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阱也⑫。山巨源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之文也⑬。夏侯玄以才望被戮，无支离拥肿之鉴也⑭。苟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⑮。王夷甫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⑯。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⑰。郭子玄以倾动权势，宁后身外己之风也⑱。阮嗣宗沉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⑲。谢幼舆赃贿黜削，违弃其馀鱼之旨也⑳。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其馀桎梏尘滓之中，颠仆名利之下者，岂可备言乎！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㉑，娛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㉒，化行都邑，学徒千馀，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㉓，辄以讲自释。吾时颇遇末筵㉔，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

【注释】

①全真：保持本性。《文选》嵇康《忧愤诗》：“养素全真。”

②不肯以物累己：《庄子》中《天道》、《刻意》两篇中有“无物累”的话，《秋水》篇中有“不以物害己”的话，即不因外物而损伤自己的意思。

③柱史：即柱下史省称，为周秦时官名。《列仙传》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陈人也。生于殷时，为周柱下史。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常服精华，隐德修行，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有真卜当过，物色而迹之，果见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授之。后与老子俱游流沙化胡，服菖胜实，莫知其所终。”“故藏”二句指此。

④漆园：在今山东曹县，战国时庄子曾在此地为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庄子者，蒙人，名周，为漆园吏。楚威王闻其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周笑曰：‘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匿迹”二句本此。

⑤何晏：曹魏时玄学家，字平叔。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凡数十篇。传附见《三国志·魏志·曹真传》。

⑥王弼：曹魏时玄学家，字辅嗣。年十余，即笃好老、庄。著有《道略论》，注《易》、《老子》。年卒二十四。传附见《三国志·魏志·钟会传》。

⑦玄宗：指道教。

⑧景：“影”的本字。

⑨农、黄：神农、黄帝，道家以神农、黄帝为宗。

⑩周、孔：周公、孔子，儒家以周公、孔子为宗。

⑪曹爽：曹魏明帝有宠臣。《三国志·魏志·曹真传》：“真子爽，字昭伯，明帝宠待有殊。帝寝疾，引入卧内，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受遗诏，辅少主。乃进叙南阳何晏等为腹心。……车驾朝高陵，爽兄弟皆从，司马宣王先据武库，遂出顿洛水浮桥，奏免爽兄弟，以侯就第；收晏等下狱，后皆族诛。”死权：指贪恋权势至死不休。”

⑫辅嗣：王弼字。晋何劭《王弼传》：“弼论道，博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颇以其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

⑬山巨源即山涛，巨源为其字，《晋书》有传。关于山涛以蓄积取讥事，未见诸书记载，刘盼遂谓疑当是王戎之误。王戎，字濬冲。其人贪吝发好货，广收八方园田，积钱无数，每自执牙筹，昼夜计算，为时人所讥。王戎与山涛同在竹林七贤，故颜之推有此之误也。

⑭夏侯玄：曹魏玄学家，字太初。少知名。曹爽辅政，玄与爽有亲属关系，累迁散骑侍中护军，旋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曹爽被诛，玄被征为大鸿胪。时司马懿权重，中书令李丰等谋诛之，并以玄辅政，事败，玄亦被杀。支离：即支离疏，为《庄子·人间世》中寓言人物。其人肢体畸形，于世无补，而坐受赈济。“支离”有残缺而不中用之意。《庄子·人间世》：“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又《庄子·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庄子曰：‘子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不夭斧斤，物无患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拥肿”之意本此。拥肿，隆起而不平直。同“臃肿”。

⑮荀奉倩：名粲。荀的妻子病死后，荀甚悲伤，岁余亦亡，亡时年二十九。事见《世说新语·惑溺》篇注引《荀粲别传》。鼓缶之情。《庄子·至乐论》：“庄子妻死，惠子吊之，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死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鼓缶之意本此。缶(fǒu 否)：古代盛酒的瓦器。

⑯《晋书·王戎传》：“戎从弟衍，字夷甫。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恻。”东门之达：《列子·力命》：“魏人有东门吴者，其子死而不忧，其相室曰：‘公之爱子，天下无有；今子死而不忧，何也？’东门吴曰：‘吾尝无子，无子之时不忧。今子死，乃与向无子同，臣奚忧焉？’”

⑰嵇叔夜：曹魏玄学家，名康。为竹林七贤之一。三国魏谯郡人。博洽多闻，崇尚老庄。时司马氏掌朝权，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景元中遭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和光同尘：把光荣和尘浊同样看待。《老子》：“和其光，同其尘。”王弼注：“无所特显，则物无所偏争也。无所特贱，则物无所偏耻也。”后多指与世浮沉，随波逐流而不立异。

⑱《汉魏丛书》本、《格致丛书》本、黄叔琳节钞本“专”作“权”。《晋书·郭象传》：“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州郡辟诏，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后身外己：《老子·道经》：“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意思是说，把自己置之于后，反能占先；把生命置之度外，反得保全。

⑲阮嗣宗：即阮籍，曹魏玄学家，竹林七贤之一。《晋书·阮籍传》：“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间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畏途：《庄子·达生》：“夫畏途者，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敢出焉。”

⑳谢幼舆：即谢鲲，西晋玄学家。《晋书·谢鲲传》：“鲲字幼舆，陈国阳夏人，好《老》、《易》。东海王越辟为掾，坐家僮取官稿，除名。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虽自处若秽，而动不累高。”弃其馀鱼：《淮南子·齐俗》：“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馀鱼。”意思是说，庄子见惠子财富过多，故舍

弃自己多余的鱼,以示节俭知足之意。

②1 宾主往复:宾主问答的意思。

②2 周弘正:见本篇“学之兴废”段注。大猷(yóu 犹):治国的大道。梁武帝大同八年(542),周弘正启梁主《周易》疑义,见《陈书》弘正本传。

②3 倦剧:疲倦至极的意思。

②4 颇:表程度的副词,这里是略微、偶尔的意思。

【原文】

齐孝昭帝侍娄太后疾①,容色憔悴,服膳减损。徐之才为炙两穴②,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满手。后既痊愈,帝寻疾崩,遗诏恨不见太后山陵之事③。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识忌讳如此,良由无学所为。若见古人之讥欲母早死而悲哭之④,则不发此言也。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况馀事乎!

【注释】

① 齐孝昭帝:名演,字延安,北齐君主,公元560年在位。娄太后:《北齐书·神武明皇后传》:“娄氏,讳昭君,司徒内干之女。”

② 徐之才:《北齐书·徐之才传》:“之才,丹阳人,大善医术,兼有机辩。”

③ 山陵:指帝王或皇后的坟墓。《尔雅·释丘》:“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此指孝昭帝母亲的丧事。

④ 《淮南子·说山》:“东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见之,归谓其母曰:‘社何爱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虽死变不能悲哭矣。”

【原文】

梁元帝尝为吾说:“昔在会稽①,年始十一,便已好学。时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闲斋张葛帟,避蝇独坐②,银瓯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以自宽痛。率意自读史书,一日二十卷,既未师受,或不识一字,或不解一语,要自重之,不知厌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况其庶士,冀以自达者哉?

【注释】

① 会稽:郡名。南朝时其治所在山阴(今浙江绍兴)。

② 葛:植物名。多年生蔓草。其茎的纤维可制葛布。

【原文】

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①,照雪聚萤②,锄则带经③,牧则编简④,亦为勤笃。梁世彭城刘绮,交州刺史勃之孙,早孤家贫,灯烛难办,常买荻尺寸折之,燃明夜读⑤。孝元初出会稽,精选寮采⑥,绮以才华,为国常侍兼记室⑦,殊蒙礼遇,终于

金紫光禄⑧。义阳朱詹世居江陵，后出扬都⑨，好学，家贫无资，累日不爨⑩，乃时吞纸以实腹。寒无毡被，抱犬而卧。大亦饥虚，起行盗食，呼之不至，哀声动邻，犹不废业，卒成学士，官至镇南录事参军，为孝元所礼。此乃不可为之事，亦是勤学之一人。东莞臧逢世，年二十馀，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⑪，手写一本，军府服其志尚，卒以《汉书》闻。

【注释】

①握锥：指战国时苏秦以锥刺股事。《战国策·秦策》：“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投斧：指文党投斧求学事。《北堂书钞》卷九七、《太平御览》卷六一一引《庐江七贤传》：“文党，字仲翁。未学之时，与人俱入山取木，谓侣人曰：‘吾欲远学，先试投我斧高木上，斧当挂。’仰而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长安受经。”

②照雪：《初学记》引《宋齐语》：“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清淡，交游不杂。”《太平御览》卷十二亦引此文。聚萤：《晋书·车武子传》：“武子，南平人。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

③《汉书·儿宽传》：“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又，汉末的常林也有带经而锄的事。

④《汉书·路温舒传》：“温舒，字长君，钜鹿东里人。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书写。”

⑤然：“燃”的本字。

⑥《尔雅·释诂》：“寮，采，官也。”寮，同“僚”。

⑦《隋书·百官志》：“皇子府置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等参军，功曹史、录事、中兵等参军。王国置常侍官。”

⑧《隋书·百官志》：“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并为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声音。”

⑨扬都：指建业，即今江苏南京市。

⑩爨(cuàn 宰)：烧火煮饭。

⑪客刺：名刺，名片。

【原文】

齐有宦者内参田鹏鸾①，本蛮人也。年十四五初为阍寺②，便知好学，怀袖握手，晓夕讽诵。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时伺间隙，周章询请③。每至文林馆④，气喘汗流，问书之外，不暇他语。及睹古人节义之事，未尝不感激沉吟久之。吾甚怜爱，倍加开奖。后被赏遇，赐名敬宣，位至侍中开府⑤。后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参伺动静，为周军所获。问齐主何在？给云：“已去，计当出境。”疑其不信，欧捶服之，每折一支⑥，辞色愈厉，竟断四体而卒。蛮夷童叟，犹能以学成忠，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注释】

①内参：宦官。《资治通鉴·陈纪》：“宣帝太建七年，帝自率内参拒斗。”

②阍寺：官名。阍人：寺人之省称。《礼记·内则》：“深宫固门，阍寺守之。”

③周章：周游。

④文林馆：官署名。北齐置，掌著作及校理典籍，兼训生徒，置学士。

⑤侍中：职官名。见《后娶》篇“后汉书曰”段注。开府：开建府署，辟置僚属。因其仪仗同于三司（太尉、司徒、司空），称开府仪同三司。

⑥欧：通殴。支：通肢。

【原文】

邺平之后，见徙入关①。思鲁尝谓吾曰：“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当肆筋力以申供养。每被课笃②，勤劳经史，未知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当以养为心，父当以学为教③。使汝弃学徇财，丰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羹缊褐④，我自欲之。”

【注释】

①邺平二句：指北周军队攻占北齐都城邺城，灭北齐，北齐君臣被押送长安事，见《北齐书·后主纪》。

②笃：通“督”。察视。

③此句，宋本作“父当以教为事”，原注：“‘教’一本作‘学’，‘事’一本作‘教’。”

④藜羹：用嫩藜煮成的羹，此指粗劣的食物。

【原文】

《书》曰：“好问则裕①。”《礼》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②。”盖须切磋相起明也③。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差失者多矣。《穀梁传》称公子友与莒拏相搏，左右呼曰：“孟劳”④。孟劳者，鲁之宝刀名，亦见《广雅》⑤。近在齐时⑥，有姜仲岳谓：“‘孟劳’者，公子左右，姓孟名劳，多力之人，为国所宝。”与吾苦诤。时清河郡守邢峙⑦，当世硕儒，助吾证人，赧然而伏。又《三辅决录》云⑧：“灵帝殿柱题曰：‘堂堂乎张，京兆田郎。’”盖引《论语》，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凤也⑨。有一才士，乃言：“时张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耳。”闻吾此说，初大惊骇，其后寻愧悔焉。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⑩，解“蹲鴟，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鴟⑪。”举朝惊骇，不解事义⑫，久后寻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⑬，在洛京时⑭，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⑮，而颇纰缪，误反“颞颥”字。颞当为许录反，错作许缘反⑯，遂一一谓言：“从来谬音‘专旭’，当音‘专翾’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后，更有硕儒，苦相究讨，方知误焉。《汉书·王莽赞》云：“紫色珥声，馥分润位⑰。”谓以伪乱真尔。昔吾尝共人谈书，言及王莽形状，有一俊士自许史学⑱，名价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鸱目虎吻⑲，亦紫色珥声。”又《礼乐志》云：“给太官桐马酒。”李奇注：“以马乳为酒也，捶桐乃

成。”二字并从手。捶都统反，搆，达孔反，此谓撞捣挺搆之，今为酪酒，亦然^{②①}。向学士又以为种桐时，大官酿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于此。太山羊肃亦称学问，读潘岳赋“周文弱枝之枣^{②②}”，为杖策之杖。《世本》^{②③}：“容成造历^{②④}”。以历为碓磨之磨。

【注释】

①见《商书·仲虺之诰》。裕：充足。

②见《礼记·学记》。

③起：启发、开导的意思。

④事在僖公元年。

⑤《广雅》：三国魏张揖撰。原三卷。其书体例，篇目依《尔雅》，博采汉代经书笺注及《三苍》、《方言》、《说文》等字书增广补充，故名《广雅》。为研究古汉语词汇和训诂的重要著作。

⑥颜氏此书，成于入隋之后。此言“近在齐时”，说明此书在北齐时即已动笔。

⑦《北齐书·儒林传》：“邢峙，字士峻，河间鄆人。通《三礼》、《左传春秋》。皇建初，为清河太守，有惠政。”

⑧《隋书·经籍志》：“《三辅决录》七卷，汉太仆赵岐撰，挚虞注。”

⑨引语见《论语·子张》：“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原意是说子张（孔子学生）外表很有气派。汉灵帝引此语品评田凤。田凤，京兆人，时为尚书郎。

⑩南朝文学家左思写有《三都赋》，分《魏都赋》、《吴都赋》、《蜀都赋》。后两篇为刘逵注。

⑪损惠：谢人馈送礼物的敬辞。意谓对方降抑身份而加惠于己。

⑫事义：这里指以典故比喻事物的意义。

⑬元氏之世：指北魏。元氏为北魏皇帝之姓。

⑭洛京：即洛阳。北魏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自代迁都洛阳。

⑮《隋书·经籍志》：“《史记音》三卷，梁轻车都尉参军邹诞生撰。”

⑯误反三句：反，即反切，是我国给汉字注音的一种传统方法。用两个汉字来注另一个汉字的读音。两个字中，前者称反切上字，后者称反切下字。被切字的声母和清浊跟反切上字相同，被切者的韵母和字调跟反切下字本同。此句中“颛顼”的顼的字音为“许录反”，亦即以许、录二字相切而成。颛顼(zhuān xū 专需)：“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号高阳氏。”

⑰王莽：字巨君。汉人。新王朝的建立者。紫色蛙声：颜师古《注》引应劭曰：“紫，间色，蛙，邪音也。”又注：“蛙者，乐之淫声，非正曲也。”馀分闰位：古人称非正统的帝位为闰位。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岁月之余分为闰也。”

⑱自许：自我称许。

⑲《汉书·王莽传》：“待诏曰：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矣。”

⑳又《礼乐志》以下九句：颜氏释《礼乐志》“给太官搆马酒”句，引李奇注，以为搆作“捶搆”解，即上下捣击的意思。搆马酒即取马乳上下捣击而成酒。然宋人王观国《学林》卷七以为搆马乃官名，故释此句为：“（以此七十二人）拨隶太官，使之役以造酒，而供搆马之所用也。”王利器按语谓：“王说给太官义甚是，而谓‘役之以造酒而供搆马之所用’，又云：‘搆马所用之酒’则非是。”今从王利器说。

㉑潘岳：西晋文学家。详《文章》篇“夫文章者”段注。弱枝之枣：枣名。《文选·潘岳〈闲居赋〉》：“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李周翰注：“周文王时，有弱枝枣树，味甚美。”

- ②世本：书名。战国时史官所撰，记黄帝讫春秋时诸侯大夫的氏族、世系、居（都邑）、作（制作）等。《汉书·艺文志》著录十五卷，原书已佚，清人雷学淇等有辑本。
- ③容成：黄帝之臣。

【原文】

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江南闾里间①，士大夫或不学问，羞为鄙朴，道听途说，强事饰辞：呼征质为周、郑②，谓霍乱为博陆③，上荆州必称陕西④，下扬州言去海郡，言食则饬口⑤，道钱则孔方⑥，问移则楚丘⑦，论婚则宴尔⑧，及王则无不仲宣⑨，语刘则无不公干⑩。凡有一二百件，传相祖述⑪，寻问莫知原由，施安时复失所⑫。庄生有乘时鹊起之说⑬，故谢朓诗曰：“鹊起登吴台⑭。”吾有一亲表，作《七夕诗》云：“今夜吴台鹊，亦共往填河⑮。”《罗浮山记》云：“望平地树如荠⑯。”故戴嵩诗云：“长安树如荠⑰。”又邺下有一人咏树诗云：“遥望长安芥。”又尝见谓矜诞为夸毗⑱，呼高年为富有春秋⑲，皆耳学之过也。

【注释】

- ①闾里：乡里。《周礼·天官·小宰》：“听闾里以版图。”贾公彦疏：“在六乡则二十五家为闾，在六遂则二十五家为里。”
- ②《左传·隐公二年》：“周、郑交质。”质：典当，抵押；以财物或人作保证。
- ③霍乱：中医泛指有剧烈吐泻、腹痛等症状急性肠胃疾患。又汉代大臣霍光封博陆侯，这大约是“谓霍乱为博陆”的一点因由。
- ④《南齐书·州郡志》：“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周世二伯总诸侯，周公主陕西，召公主陕西，故称荆州为陕西也。”此处陕西为古地名，指陕西（今河南陕县西南）以西。
- ⑤《左传·隐公十一年》：“而使饬其口于四方。”《说文·食部》：“饬，寄食也。”
- ⑥孔方：又作“孔方兄”。钱的别称，因旧时铜钱中有方孔。晋·鲁褒《钱神论》：“亲爱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穷，得之则富强。”
- ⑦《左传·闵公二年》：“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 ⑧《诗·邶风·谷风》：“宴尔新婚，如兄如弟。”
- ⑨王粲为汉末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仲宣。
- ⑩刘桢为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公干。
- ⑪祖述：效法、遵循前人的行为或学说。
- ⑫施安：《少仪外传》作“施行”。
- ⑬《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一引《庄子》云：“鹊上高城之垓，而巢于高榆之颠，城坏巢折，陵风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时则蚁行，失时则鹊起也。”时：时机。
- ⑭《文选》载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作“鹊起登吴山，凤翔陵楚甸。”与颜氏所引有异。吴騫《拜经楼诗话》以为颜氏所见乃原本耳。
- ⑮填河：也称“填桥”。民间传说。每年七月七夕牛郎、织女相会，群鹊衔接为桥以渡银河。
- ⑯《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引晋·袁彦伯《罗浮山记》曰：“罗浮山在博罗县西北。罗山之西有浮山，盖蓬

菜之一阜，浮海而至，与罗山并体，故曰罗浮。芥，芥菜。《诗·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芥。”

⑮《乐府诗集》卷二七载戴嵩《度关山诗》，首云：“昔听《陇头吟》，平居已流涕；今上关山望，长安树如芥。”

⑯夸毗：以谄谀、卑屈取媚于人。与“矜诞”义相反。

⑰春秋：指年数。富有春秋：指年纪小，春秋尚多，故称富。此与高年义正相反。

【原文】

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①；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②；明《史记》者，专徐、邹而废篆籀③；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④。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⑤。至见服虔、张揖音义则贵之⑥，得《通俗》、《广雅》而不屑⑦。一手之中⑧，向背如此，况异代各人乎！

【注释】

①徐邈：晋东莞姑幕人。博涉多闻。四十四岁时始官中书舍人。撰《五经音训》，学者宗之。许慎：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博通经籍。著《说文解字》十四卷并叙目为十五卷，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为后代研究文字及编辑字书最重要的根据。又著有《五经异义》十卷。

②褚诠：事迹不详。《隋书·经籍志》：“《百赋音》十卷，宋御史褚诠之撰。”疑褚诠即褚诠之，“之”字脱。吕忱：字伯雍，任城人。《隋书·经籍志》：“《字林》七卷，晋弦令吕忱撰。”

③徐：疑当为南朝宋中大夫徐野民，其人撰有《史记音义》十二卷，见《隋书·经籍志》（赵曦明说）。邹：指邹诞生。南朝宋轻车都尉。著有《史记音》三卷。篆籀（zhòu 骤）：均为古代书体，通行于战国秦时。篆指小篆。籀指大篆。此句所谓“废篆籀”，是指学习者不能像许慎那样通过分析篆文字形探求字义。

④应：指应劭。苏：指苏林。《汉书叙例》：“应劭，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陵令、泰山太守。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苍》：指“三苍”，也作“三仓”。古人将汉初流传的字书《苍颉篇》及扬雄《训纂篇》、贾访《滂喜篇》共三篇字书合为一部，称“三仓”。《雅》：指《尔雅》，古代文字训诂之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篇。今本三卷，十九卷。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解释语辞，后十六篇专门解释名物术语。

⑤小学：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因儿童入小学先学文字，故名。隋唐以后，范围扩大，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

⑥服虔：东汉经学家。初名重，又名祗，字子慎，河南荥阳人。曾任九江太守。信古文经学，撰有《春秋左氏传解诂》。东晋元帝时，服虔《左传》曾立博士。南北朝时，北方盛行服《注》。张揖：三国时魏国清河人。字稚让，曾官博士。所著《埤苍》、《古今字诂》已佚，存者有《广雅》。

⑦《通俗》：即《通俗文》。服虔撰，一卷。训释经史用字。原书已失传，清任大椿等有辑本。《广雅》：训诂书。三国魏张揖撰。见本篇“书曰好问则裕”段注。

⑧一手：这里指出自一人的手笔。

【原文】

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①，官位姓族②，衣服饮食，器皿制度③，皆欲

根寻,得其原本。至于文字,忽不经怀④,己身姓名,多或乖舛,纵得不误,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为子制名:兄弟皆山旁立字,而有名峙者⑤;兄弟皆木旁立字,而有名機者⑥;兄弟皆水旁立字,而有名凝者⑦。名儒硕学,此例甚多。若有知吾钟之不调⑧,一何可笑。

【注释】

①郡国:汉代区划分郡与国。郡直辖于朝廷,国分封于诸王侯。

②姓族:姓氏家族。

③制度:法令礼俗的总称。

④忽:轻视,经怀:留心。

⑤颜之推的时代,“峙”字的正规写法应作“峙”,《说文》中亦有峙无峙,颜之推的意思是说从山的峙字不规范,不可以命名。(段玉裁说)。

⑥卢文弨曰:“兄弟皆乎傍(本作‘边’)立字,而有名機者”。

⑦“凝”,宋本以下诸本俱如此作,独抱经堂本改作“凝”。段玉裁曰:“此亦颜时俗字。俗本从水,故颜谓其不典,今本正文仍作正体,则又失颜意矣。”

⑧吾:沈揆谓疑当作“晋”。《淮南子·修务》:“昔晋平公令官为钟,钟成而示师旷,师旷曰:‘钟音不调。’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为调;而以为不调,何也?’师旷曰:‘使后无知音则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钟之不调。’”此以乐工听不出钟音不协调,来讥讽“名儒硕学”们连上述名字中的不妥之处都看不出。

【原文】

吾尝从齐王幸并州①,自井陘关入上艾县②,东数十里有猎闾村。后百官受马粮在晋阳东百馀里亢仇城侧。并不识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晓。及检《字林》、《韵集》③,乃知猎闾是旧猎馥聚④,亢仇旧是纒馥亭⑤,悉属上艾。时太原王邵欲撰乡邑记注⑥,因此二名闻之,大喜。

【注释】

①齐主:指北齐文宣帝高阳。并州:古州名,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隋书·地理志》:“太原郡,后齐并州。”幸:帝王驾临。

②井陘:即井陘山,为太行八陉之一。上艾县:属并州。

③《字林》:字书。晋·吕忱撰。已佚。《韵集》:韵书。晋·吕静撰。已佚。

④猎(lìè 猎)馥聚:村落名。在今山西省平定县境内。《说文》:“邑落曰聚。”

⑤纒(mǎn 满)馥亭:古亭名。在今山西省平定县境内。《广韵·桓韵》:“纒,纒馥,亭名。在上艾。”

⑥王劭:字君懋,南朝齐太原晋阳人。曾任中书舍人等职。以博物为时人所称许。

【原文】

吾初读《庄子》“螭二首”①,《韩非子》曰②:“虫有螭者,一身两口,争令相齧,

遂相杀也③。”茫然不识此字何音④，逢人辄问，了无解者。案：《尔雅》诸书，蚕蛹名魄，又非二首两口贪害之物。后见《古今字诂》⑤，此亦古之虺字，积年凝滞，豁然雾解。

【注释】

①魄：传说中一身两口的怪物。《一切经音义》四六引《庄子》，作“虺二首”，魄，虺古今字。

②《韩非子》：书名。为战国哲学家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

③此段引文见《韩非子·说林》下篇。𪔐(hé核)：咬。

④音：(通“意 yì”)。意思。《管子·内业》：“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王念孙杂志：“音，即意字也。言不可呼之以声，而但可迎之以意也。”

⑤《古今字诂》：《隋书·经籍志》：“《古今字诂》三卷，张揖撰。”

【原文】

尝游赵州①，见柏人城北有一小水②，土人亦不知名。后读城西门徐整碑云③：“洎流东指。”众皆不识。吾案《说文》④，此字古魄字也；洎，浅水貌⑤。此水汉来本无名矣，直以浅貌目之，或当即以洎名乎？

【注释】

①颜之推于河清末被举为赵州功曹参军。游赵州当在此时。(见附录《颜之推传》。)赵州：州名。治所在广阿(今河北隆尧东旧城)。

②柏人：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隆尧西。

③徐整：字文操，豫章人，仕吴为太常卿。

④《说文》：即《说文解字》，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字书。东汉许慎撰。

⑤段玉裁曰：“洎，古魄字”，此语不见于《说文》，今本但云：‘洎，浅水也。’以颜语订之，《说文》有脱误，当云：‘洎，浅水貌，从水曰声；洎，古文洎字也，从水百声。’颜书‘魄’字亦误，当作‘洎’。”

【原文】

世中书翰①，多称“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残缺耳。案②：《说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恩遽者称为勿勿③。”

【注释】

①书翰：书信。翰，羽毛之长者。古以羽翰为笔，故称毛笔曰翰，泛称笔写的书面文字为书翰。

②案：同“按”。

③《说文解字》此段文字作：“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杂帛幅半异，所以趣民，故冗遽称勿勿。”州里：古代二千五百家为州，二十五家为里。此处泛指乡里。旂(liú刘)：古代旌旗末端直幅、飘带之类的下

垂饰物。《玉篇·方人部》：“旂，旌旗之末垂者。或作游。”趣(cù 促)：催，催促。恩(chōng 匆)：急遽，急速。

【原文】

吾在益州①，与数人同坐。初晴日明，见地上小光，问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竖就视，答云：“是豆逼耳②。”相顾愕然，不知所谓。命取将来③，乃小豆也。穷访蜀土，呼粒为逼，时莫之解。吾云：“《三苍》④、《说文》，此字白下为匕，皆训粒⑤，《通俗文》音方力反⑥。”众皆欢悟。

【注释】

①益州：州名。《通典》：“益州，理成都、蜀二县。”

②《说文系传》十“皂”下引作“蜀竖谓豆粒为豆皂”。“皂”、“逼”同音。

③将：助词，无义。

④《三苍》：见本篇“夫文字者”段注。

⑤《说文解字》：“皂，谷之馨也，象嘉谷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投之。或说，一粒也。”

⑥《通俗文》：见本篇“夫文字者”段注。

【原文】

愍楚友婿奚如同从河州来①，得一青鸟，驯养爱玩，举俗呼之为鹞②。吾曰：“鹞出上党③，数曾见之，色并黄黑，无驳杂也。故陈思王《鹞赋》云④：‘扬玄黄之劲羽。’”试检《说文》：“𪇑雀似鹞而青⑤，出羌中。”《韵集》音介⑥。此疑顿释。

【注释】

①友婿：同门女婿相称。今称连襟。河州：州名。《通典》：“河州，古西羌地，秦、汉、蜀陇西部，前秦苻坚置河州，后魏亦为河州。”

②鹞(hé 禾)：鸟名。又名鹞鸡。《本草纲目·禽部·鹞鸡》：“鹞状类鸡而大，黄黑色，首有毛角如冠；性爱侪党，有被侵者，直往赴斗，虽死犹不置。”俗：指普通人。

③上党：郡名。战国时韩置。北魏时治所在壶关(今山西省长治县东南)。

④陈思王：即曹植，见《风操》篇“昔侯霸”段注。

⑤𪇑：鸟名。《说文·鸟部》：“𪇑，鸟似鹞而青，出羌中。”

⑥《韵集》：韵书。晋吕静撰。已亡佚。

【原文】

梁世有蔡郎玮纯，既不涉学，遂呼莼为露葵①。面墙之徒②，递相仿效。承圣中③，遣一士大夫聘齐④。齐主客郎李恕问梁使曰⑤：“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莼，水乡所出。卿今食者，绿葵菜耳⑥。”李亦学问，但不测彼之深浅，乍闻无以核究。

【注释】

①菹 chún 纯):菹菜,亦作“蓴菜”,又名“水葵”。水生植物。春、夏季嫩叶可作蔬菜。露葵:即冬葵。八九月种植,可食。《本草纲目》十六《草》五《葵》:“古人采葵必待露解,故曰露葵。今人呼为滑菜。”

②面墙:比喻不学,如面向墙而一无所见。

③承圣:梁元帝年号。

④齐:指北齐。

⑤主客郎:职官名。属祠部尚书所统。李恕:李慈铭曰:“李恕之‘恕’当作‘庶’。李庶为李阶子,《北史》附《李崇传》。”

⑥绿葵菜:即注②之冬葵。潘岳《闲居赋》:“绿葵含露。”

【原文】

思鲁等姨夫彭城刘灵,尝与吾坐,诸子侍焉。吾问儒行、敏行曰①:“凡字与咨议名同音者②,其数多少,能尽识乎?”答曰:“未之究也,请导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预研检,忽见不识,误以问人,反为无赖所欺,不容易也③。”因为说之,得五十许字。诸刘叹曰④:“不意乃尔!”若遂不知,亦为异事。

【注释】

①儒行、敏行:二人均为刘灵子,亦即之推侄。

②咨议:即咨议参军。《隋书·百官志》:“皇弟、皇子府置咨议参军。”此代指刘灵,因之推不便在刘灵诸子面前直呼其名,故举其官员。

③容易:这里是不在乎的意思。

④诸刘:指刘灵的儿子们。

【原文】

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①,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②。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注释】

①扬雄: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王莽时曾校书天禄阁上。刘向: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字子政,沛(江苏沛县)人。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

②雌黄:矿物名。橙黄色,可制颜料。古人以黄纸书字,有误,则以雌黄涂之。因称改易文字为雌黄。

文章篇第九

【题解】

本篇谈文章问题。我国古代文人历来重视写文章，但作者更重视的是文人的德行，故他历数各朝著名文人的毛病，批评他们“多陷轻薄”，“忽于持操，果于进取”，告诫儿孙对文章之祸要“深宜防虑”。作者又认为“文章原出五经”，故比较看重文章“敷显仁仪，发明功德，牧民建国”这些方面的作用，而把“陶冶性灵，从容讽谏”这类以缘情为特征的文学作品放在次要地位，取“行有余力，则可为之”的态度。作者又认为“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反对“趋末弃本”，“辞胜而理伏”，可见他是把思想性放在首位的。但他也并不忽视辞采的作用，认为古人文章的体度风格胜过今人，而今人文章的声律辞采则胜过古人，“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废”。作者很以父辈文章“典正”“无郑卫之音”自豪，而对当时“浮艳”的文风深致不满。他主张文章当从“三易”，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主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反对“穿凿补缀”、“事繁而才损”；他十分赞赏萧惠“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的诗句，爱其萧散，宛然在目，这已经有些开唐诗人风气了。

【原文】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①。诏命策檄^②，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③，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④，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⑤，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⑥，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⑦，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⑧，亦乐事也，行有馀力，则可习之^⑨。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⑩，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⑪，东方曼倩滑稽不雅^⑫，司马长卿窃货无操^⑬，王褒过章《童约》^⑭，扬雄德败《美新》^⑮，李陵降辱夷虏^⑯，刘歆反复莽世^⑰，傅毅党附权门^⑱，班固盗窃父史^⑲，赵元叔抗竦过度^⑳，冯敬通浮华宾压^㉑，马季长佞媚获诮^㉒，蔡伯喈同恶受诛^㉓，吴质诋诃乡里^㉔，曹植悖慢犯法^㉕，杜笃乞假无厌^㉖，路粹隘狭已甚^㉗，陈琳实号粗疏^㉘，繁钦性无检格^㉙，刘桢屈强输作^㉚，王粲率躁见嫌^㉛，孔融、祢衡，诞傲致殒^㉜，杨修、丁廙，扇动取毙^㉝，阮籍无礼败俗^㉞，嵇康凌物凶终^㉟，傅玄忿斗免官^㊱，孙楚矜夸凌上^㊲，陆机犯顺履险^㊳，潘岳干没取危^㊴，颜延年负气摧黜^㊵，谢灵运空疏乱纪^㊶，王元长凶贼自贻^㊷，谢玄晖悔慢见及^㊸。凡此诸人，皆其翹秀

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④④}，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④⑤}，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加以沙砾所伤^{④⑥}，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④⑦}，深宜防虑，以保元吉^{④⑧}。

【注释】

① 梁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与颜氏此说同。

② 命，古代政府的一种公文。《文心雕龙·诏策》：“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教命，策封土侯。”又，诏、策、檄均指官方文书。诏在秦汉以后专指帝王的文告，策用于封官受爵；檄多用于征召，晓喻、声讨。

③ 序述论文：均为古代文体名。序，指书籍或文章的序言。述，指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文字。明徐师曾《文体明辨·述》：“述，撰也，纂撰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论、议：均指古代的议论文而言。

④ 歌咏赋颂：均为古代诗体或韵文体名。唐·元稹《乐府古题序》：“《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

⑤ 祭祀哀诔：均为古代哀祭类文体名。祭，祭文。祀，郊庙祭祀乐歌。哀：哀辞，用于追悼死者。《文心雕龙·哀吊》：“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苦，而辞穷乎爱惜。……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诔，亦为哀悼死者之文。《文心雕龙·诔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

⑥ 书、奏：指书简、奏章等。《文心雕龙·书记》：“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又《奏启》：“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铭、箴：均为古文体名。《文心雕龙·铭箴》：“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

⑦ 誓：告诫将士或互相约束的言辞。《礼记·曲礼》下：“约信曰誓。”诰：指告诫之文。《尚书·甘誓》《正义》：“马融云：‘军旅曰誓，会同曰诰。’诰、誓俱是号令之辞，意小异耳。”

⑧ 滋味：味道。这里指对文章魅力的感受。

⑨ 《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两句本此。

⑩ 此二句本于班固《离骚序》：“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从王逸《楚辞章句》开始，后入对班固的此段评语多有抨击。屈原，战国时楚国贵族，文学家，传见《史记》。

⑪ 宋玉：战国时楚人，辞赋家。有《九辩》等作品传世。其《讽赋序》云：“玉为人身体容冶。”即此二句所本。俳優：古代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

⑫ 东方曼倩：即东方朔。西汉文学家。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字曼倩。武帝时，为太中大夫，性诙谐滑稽。善词赋。传见《汉书》。

⑬ 司马长卿：即司马相如，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汉书·司马相如传》：“时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窃从户窥，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

相如乃令侍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后俱之临邛，卖酒，卓王孙不得已，分与财物，乃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赀**：通“资”。财货。

⑭**王褒**：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资中人。宣帝时为谏议大夫，以辞赋著称。王褒著有《僮约》一文，文中自言到寡妇杨惠屋中去过，这在封建社会被视作非礼之举，故颜氏谓之“过章《僮约》”。**过**：过失，指到寡妇屋中一事。**章**：显露。

⑮**扬雄**：一作杨雄。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美新》：即《剧秦美新》，扬雄所作，文中有对王莽新朝歌功颂德的内容。

⑯**李陵**：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字少卿。汉名将李广之孙。善骑射。武帝时，为骑都尉，率兵出击匈奴贵族，战败投降。后病死匈奴。事见《史记·李将军传》。世传《李陵答苏武书》，乃后人伪作。

⑰**刘歆**：西汉末年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目录学家、天文学家。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刘向之子。沛（今江苏沛县）人。王莽执政，立古文经博士，刘歆任“国师”。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事见《汉书·楚元王传》。

⑱**傅毅**：东汉文学家。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章帝时为兰台令史，和班固等同校内府藏书。他曾依附大将军窦宪为司马。事见《后汉书·文苑传》。**权门**：指窦宪。

⑲**班固**：东汉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他继续完成其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被人告发私改国史，下狱。其弟班超上书力辩，得释。后奉诏完成其父所著书，历二十余年，修成《汉书》，文辞渊雅，叙事详赡。继马司迁之后，整齐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并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书未成而卒，由其妹班昭及马续奉汉和帝命续修完成。颜氏此句谓班固盗窃父史，乃六朝人之偏见，前人多有辨其诬者。

⑳**赵元叔**：即赵壹，东汉辞赋家。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南）人。《后汉书·文苑传》谓赵壹“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指，屡抵罪，有人救，得免。作《穷鸟赋》，又作《刺世疾邪赋》，以纾其怨愤。举郡计吏，见司徒袁逢，长揖而已。”**抗疎**：高傲，倨傲。

㉑**冯敬通**：即冯衍，东汉辞赋家。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后汉书·冯衍传》谓冯衍“为曲阳令，诛斩剧贼，当封，以谗毁，故赏不行。建武末，上疏自陈，犹以前过不用，显宗即位，人多短衍以文过其实，遂废于家。”**摈压**：摈弃，压抑。

㉒**马季长**：即马融，东汉经学家、文学家，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后汉书·马融传》谓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怨于邓氏，不敢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

㉓**蔡伯喈**：即蔡邕，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见《风操》篇“昔司马长卿”段注。《后汉书·蔡邕传》：“邕字伯喈，陈留圉人。董卓为司徒，举高第，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收付廷尉治罪，死狱中。”

㉔**吴质**：三国魏文学家，字季重，济阴（郡治今山东定陶西北）人。建安中为朝歌长，迁元城令，以文才受知于曹丕。入魏，官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入为侍中，封列侯。《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吴质别传》谓其“怙威肆行，谥曰丑侯。”

㉕**曹植**：见《风操》篇“昔侯霸”段注。《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云：“（曹植）善属文，太祖特见宠爱，几为太子者数矣。文帝即位，植与诸侯并就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

㉖**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后汉书·文苑传》谓其“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怨，收笃送京师。”

㉗**路粹**：后汉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字文蔚，少学于蔡邕。建安初拜尚书郎。后为军谋祭酒。典记

室。孔融有过，曹操使粹为奏，承指数致孔融罪。融诛，人莫不畏其笔。转秘书令。坐违禁诛。

②⑧陈琳：汉末文学家。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建安七子”之一。

②⑨繁（pó 皤）钦：汉末文学家。字休伯，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以上二句本韦仲将语：“休伯都无检格”，“孔璋实自粗疏”。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检格：检正约束。

③⑩刘桢：东汉末文学家。字公干，东平（今属山东）人。为“建安七子”之一。《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典略》云：“太子（曹丕）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曹操）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

③⑪王粲：汉末文学家，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为“建安七子”之一，与曹植并称为“曹王”。《文心雕龙·程器》：“仲宣轻脆以躁竞。”

③⑫孔融：汉末文学家，字文举，鲁国（治今山东曲阜）人。曾任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又任少府、大中大夫等职。为人恃才负气。因触怒曹操被杀。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把他与王粲等六个文学家相提并论，故被列为“建安七子”之一。祢衡：汉末文学家。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东北）人。少有才辩，长于笔札。性刚傲物。因触怒江夏太守黄祖被杀。

③⑬杨修：汉末文学家。字德祖。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累世为汉大官。好学能文，才思敏捷，任丞相曹操主簿。积极为曹植谋画，欲使曹植取得太子地位。后曹植失宠于曹操，曹操因杨修有智谋，又是袁术之甥，虑有后患，遂借故杀之。丁廙：三国魏人。字敬礼。少有才姿，博学洽闻，汉建安中为黄门侍郎，与曹植友善。曹操谓欲立曹植为嗣，丁廙力赞其说。及文帝继位，丁廙与其兄丁仪皆被杀。

③⑭阮籍：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其人蔑视礼教，尝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又常醉酒佯狂，以此自保。

③⑮嵇康：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与魏室通婚，官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为“竹林七贤”之一，因声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氏集团，遭钟会构陷，为司马昭所杀。

③⑯傅玄：西晋哲学家，文学家。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曾任司隶校尉、散骑常侍。《晋书·傅玄传》：“武帝受禅，广纳直言，玄及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俄迁侍中。初玄进陶，及陶入而抵玄以事，玄与陶争言喧哗，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

③⑰孙楚：西晋文学家。字子荆，太原中都（今属山西）人。官至冯翊太子。《晋书·孙楚传》：“（孙楚）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多所陵傲，缺乡曲之誉。年四十余，始参镇东军事，后迁佐著作郎，复参石苞骠骑将军军事。楚既负其才气，颇侮易于苞，至则长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因此而嫌隙遂构。”

③⑱陆机：西晋文学家。字子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太康末，与弟陆云同至洛阳，文才倾动一时，时称“二陆”，曾官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晋书·陆机传》：“时成都王颖推动不居，劳谦下士，机遂委身焉。太安初，颖与河间王颙起兵讨长沙王乂，假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战于鹿苑，机军大败。宦人孟玖，谮其有异志；颖大怒，使牵秀密收机，遂遇害于军中。”犯顺：违背情理，违反正道。

③⑲潘岳：西晋文学家。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曾任河阳令著作郎等职。长于诗赋，与陆机齐名。《晋书·潘岳传》：“（潘岳）性轻躁，趋世利。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岳终不能改。初，父为琅邪内史，孙秀为小史给岳，岳恶其为人，数撻辱之。赵王伦辅政，秀为中书令，遂诬岳及石崇等谋奉淮南王允、齐王冏为乱，诛之，夷三族，无长幼一时被害。”干没：徼幸取利。

④⑩颜延年：即颜延之，南朝宋诗人。字延年，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与谢灵运齐名，世称“颜谢”。《南史·颜延之传》：“延之……读书无所不览，文章冠绝当时，疏诞不能取容。刘湛军恨之，言于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年怨愤，作《五君咏》，湛以其词旨不逊，欲黜为远郡，文帝诏曰：‘宜令思愆里闾，纵复不悛，当驱往东土，乃至难恕，自可随事录之。’于是屏居，不与人间事者七年。”

④①谢灵运：南朝宋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玄之孙。晋时袭封康乐公，故称谢康公。入宋，曾任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史等职。后被杀。《南史·谢灵运传》谓其“多愆礼度，……自以名辈，应时参政，多称疾不朝，出郭游行，经旬不归。”

④②王元长：即王融，南朝齐文学家。字元长，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南史·王弘传》：“（王融）文词捷速，竟陵王子良特相友好。武帝疾笃暂绝，融戎服绋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官仗不得进，欲矫诏立子良。上重苏，朝事委西昌侯鸾，俄而帝崩。融乃处分，以子良兵禁诸门，西昌侯闻，急驰到云龙门，不得进，乃排而入，奉太孙登，扶出子良。郁林深怨融，即位十余日收下延尉狱，赐死。”

④③谢玄晖：即谢朓，南朝齐诗人。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任宣城太守，尚书吏部郎等职。据《南史》本传载：“朓尝轻（江）朓为人。朓尝诣朓，朓因言有一诗，呼左右取，既而便停。朓问其故，云：‘定复不急’。朓以为轻己。后朓及弟祀、刘洸、刘晏俱侯朓，朓谓朓曰：‘可谓带二江之双流。’以嘲弄之，朓转不堪。至是，构而害之。”

④④汉武：指汉武帝刘彻。魏太祖：指曹操。文帝：指魏文帝曹丕。明帝：魏明帝曹叡。宋孝武帝：指南朝宋孝武帝刘骏。

④⑤子游：姓言名偃。子夏：姓卜名商。二人俱孔子弟子。《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荀况：即荀子。战国时思想家、教育家。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汉人避宣帝讳，称为孙卿。《史记》有传。孟轲：即孟子。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字子舆。邹人。有《孟子》传世。事见《史记·孟子列传》。枚乘：西汉辞赋家。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有《七发》等赋传世。事见《汉书·枚乘传》。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时称贾生。有《鹏鸟赋》《过秦论》等文传世。事见《汉书·贾谊传》。苏武：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字子卿。天汉元年，奉命赴匈奴被扣，坚持十九年不屈。后被遣回朝，官典属国。《文选》载苏武五言诗四篇。张衡：东汉科学家、文学家。河南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县南）人。有《二京赋》、《归田赋》等传世。事见《后汉书·张衡传》。左思：西晋文学家。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属山东淄博）人。作品有《三都赋》等。事见《晋书·文苑传》。

④⑥砂砾：呈颗粒状的碎石。此处当比喻言辞。

④⑦《少仪外传》下引“尘”作“霏”，意较胜。

④⑧元：大。吉：福。

【原文】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见世人，至于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詖痴符①。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诮擎邢、魏诸公②，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酺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③，此诚难也。

【注释】

①詖痴符：古代方言，指没有学才而了夸耀的人。

②邢、魏诸公：指邢邵、魏收等人。《北齐书·邢邵传》：“邵字子才，河间鄆人。读书五行俱下，一览便记，

文章典丽，既贍且速，每一文出，京师为之纸贵。与济阳温子升为文士之冠，世论谓之邢、温。钜鹿魏收，虽天才艳发，而年事在二人之后，故子升死后，方称邢魏焉。有集三十卷。”《北齐书·魏收传》：“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人。以文华显，辞藻富逸，撰《魏书》一百三十卷，有集七十卷。”诮擗：戏言嘲弄。擗，同撇。

③《韩非子·喻老》：“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

【原文】

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者，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①，取笑旁人也。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于宏丽精华，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②，辞意可观，遂称才士；要须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

【注释】

①师心：以己意为师，即自以为是。

②体裁：这里指文章的结构剪裁。

【原文】

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①；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②。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③，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④；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⑤。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⑥。

【注释】

①夷、齐：即伯夷、叔齐，为商朝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周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在山里。事见《孟子·万章》下、《史记·伯夷传》。封建社会里把他们当作高尚守节的典型。二姓：指换了朝代的两个王朝。

②伊：指伊尹，商朝大臣。名挚。曾佐汤伐夏桀，被尊为阿衡（宰相）。汤死后，孙太甲破坏商汤法制，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三年后迎之复位。一说伊尹放逐太甲，自立七年；太甲还，杀伊尹。箕：指箕子，为商纣王诸父。纣王暴虐，箕子谏之不听，乃披发佯狂为奴。《孟子·公孙丑》上：“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赵岐注：“伊尹曰：‘事非其君，何伤也，使非其民，何伤也，要欲为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

③家：这里指古代卿大夫及其家族。

④陈孔璋：即陈琳，字孔璋。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初从袁绍，后归曹操，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陈琳《为袁结檄州郡文》云：‘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

⑤蛇虺(huǐ 毁)：蛇、虺皆为蛇类。比喻凶残狠毒之人。

⑥消息：这里是斟酌的意思。

【原文】

或问扬雄曰：“吾子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①。”余

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风》之诗②，周公作《鸛鸛》之咏③，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④，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⑤。”“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⑥。”大明孝道，引《诗》证之⑦。扬雄安敢忽之也？若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⑧”，但知变之而已⑨，又未知雄自为壮夫何如也？著《剧秦美新》⑩，妄投于阁⑪，周章怖慑⑫，不达天命⑬，童子之为耳。桓谭以胜老子⑭，葛洪以方仲尼⑮，使人叹息。此人直以晓算术，解阴阳⑯，故著《太玄经》⑰，为数子所惑耳。其遗言馀行，孙卿、屈原之不及⑱，安敢望大圣之清尘⑲？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酱瓿而已⑳。

【注释】

①或问以下六句，见扬雄《法言·吾子》。雕虫篆刻：虫指虫书；刻指刻符。为秦书八体中的两种。西汉学童习秦书八体，尤以虫书、刻符纤巧难工，故以此代指作辞赋之雕章琢句。因其费力多而施于实用者寡，故扬雄谓“壮夫不为”也。

②《南风》：古代乐曲名，相传为虞舜所作。《孔子家语·辨乐解》：“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③《鸛鸛》：见《诗经·幽风》。《毛诗序》：“《鸛鸛》，周公救乱也。成王末闻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

④《毛诗序》：“《大雅》《嵩高》、《烝民》、《韩奕》，皆尹吉甫美宣王之诗，《騶》、《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吉甫：即尹吉甫。周宣王大臣。克史：鲁国史官。

⑤此二句见《论语·季氏》。

⑥此三句见《论语·子罕》。《雅》、《颂》：此指《雅》乐和《颂》乐。

⑦此二句谓孔子引《诗经》中诗句为阐明孝道。

⑧此二句见汉·扬雄《法言·吾子》。

⑨变：通辨。辨明。

⑩《剧秦美新》：扬雄著，见《昭明文选》。此文评论秦朝，美化王莽新朝，故名《剧秦美新》。

⑪汉书·扬雄传：“王莽时，刘歆、甄丰皆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欲绝其原，丰子寻，歆子棻复献之。诛丰父子，投棻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事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莽闻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间？’问其故，乃棻尝从雄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诏无问。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爱清静，作符命。’”

⑫周章：惊恐的意思。

⑬古代以君权为神授，统治者自称受命于天，谓之天命。

⑭桓谭：东汉哲学家、经学家。字君山，沛国相人。官至议郎给事中。著有《新论》二十九篇，早佚，现传《新论·形神》一篇，收入《弘明集》内。《汉书·扬雄传》：“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问桓谭曰：‘子尝称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乐，然后世好之者，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

⑮葛洪：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所著有《抱朴子》内、外篇、《神仙传》等，又曾托名汉刘歆撰《西京杂记》。其《抱朴子·尚博》云：“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黜贱同时，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太玄》见嗤薄于比肩也。”

⑩阴阳：指阴阳家之学。阴阳家为春秋、战国时九流之一。其学包括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廿四时等度数之学和五德终始的五行之说。后世的遁甲六壬，择日，占星之属，也称为阴阳家。

⑪《太玄经》：扬雄撰。也称《扬子太玄经》。晋范望注，今本十卷。

⑫孙卿：即荀子、荀卿，见前《勉学》篇“人生小幼”段注。

⑬大圣：道德高尚完美之人。此指孔子、老子等人。清尘：车后扬起的尘埃。亦用作对尊贵者的敬称。清，敬词。《汉书·司马相如传下》：“犯属车之清尘。”颜师古注：“尘，谓行而起尘也。言清者，尊贵之意也。”安敢望大圣之清尘：即不敢望其项背之意。

⑭甗(bù 部)：古代器皿名。青铜或陶制。圆口、深腹、圈足。用以盛酒等。盛行于商代。

【原文】

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①，嗤鄙文学，嘲刘逖云②：“君辈辞藻，譬若荣华③，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注释】

①行台：东汉以后，中央政务由三公改归台阁（尚书），习惯上遂以中央政府为“台”。东晋以后，中央官称台官，中央军称台军。因此，在大行政区代表中央的机构即称行台。多由军事关系临时设置。

②《北齐书·文苑传》：“刘逖，字子长，彭城丛亭里人。魏末，诣霸府，倦于霸旅，发愤读书，在游宴之中，卷不离手。亦留心文藻，颇工诗咏。”

③荣华：王利器曰：“荣华、朝菌，一物而异名。”《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释文》引司马彪：“大芝也。天阴生粪上，见日则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终始也。”

【原文】

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驎①，虽有逸气②，当以衔勒制之③，勿使流乱轨躅④，放意填坑岸也。

【注释】

①骐驎：良马。

②逸气：俊逸之气。

③衔勒。衔和勒。衔是横在马口中备抽勒的铁，勒是套在马头上带嚼口的笼头。此处比喻文贵有节制，好比马须用衔勒一样。

④轨躅(zhuó 浊)：轨迹。

【原文】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①，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②，华丽为冠冕③。今世相承，趋本弃末④，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

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⑤。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注释】

①理致：指作品的思想感情。

②事义：指作品所运用的典实，即下文说的“用事”。

③冠冕：这里指服饰。

④趋本弃末：结合此段文意看，当为“趋末弃本”之误。末，指华丽。本，指理致、气调。

⑤《老子》上篇二十九章：“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这里是不要过分之意。

【原文】

古人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原文】

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①，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②，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③。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④，并未得编次，便遭火荡尽，竟不传于世。衔酷茹恨，彻于心髓！操行见于《梁史·文士传》及孝元《怀旧志》⑤。

【注释】

①蕃邸：指梁元帝被封为湘东王时在镇江的住所。

②《隋书·经籍志》：“《西府新文》十一卷，并录，梁萧淑撰。”萧淑，兰陵人，见《南齐书·萧介传》。《西府新文》乃梁元帝使萧淑辑录各位臣僚的文章而成，当时颜之推的父亲颜协正担任镇西府咨议参军，而其文未被收录，故颜之推有是说。

③郑、卫之音：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卫国的俗乐，与雅乐不同。《论语·卫灵公》有“郑声淫”之说。后因以郑、卫之音通指淫荡的乐歌或文学作品。

④草土：居丧。古时居父母之丧者睡草席枕土，故曰草土。

⑤此处所说的《梁史》，指陈朝领军大著作郎许亨所著《梁史》五十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又《隋书·经籍志》著录：“《怀旧志》九卷，梁元帝撰。”

【原文】

沈隐侯曰①：“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②：“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尝

谓吾曰③：“沈诗云：‘崖倾护石髓④。’此岂似用事耶？”

【注释】

①沈隐侯：即沈约，南朝梁文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历仕宋齐二代，后助梁武帝登位，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后官至尚书令，卒谥隐。事见《梁书·沈约传》。

②邢子才：即邢邵，字子才。见《勉学》篇“学之兴废”段注。

③祖孝徵：即祖珽，字孝徵。见《风操》篇“言及先人”段注。

④石髓：石钟乳。《晋书·嵇康传》：“康遇王烈共入山，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

【原文】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①，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燕，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徵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注释】

①任昉：南朝梁文学家。字彦升，乐安博昌人。仕宋、齐、梁三代，梁时历任义兴、新安太守等职。当时以表、奏、书、启诸体散文擅名，而沈约以诗著称，时人号曰“任笔沈诗”。

【原文】

《吴均集》有《破镜赋》①。昔者，邑号朝歌，颜渊不舍②；里名胜母，曾参敛襟③；盖忌夫恶名之伤实出。破镜乃凶逆之兽④，事见《汉书》，为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见有和人诗者，题云“敬同”，《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轻言也。梁世费昶诗云：“不知是耶非⑤。”殷芸诗云：“颿颿云母舟⑥。”简文曰：“昶既不识其父，⑦芸又颿颿其母。”此虽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诗》：“伐鼓渊渊”者⑧，《宋书》已有屡游之诮⑨。如此流比⑩，幸须避之。北面事亲⑪，别舅摘《渭阳》之咏⑫；堂上养老，送兄赋柏山之悲⑬，皆大失也。举此一隅，触涂宜慎⑭。

【注释】

①吴均：南朝梁文学家。字叔庠，吴兴故鄣人。官奉朝请。通史学。其文工于写景，尤以小品书札见长，文辞清拔，时人或仿效之，称为“吴均体”。《吴均集》：《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破镜赋》：今已不传。

②颜渊：春秋末鲁国人。名回，字子渊。孔子学生。其德行为孔子所称赞。以上二句谓颜渊主张非乐，故闻邑名朝歌，即不在此停留。

③曾子：春秋末鲁国人。名参，字子舆。孔子学生。以孝著称。敛襟：整饬衣襟，表示恭敬。

④《汉书·郊祀志》：“有言古天子尝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臬破镜。”注：“孟康曰：臬，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故使百吏祠皆用之。”

⑤费旭：王利器谓当作费昶。《乐府诗集》卷十七载梁费昶《巫山高》云：“彼美岩之曲，宁知心是非。”下句当即颜氏所引导文，抑或因颜氏弹射而改之。

⑥殷芸：卢文绍谓殷芸疑当作“殷芸”，《梁书》有传：“芸字灌蔬，陈郡长平人，励精勤学，博洽群书，为昭明太子侍读。”又有湘东王记室参军褚云，河南阳泽人，有诗。二者姓名，必有一讹。云母舟：以云母装饰之舟。

⑦南朝俗称父亲为“耶”。故简文帝以此讥费旭诗。

⑧见《诗经·小雅·采芣》。

⑨《金楼子·杂记》上：“宋玉（按：当作《宋书》）戏太宰屡游之谈，流连反语，遂有鲍照伐鼓、孝绰布武、韦瓘浮柱之作。”《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十八：“翻语病者，正言是佳词，反语则深累是也。如鲍明远诗云：‘鸡鸣关吏起，伐鼓早通晨。’‘伐鼓’，正言是佳词，反语则不详，是其病也。崔氏云：‘“伐鼓”，反语“腐骨”，是其病。’屡游反语（按：即反切）未详。”

⑩流比：同类比照类推。

⑪北面：面向北。古礼，臣拜君，卑幼拜尊长，都而向北行礼，因而居臣下、晚辈之位曰：“北面”。

⑫《诗·小序》：“渭阳，秦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丽姬之难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此言丧母者看见舅舅，就仿佛看见母亲一样。现母在北堂，而与舅舅分别时却引用《渭阳》这首诗，乃大不当。

⑬《孔子家语》：“颜回闻哭声，非但为死者而已，又有生离别者也。闻桓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于四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声有似于此，谓其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问哭者，果曰：‘父死家贫，卖子以葬，与之长诀。’子曰：‘回也善于识音矣。’”桓山之悲，取喻父死而卖子，今父尚健在，而送兄引用桓山之事，乃大不当。

⑭触涂：处处。

【原文】

江南文制①，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虞也②。山东风俗，不通击难③。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无悔；汝曹必无轻议也。

【注释】

①文制：即制文，写文章。

②陈王：指曹植，封陈思王。曹植《与杨德祖书》（见《昭明文选》）云：“仆尝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能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尝叹此达言，以为美谈。”丁虞：见本篇第一段注。

③击难：攻击、责难。

【原文】

凡代人为文，皆作彼语，理宜然矣。至于哀伤凶祸之辞，不可辄代。蔡邕为胡金盈作《母灵表颂》曰①：“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丧②。”又为胡颢作其父铭

曰③：“葬我考议郎君。④”《袁三公颂》曰：“猗欤我祖，出自有妣⑤。”王粲为潘文则《思亲诗》云：“躬此劳瘁，鞠予小人，庶我显妣，克保遐年⑥。”而并载乎邕、粲之集，此例甚众。古人之所行，今世以为讳。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⑦；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⑧；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⑨。蔡邕《杨秉碑》云：“统大麓之重⑩。”潘尼《赠卢景宣诗》云：“九五思飞龙⑪。”孙楚《王骠骑诔》云：“奄忽登遐⑫。”陆机《父诔》云：“亿兆宅心，敦叙百揆⑬。”《姊诔》云：“俎天之和⑭。”今为此言，则朝廷之罪人也⑮。王粲《赠杨德祖诗》云：“我君饯之，其乐洩洩⑯。”不可妄施人子，况储君乎⑰？

【注释】

①胡金盈：汉代大臣胡广之女。

②卢文弼谓后句在蔡集中作“胡委我以夙丧。”今从。此二句意思是：“悲叹母亲享寿不能长久，为何丢下我们过早离去。”

③胡颢：胡广的孙子。铭：指墓志铭。

④考：死去的父亲称考。议郎：职官名。此句意思是：“安葬我的亡父议郎君。”

⑤《左传·昭公八年》杜注：“胡公满，遂之后也，事周武王，赐姓曰妣，封之陈。”《广韵·二十一欣》：“袁姓出陈郡、汝南、彭城三望，本自胡公之后。”猗欤：表赞美的语气词。此二句意思是：“啊！我的先祖，您出自有妣这一姓氏。”

⑥显妣：对亡母的美称。遐年：长寿。以上四句意思是：“您如此劳累憔悴，养育我这小孩，希望我尊贵的亡母，能够永保长寿。”

⑦刘勰《文心雕龙·指瑕》：“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蛰：昆虫冬眠。永蛰：曹植（陈思王）以之比喻父亲的死亡。

⑧赵曦明、郝懿行并谓潘岳《悼亡赋》中无“怆手泽”之语。按：潘岳《皇女诔》云：“披览遗物，徘徊旧居，手泽未改，领臑如初。”手泽：指手汗。后多用以称先人或前辈的遗墨、遗物等。悼亡：追念亡妻。

⑨《礼记·王藻》：“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故颜氏有“匹妇于考”之讥。

⑩赵曦明曰：“今《蔡集》所载《秉碑》一篇，无此语。”大麓：指领录天子之事。《书·舜典》：“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孔传：“麓，录也。舜使大录万机之政，阴阳和，风雨时，各以其节，不有迷错愆伏。”

⑪赵曦明曰：“今集中有《送卢景宣》诗一首，无此句。”九五：乾卦九五，术数家说是人君的象征，后因称帝位为九五之尊。龙飞：喻圣人起而为天子。

⑫赵曦明曰：“此篇今已亡。”奄忽：迅疾。登遐：同“登假”。原为对人死去的讳称，后专称帝王之死。

⑬《艺文类聚》卷四七引陆机《吴大司马陆抗诔》，无此二语。亿兆：众庶万民的意思。宅心：归心。敦叙：又作“敦序”。亲睦和顺。百揆：指百官。此二句意思是：“使万民归心，使百官和睦。”

⑭王利器《集解》注云：“颜（嗣慎）本、朱（轼）本及《馀师录》‘和’作‘妹’。今《机集》无此文。”《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俎天之妹。”俎：好比。此句意思是：“（她）好比天女一个样。”

⑮以上所举蔡邕《杨秉碑》等数例，其语句均当用于帝王之尊，而蔡邕等却施于臣民，故颜氏有“朝廷罪人”之讥。

⑯语出《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此叙郑庄公与其母姜氏赋诗和好之事。洩洩：（yì 义）快乐的样子。

⑪人子：子女。储君：已确定继承皇位的人，亦即王粲诗中的“我君”。从文意分析，当指曹丕。“其乐洩洩”为姜氏形容自己与儿子郑庄公相见之乐的诗句，今王粲施之于储君，故颜氏非之。

【原文】

挽歌辞者，或云古者《虞殡》之歌①，或云出自田横之客②，皆为生者悼往苦哀之意。陆平原多为死人自叹之言③，诗格既无此例，又乖制作本意。

【注释】

①《虞殡》：挽歌名。《左传·哀公十一年》：“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注》：“《虞殡》，送葬歌曲。”

②田横：秦末狄县人。本齐国贵族。楚汉战争中自立为齐王，后为汉军所破。率徒党五百余人流亡海岛。汉高祖命他前往洛阳，他不愿称臣于汉，于途中自杀。留居海岛的徒党闻田横死讯，也全部自杀。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并挽歌也。田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乎蒿里，故有二章。”

③陆平原：即陆机，曾任平原内史。陆机《挽歌诗》三首，其一曰：“广宵何廖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反岁，我行无归年！”即自叹之辞。

【原文】

凡诗人之作，刺箴美颂，各有源流，未尝混杂，善恶同篇也。陆机为《齐讴篇》①，前叙山川物产风教之盛，后章忽鄙山川之情②，殊失厥体。其为《吴趋行》③，何不陈子光④、夫差乎⑤？《京洛行》，何不述赧王⑥、灵帝乎⑦？

【注释】

①《齐讴篇》：即《齐讴行》，乐府杂曲歌辞名。见《乐府诗集》卷六十四。

②陆机《齐讴行》“惟师”以下，有指责齐景公的诗句，故颜氏谓其“后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体。”王利器曰：“《齐讴行》云：‘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此鄙景公耳，非鄙山川也。齐景公登牛山，悲去其国而死，见《韩诗外传》卷十、《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及《外篇》、《列子·力命》篇及《御览》四二八引《新序》。”

③《吴趋行》：吴地歌曲名。陆机所作《吴趋行》篇，见《乐府诗集》卷六十四。

④子光：即春秋时吴王阖庐。他以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又用楚亡臣伍子胥，屡败楚兵。后在与越王勾践的战争中兵败负伤而死。

⑤夫差：阖庐之子。继位后兴兵攻破越都，迫使越国屈服。后又大败齐兵，与晋国争霸，越国乘机起兵攻灭吴国，夫差自杀。

⑥赧王：即周赧王。为周朝的亡国之君。

⑦灵帝：即汉灵帝刘宏。在位期间，宦官专政，党锢之祸复起。又公开标价卖官，增加田亩税，大修宫室等，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黄巾起义爆发。

【原文】

自古宏才博学，用事误者有矣；百家杂说，或有不同，书悦湮灭，后人不见，故

未敢轻议之。今指知决纰缪者，略举一两端以为诚。《诗》云：“有鸛雉鸣。”又曰：“雉鸣求其牡①。”《毛传》亦曰②：“鸛，雌雉声。”又云：“雉之朝鵒，尚求其雌③。”郑玄注《月令》亦云④：“鵒，雄雉鸣⑤。”潘岳赋曰：“雉鸛龚鸛以朝鵒。”是则混杂其雄雌矣⑥。《诗》云：“孔怀兄弟⑦。”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迯⑧。”而呼二亲为孔迯，于义通乎？《异物志》云⑨：“拥剑状如蟹⑩，但一螯偏大尔⑪。”何逊诗云⑫：“跃鱼如拥剑⑬。”是不分鱼蟹也。《汉书》：“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朝夕鸟⑭。”而文士往往误作乌鸛用之⑮。《抱朴子》说项曼都诈称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与我饮之，辄不饥渴⑯。”而简文诗云：“霞流抱朴碗。”亦犹郭象以惠施之辨为庄周言也⑰。《后汉书》：“囚司徒崔烈以银钁⑱。”银钁，大钁也，世间多误作金银字。武烈太子亦是数千卷学士⑲，尝作诗云：“银钁三公脚，刀撞仆射头。”为俗所误。

【注释】

①此句及上句所引《诗经》，见《邶风·鸛有苦叶》。鸛：雌野鸡的叫声。牡：雄性。这里指雄野鸡。

②毛《传》：即《毛诗故训传》的简称。《汉书·艺文志》著录三十卷。东汉郑玄以为鲁人大毛公所作。其诂训大抵以先秦学者为依据，保存了很多古义，为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

③见《诗经·小雅·小弁》。鵒：雄野鸡叫。《说文·隹部》：“鵒，雄雌鸣也。”姚文田、严可均校议：“当作雄雌鸣也。”

④郑玄，东汉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其注经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通行本的《十三经疏》中的《毛诗》、《三礼》注，即采用郑注。《月令》：《礼记》中的篇名。

⑤郝懿行曰：“郑注《月令》，今本无‘雄’字，而云：‘鵒，雉鸣也。’《说文》亦云：‘鵒，雄雉鸣。’疑颜氏所见古本有‘雄’字，而今本脱之欤？”

⑥赵曦明曰：“徐爰注比赋云：‘延年以潘为误用。案：《诗》“有鸛雉鸣”，则云“求牡”，及其“朝鵒”，则云“求雌”，今“鸛鸛朝鵒”者，互文以举，雄雌皆鸣也。’案：徐说甚是，古人行文，多有似此者。”段玉裁曰：“徐子玉与延年皆宋人也，黄门年代在后，其所作《家训》，当是袭延年说耳。”

⑦见《诗经·小雅·常棣》，作“兄弟孔怀”。孔怀：本为极其思念之意，后以孔怀指兄弟。

⑧见《诗经·周南·汝坟》。迯：近。

⑨《隋书·经籍志》：“《异物志》一卷，汉议郎杨孚撰。”

⑩《古今注》中《鱼虫》第五：“蟹蚶，小蟹也，生海边，食土，一名长卿。其有一螯偏大，谓之拥剑。”

⑪螯：同蟹。蟹的大足。

⑫何逊，南朝梁诗人。字仲言，东海郟人。见《梁书·文学传》。

⑬何逊：《渡连圻》二首作“鱼游若拥剑，猿挂似悬瓜。”

⑭见《汉书·朱博传》。

⑮王利器《集解》引宋祁、方以智、周寿昌诸人语，以为作“乌”不误。

⑯此段引文见《抱朴子·祛惑》，而本之王允《论衡·道虚》，其文述项曼都遇仙人事。《抱朴子》：东晋葛

洪著。分内外篇。内篇二十卷，谈“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生，禳邪却祸之事。”外篇五十卷，详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

⑮此三句说，简文帝不知“霞流”的典故本于《论衡》，写出不通的诗来，就好像郭象把惠施的话当成庄子的话一样。郭象：西晋哲学家。字子玄，河南人。好老庄，曾把向秀《庄子注》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后向本佚失，仅郭注存。惠施：战国时哲学家，名家的代表人物。

⑯见《后汉书·崔駰传》附崔烈。银铛：刑具，铁锁链。锁：同“锁”。

⑰武烈太子：姓萧，名方等，字实相。梁元帝长子。《南史·忠壮世子方等传》云：“少聪敏，有俊才，南讨军败溺死，谥忠壮，元帝即位，改谥武太子。”

【原文】

文章地理，必须惬当。梁简文《雁门太守行》乃云①：“鹅军攻日逐②，燕骑荡康居③，大宛归善马④，小月送降书⑤。”肖子暉《陇头水》云⑥：“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⑦，东流会白马⑧。”此亦明珠之⑨类，美玉之瑕，宜慎之。

【注释】

①雁门：郡名。战国赵地，秦置郡。今山西北部皆其地。

②鹅：古阵名。《左传·昭公二一年》：“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注》：“鹳、鹅皆阵名。”日逐：匈奴王号，地位低于左贤王。

③康居：古西域城国名。东临乌孙、大宛，南接大月氏、安息，西与奄蔡交界。

④大宛：古西域三十六城国之一。北通康居，西南邻大月氏。盛产名马。

⑤小月：即小月氏。古西域国名。王利器案：“此乃梁褚翔诗，非简文诗也。梁简文《从军行》云‘先平小月阵，却灭大宛城，善马还长乐，黄金付水衡。’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二，此盖相涉而误。又《乐府诗集》卷三十九载褚翔《雁门太守行》云：‘戎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

⑥肖子暉：《梁书·肖子恪传》：“弟子暉，字景光。少涉书史，亦有文才。”陇：即陇山。六盘山南段的别称。又名陇坻、陇坂。在今陕西陇县至甘肃平凉一带。

⑦黄龙：指黄龙城。又名龙城、和龙城、龙都。故地在辽宁朝阳。

⑧白马：赵曦明谓指汉代西南夷之白马氏。王利器按：此及《雁门太守行》所侈陈之地理，皆以夸张手法出之，颜氏以为文章瑕类，未当。”又案：“《史记·荆燕世家》：‘汉四年，使刘贾将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正义》：‘《括地志》云：‘黎阳，一名白马津，在滑州白马县北三十里。’”则此处白马，正当以白马津释之，始与‘东流’义会，不必远摭西南之白马氏以实之，且白马氏何得言‘东流会’也。”王说是。

⑨类(lèi类)：原指丝上的疙瘩。引伸为毛病、缺点。

【原文】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①：“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②，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③？”魏收亦然其论④。《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⑤。”毛《传》曰⑥：“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

致，籍诗生于此耳。

【注释】

①王籍：《梁书·文学传》：王籍，字文海，琅邪临沂人。七岁能属文。及长，好学博涉，有才气。……至若邪溪，赋诗云云，当时以为文外独绝。”赵曦明按：“此书作‘断绝’，疑误。”又《太平御览》五八六引“文外”作“文章”。

②卢询祖：北齐人。袭祖爵大夏男。有术学，文章华美。

③《苕溪渔隐丛话》前一引蔡居厚《宽夫诗话》：“晋、宋间诗人，造语虽透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之类，非不工矣，终不免此病。”亦言及王籍此诗之病累。

④魏收：见《勉学》篇“俗间儒士”段注。

⑤见《诗经·小雅·车攻》。萧萧：马鸣声。

⑥毛《传》：见《文章》篇“自古宏才”段注。

【原文】

兰陵萧悫①，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②。颍川荀仲举③、琅邪诸葛汉④，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⑤，雅所不惬。

【注释】

①兰陵：故址在今山东峄县东五十里。萧悫：北齐人。字仁祖。曾任太子洗马。

②此二句后人多有称道者。《苕溪渔隐丛话》后九：“皮日休云：‘北齐美萧悫“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孟先生（浩然）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此与古人争胜地毫厘也。’”许颢《许彦周诗话》云：“六朝诗人之诗，不可不熟读，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锻炼至此，自唐以来，无人能及也。退之云：‘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此语，吾不敢议，亦不敢从。”《朱子语类》一四〇：“或问：‘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前辈多称此语，如何？’曰：‘自然之好。又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则尤佳。’”李东阳《麓堂诗话》：“‘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有何深意，却自是诗家语。”

③荀仲举：北齐颖川人，字士高。仕梁为南沙令，从萧明于寒山，被执。入馆除符玺郎。后以年老家贫，出为义宁太守。见《北齐书·文苑传》。

④诸葛汉：即诸葛颖，字汉，丹阳建康人。有集二十卷。见《北史·文苑传》。此言琅邪，盖举郡望。

⑤卢思道：隋诗人。字子行，范阳人。少时从邢邵学。曾仕北齐为给事黄门侍郎。北周时授仪同三司，后为武阳太守。隋初官至散骑侍郎。其诗纤艳，多游宴酬赠之作。

【原文】

何逊诗实为清巧①，多形似之言②。扬都论者③，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④虽然，刘甚忌之，平生诵何诗，常云：“遽车响北阙，恹恹画不道车⑤。”又撰《诗苑》⑥，止取何两篇，时人讥其不广。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

无所与让，唯服谢朓⑦，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简文爱陶渊明文⑧，亦复如此。江南语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逊及思澄、子朗也⑨。子朗信饶清巧。思澄游庐山，每有佳篇，并为冠绝。

【注释】

①何逊：南朝梁诗人。字仲言，东海郟人。任安城王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后为庐陵王记室。其诗长于写景及炼字，为杜甫所推重。事见《梁书·何逊传》。

②形似：这里是形象的意思，指描绘或表达具体生动。

③扬都：即建业，古县名。治所在今南京市。

④刘孝绰：南朝梁文学家。原名冉，小字阿士。彭城人。曾任秘书丞等职。能诗文，颇为萧统（昭明太子）所重。见《梁书·刘孝绰传》。

⑤蓬车：抱经堂本作“蓬居”，王利器据孙祖志说校改。孙氏《读书胜录》七曰：“案：‘蓬居’，‘居’字误，当作‘车’，盖用蓬伯玉事。何逊《早朝》诗云：‘蓬车向北阙，郑履入南宫。’见《艺文类聚·朝会类》、《文苑英华》，彭叔夏辨证云：‘《集》本题作《早朝车中听望》，最也。’‘恹恹不道车’，是讥何诗语，然不得其解，凯以‘蓬车’二字音韵不谐亮耶？”洪业曰：案《烈女传·仁智》篇：‘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辘辘，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谓谁？夫人曰：此蓬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蓬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废礼；是以知之。公使视之，果伯玉也。’夫伯玉之车，至阙而无声。何仲言《早朝》诗中之车乃响于北阙，是乖戾貌。无礼之车也。故孝焯讥之为恹恹不道之车，不得称蓬车也。”恹恹，乖戾貌。

⑥此书未见著录，盖已亡佚。

⑦谢朓：《南齐书·朓传》：“朓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梁书·庾肩吾传》：“梁简文《与湘东王书》：‘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参见本篇“夫文章者”段注。

⑧陶渊明：东晋诗人。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人。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其诗兼有平淡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有《陶渊明集》。

⑨何思澄：南明梁人。字元静。少勤学，工文辞，起家为南康王侍郎，迁治书侍御使，终武陵王录事参军。何子朗：何思澄宗人。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历官员外散骑侍郎，卒年二十四。《梁书·文苑传》：“初，思澄与宗人逊及子郎俱擅文名，时人语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闻之曰：‘此言误耳。如其不然，故当归逊。’意谓宜在己也。”

名实篇第十

【题解】

此篇谈“名”与“实”的关系。作者首先用形和影的关系作譬，说明“实”是根本的，而“名”是外在的。“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作者又认为，崇实求名，均需留有余地，“至诚之言”、“至洁之行”，人们反而不易相信。

作者特别强调，人贵名实相符、言行一致，“巧伪不如拙诚”，作者举许多事例说明，如果表里不一，沽名钓誉，终究会露出马脚。比如，有一位“以孝著称”的贵人，在服丧期间用巴豆涂脸，使脸上长疮，表示自己悲伤哭泣的厉害程度。结果事情泄露出去，弄得声名狼籍。作者最后指出树立样板的重要性，他认为人都有慕名向善之心，以圣人的言行声名作号召，可以勉励众人，树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作者在开篇即谈到对于“名”的三种不同境界，即“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纵观全篇，可以看出作者所寄望于子孙的，乃是“中士立名”一途。

【原文】

名之与实①，犹形之与影也②。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之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③，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

【注释】

①名：名声。实：实质，实际。

②影：指从镜子等反射物中反映出来的物体的形象。

③道：事理，规律。

【原文】

人足所履，不过数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颠蹶于崖岸①，拱把之梁②，每沉溺于川谷者，何哉？为其旁无馀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③，皆由言行声名，无馀地也。吾每为人所毁，常以此自责。若能开方轨之路④，广造舟之航⑤，则仲由之言信，重于登坛之盟⑥，赵鞅之降城，贤于折冲之将矣⑦。

【注释】

①颠蹶(jué 决)：颠仆、跌倒。

②拱把之梁：两手合围曰拱，只手所握曰把。拱把之梁，即很小的独木桥。

③物：即人。

④方轨：车辆并行。这里指平坦的大道。

⑤造舟：造船为桥，即今之浮桥。

⑥《左传·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对曰：‘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

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仲由：即子路，孔子学生。性直爽勇敢。登坛：指诸侯会盟。

⑦《后汉书·赵熹传》：“舞阴大姓李氏拥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将军李宝降之，不肯，云：‘闻宛之赵氏有孤孙熹，信义著名，愿得降之。’使诣舞阴，而李氏遂降。”折冲：使敌人战车后撤。即制敌取胜。冲：冲车。战车的一种。

【原文】

吾见世人，清名登而金贝入①，信誉显而然诺亏，不知后之矛戟，毁前之干櫓也②。虑子贱云③：“诚于此者形于彼④。”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为察之所鉴，功伪不如拙诚，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让卿⑤，王莽辞政⑥，当于尔时，自以巧密；后人书之，留传万代，可为骨寒毛竖也。近有大贵，以孝著声，前后居丧，哀毁逾制⑦，亦足以高于人矣。而尝于苦块之中⑧，以巴豆涂脸⑨，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左右童竖，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谓其居处饮食，皆为不信。以一伪丧百诚者，乃贪名不已故也。

【注释】

①金贝：指货币。《汉书·食货志》：“金刀龟贝，所以通有无也。”

②《韩非子·难一》：“楚人有鬻楯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此二句本此。干櫓：指盾牌。

③虑(fú 伏)子贱：一作宓子贱。春秋末期鲁国人，名不齐。孔子学生。曾为单父宰。王利器注语谓：“罗本、傅本、颜本、程本、胡本、何本、黄本、文津本、朱本、《通录》二‘虑’作‘宓’，宋本作‘虑’赵曦明曰：‘案颜氏有辨，在《书证》篇。宋本作‘虑’，信颜氏元本，今从之。’”

④卢文绍曰：“《家语·屈节解》：‘巫马期入单父界，见夜斂者，得鱼则舍之，巫马期问焉。斂者曰：‘鱼之大者，吾大夫爱之，其小者，吾大夫欲长之，是以得二者辄舍之。’巫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严刑于旁。敢问宓子何行而得于是？’孔子曰：‘吾尝与之言曰：‘试于此者刑于彼。’宓子行此术于单父也。’”案：刑、形古通。据《家语》乃孔子告子贱之言。”诚于此者形于彼：意思是在这件事上态度诚实，就给另一件事树立了榜样。

⑤伯石让卿：指春秋时郑国的伯石假意推辞对自己的任命一事。《左传·襄公三十年》：“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为卿，辞。太史退，则请命焉。复命之，又辞。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产是以恶其为人也，使次己位。”

⑥王莽辞政：指东汉末王莽假意推辞不当大司马事。《汉书·王莽传》：“大司马王根，荐莽自代，上遂擢莽为大司马。哀帝即位，莽上疏乞骸骨。哀帝曰：‘先帝委政于君而弃群臣，朕得奉宗庙，嘉与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朕甚伤焉。已诏尚书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等白太后：‘大司马即不起，皇帝不敢听政。’太后复令莽视事。已因傅太后怒，复乞骸骨。’”

⑦哀毁：居丧时因悲伤过度而损害身体。后常用作居丧尽礼之辞。

⑧苦(shān 山)块：“寝苦枕块”的略称。古人居父母之丧，以草垫为席，土块为枕。《仪礼·既夕礼》：“居倚庐，寝苦枕块。”贾公彦疏：“孝子寝卧之时，寝于苦以块枕头，必寝苦者，哀亲之在草，枕块者，哀亲之在土云。”

⑨巴豆：植物名。因产于巴蜀而形如菽豆，故名。一名巴菽。果实阴于后，可供药用。

【原文】

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①，递相吹嘘。朝廷以为文华，亦尝出境聘②。东莱王韩晋明笃好文学③，疑彼制作，多非机杼④，遂设宴言⑤，面相讨试。竟日欢谐，辞人满席，属音赋韵，命笔为诗，彼造次即成⑥，了非向韵⑦。众客各自沉吟，遂无觉者。韩退叹曰：“果如所量！”韩又尝问曰：“玉珽杼上终葵首⑧，当作何形？”乃答云：“珽头曲圆，势如葵叶耳⑨。”韩既有学，忍笑为吾说之。

【注释】

①饵：以利诱人。

②聘：古代国与国之间通问修好。

③韩晋明：北齐人。袭父爵。后改封东莱王。《北齐书·韩轨传》谓“诸勋贵子孙中，晋明最留心学问。”

④机杼：织布机，用以比喻诗文创作中构思和布局的新巧。

⑤宴言：指宴饮言谈。

⑥造次：仓卒，急遽。

⑦韵：这里指文学作品的风格。

⑧玉珽：即玉笏，为古代天子所持的玉制手板。《说文·玉部》：“珽，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杼：削薄的意思。《周礼·考工记·玉人》：“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郑玄注：“杼，杀也。”贾公彦疏：“谓于三尺圭上除六寸之下两畔杀去之，使已上为椎头。”终葵：《说文》及《考工记》郑玄注均云齐人谓椎曰终葵。终上所述，可知韩晋明此问的意思是：把玉珽从下往上削刮到椎头为止（留六寸为椎头）。

⑨葵叶：指终葵的叶子。此处之终葵为草名。《尔雅·释草》：“终葵，繁露。”郝懿行《义疏》：“此草叶圆而刻上，如椎之形，故曰终葵。”此二句说该世族因不理解韩晋明所问何意，也不知齐人把椎叫做终葵，故想当然地以“葵叶”答之。

【原文】

治点子弟文章，以为声价，大弊事也。一则不可常继，终露其情；二则学者有凭，益不精励。

【原文】

邺下有一少年，出为襄国令①，颇自勉笃。公事经怀②，每加抚恤，以求声誉。凡遣兵役，握手送离，或赍梨枣饼饵③，人人赠别，云：“上命相烦，情所不忍；道路饥渴，以此见思。”民庶称之，不容于口。及迁为泗州别驾④，此费日广，不可常周，一有伪情，触涂难继，功绩遂败损矣。

【注释】

①襄国：古县名。公元前 206 年，项羽改信都县置，以赵襄子谥为名。治所在今河北邢台西南。

②经怀：经心。

③赍(jī 机)：以物送人。

④泗州：《隋书·地理志》：“下邳郡，后魏置南徐州，后周改为泗州。”别驾：官名。汉置别驾从事史，为刺史的佐史，刺史巡视辖境时，别驾乘驿车随行，故名。魏晋以后承汉制，诸州置别驾，总理众务，职权甚重。

【原文】

或问曰：“夫神灭形消，遗声馀价，亦犹蝉壳蛇皮，兽迹鸟迹耳①，何预于死者，而圣人以为名教乎②？”对曰：“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③，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④，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⑤，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⑥，而千万人立直风矣。故圣人欲其鱼鳞凤翼，杂沓参差⑦，不绝于世，岂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盖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论之，祖考之嘉名美誉⑧，亦子孙之冕服墙宇也⑨，自古及今，获其庇荫者众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犹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世人汲汲者⑩，不达此意，若其与魂爽俱升⑪，松柏偕茂者⑫，惑矣哉！”

【注释】

①迹(háng 杭)：兽迹。

②名教：指以正定名分为主的封建礼教。

③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孤竹君死，他与弟叔齐争让王位。后二人投奔到周，又反对周武王伐商，逃至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孟子·万章》下：“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④季札：又称公子札。春秋时吴国贵族。多次推让君位。事见《史记·吴太伯世家》。

⑤柳下惠：即展禽。春秋时鲁国大夫。展氏，名获，字禽。食邑在柳下，谥惠。以善讲礼节著称。《孟子·万章》下：“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⑥史鱼：一作史鮒。春秋时卫国大夫，以正直敢谏著名。《论语·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⑦鱼鳞：鱼的鳞片。这里形容密集相从。《史记·淮阴侯列传》：“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沓。”参差：不齐貌。此二句意思是：圣人希望天下之民，不论其天资禀赋的差异，都纷纷起而仿效伯夷诸人。

⑧祖考：祖先。生曰父，死曰考。

⑨冕服：古代统治者举行吉礼时所用的礼服。冕指冕冠，服指服饰。冕同而服异，有大裘冕、毳冕、希冕、玄冕等之别，通称冕服。

⑩汲汲：心情急切的样子。

⑪魂爽：即魂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心之精爽，是谓魂魄。”

⑫《诗经·小雅·天保》：“如松柏之茂。”

卷下

涉务篇第十一①

【题解】

本篇的主旨，在于教导子孙要接触实际，做于国于民有用的人，而不要做只知高谈阔论，而不涉世务的人。作者尖锐批判梁朝士大夫养尊处优、脱离实际的作用。他们“出则车舆，入则扶侍”，弄到“肤脆骨柔，不堪行步”的地步，故一旦战乱发生，往往“坐死仓猝”；他们不事生产劳动，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由于他们地位高贵，虽然不会办事，但有了过失也不好处罚。相比之下，那些出身低微的人讲究实干，熟悉吏道，能够履行职责，有过错能加以处罚，所以他们“纵有小人之态”，也仍然多被任用。作者这种鲜明的崇实思想，与他饱经人事变迁，宦海浮沉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原文】

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②，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③，经纶博雅④；二则文史之臣，⑤取其著述宪章⑥，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绝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⑦，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⑧，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⑨；六则兴造之臣⑩，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其美于六途哉⑪？但当皆晓指趣⑫，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注释】

①涉及二字义同，都是专心致力于某事的意思。《勉学》篇“耻涉农商，羞务工技”，即以涉务对文成义。

②物：这里是人的意思。见《风操》篇“见似目瞿”段注。

③治体：指政治法度。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诏策》：“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于理，乃治体乖也。”

④经纶：原指整理丝缕，引申为规划处理国家大事。博雅：学识渊博纯正。

⑤文史之臣：指在中央负责主管文书档案、起草诏令典章以及修撰国史的官员。

⑥宪章：《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正义》：“宪，法也；章，明也。言夫子法明文武之

德。”

⑦藩屏之臣：指地方上的高级长官，可为中央藩屏。

⑧使命之臣：指奉朝廷之命办理内政外交的官员。

⑨不辱君命：不使君命受辱，即完成使命之意。《论语·子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

⑩兴造之臣：指负责土木建筑的官员。

⑪六途：指上文所指的“六事”。

⑫指：通“旨”。

【原文】

吾见世中有文学之士，品藻古今①，若指诸掌②，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③，不知有战阵之急④；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⑤，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⑥，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⑧，典章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⑨，主书监帅⑩，诸王签省⑪，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⑬。

【注释】

①品藻：鉴定等级。

②若指诸掌：像指示掌中之物一样，比喻事理浅近易明。语出《论语·八佾》：“子曰：‘知其说者之于下也，其如示诸乎！’”指其掌。”

③庙堂：宗庙明堂，古代帝王议事之处，故也以庙堂指朝廷。

④战陈：作战的战法。陈，“阵”的本字。

⑤肆：踞。《玉篇·长部》：“肆，踞也。”

⑥晋朝南渡：指西晋被灭后，晋元帝于建武元年（317）南渡，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事。

⑦冠带：官吏或士大夫的代称，以其带冠束带，故称。

⑧令：即尚书令，为尚书省的长官。仆：即尚书仆射，为尚书省的副长官。尚书郎：尚书省属官，掌管文书起草之事。中书舍人：中书省属官，掌管进呈奏案之事。以上详见《晋书·职官志》。

⑨台阁：指尚书省。令史：尚书省属下的官员。

⑩主书：尚书省属下官员。监帅：监督军务的官员。

⑪签：指典签，南朝以诸王出镇，由朝廷派典签佐之，本为处理文书的小吏，但实际起监视诸王的作用，权力甚大，遂有监帅之称。省：指省事、尚书省属官。以上所言令史、主书、监帅、典签、省事等均属低级官员。

⑫梁武帝父子：指南朝梁的君主梁武帝萧衍和他的儿子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

⑬《韩非子·喻老》：“杜子谏楚庄王曰：‘臣患王之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

【原文】

梁世士大夫，皆尚褻衣博带①，大冠高履②，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

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③，给一果下马④，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⑤。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⑥，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⑦，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⑧，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注释】

- ①褰衣博带：宽大的袍子和衣带。
②高履：即高齿屐。见《勉学》篇“梁朝全盛”段注。
③周弘正：字思行，南朝学者，在梁、陈都做过官。见《勉学》篇“学之兴废”段注。宣城王：简文帝的儿子萧大器。
④果下马：在当时视为珍品的一种小马，只有三尺高，能在果树下行走，故名。见《魏志·东夷传》。
⑤放达：这里是放纵不拘礼法的意思。
⑥侯景之乱：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北朝降将侯景叛乱，攻破建康，梁武帝被困而死。史称“侯景之乱”。
⑦建康：即今南京。本名金陵，吴为建业，晋避愍帝讳，改为建康。
⑧陆梁：跳跃。

【原文】

古人欲知稼穡之艰难①，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②。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③，父子不能相存④。耕种之，莠耒锄之⑤，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廩，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⑥，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⑦，未尝目观起一拨土⑧，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馀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⑨，皆优闲之过也。

【注释】

- ①《尚书·无逸》：“先知稼穡之艰难。”稼穡：指农事。
②本：与下文之“末业”相对，本指农业，末指商业。
③粒：以俗米为食。
④存：想念、省问。曹操《短歌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⑤莠：同“薅”，除草。
⑥中兴：西晋亡后，东晋又建国于江南，故称中兴。
⑦信：依靠。
⑧拨（bá 拔）：耕地时一耦所翻起的土。
⑨办：治理。

省事篇第十二

【题解】

本篇所说的“省事”，实际上是颜之推从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种处世哲学。它的意思是干什么都应把握好一定的尺度，不可逾矩。从学问来说，应有所专精，不可涉猎过广，所谓“多为不善，不如执一”，与其样样通，样样松，不如集中精力研习一门，这样方可达到精妙的程度。从为官任事来说，应该忠于本职工作，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行事，所谓“就养有方，思不出位”。基于这个观点，他对越职向皇帝上书陈事的行为痛加指斥，认为不过是“贾诚以求位，鬻言以干禄”，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对爵禄这类东西，应当采取“信由天命”的态度，不可刻意追求。“时运之来，不求亦至”，“风云不与，徒求无益”。对北齐末年那些以钱财女宠通关节谋取爵禄的人，表现了极大的蔑视。同时，颜氏认为应该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但不可无原则地去帮助别人，一切应该以是否符合“仁义”而定。他又认为对自己不熟悉的事，不可妄下评语，否则会遭致羞辱。以上要儿孙“省事”的告诫，反映出颜氏对乱世中人情险恶的一种本能防范。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原文】

铭金人云：“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①。”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夺其翼，善飞者减其指②，有角者无上齿，丰后者无前足，盖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为少善，不如执一③；鼯鼠五能，不成伎术④。”近世有两人⑤，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玩，卜筮射六得三⑥，医药治十差五⑦，音乐在数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画绘，棋博⑧，鲜卑语，胡书⑨，煎胡桃油⑩，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异端，当精妙也。

【注释】

①《说苑·敬慎》：“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人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

②郝懿行曰：“‘指’当为‘趾’字之讹。”

③执一：专一。《吕氏春秋》有《执一》篇，云：“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

④《说文》：“鼯，五伎鼠也，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⑤郝懿行、李详俱引杭世骏《诸史然疑》，指为祖珽、徐之才二人。洪业谓杭世骏说不可从，因徐、祖二人，不可谓“略无成名”者也。

⑥卜筮：古时预测吉凶，用龟甲称卜，用蓍草称筮，合称卜筮。

⑦差(chài 柴去)：病愈。

⑧棋博：指围棋。博，指六博，为古代的一种博戏。共十二棋，六黑六白，两人相博，每人六棋，故名。

⑨胡书：胡人的文字。这里当指鲜卑文字。

⑩胡桃油：胡人用以作画的一种材料。《北齐书·祖珽传》：“珽善为胡桃油以涂画。”

【原文】

上书陈事，起自战国，逮于两汉，风流弥广①。原其体度：攻人主之长短，谏诤之徒也；讦群臣之得失，讼诉之类也；陈国家之利害，对策之伍也；带私情之与夺，游说之俦也。总此四涂②，贾诚以求位③，鬻言以干禄。或无丝毫之益，或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为时所纳，初获不赀之赏，终陷不测之诛，则严助④、朱买臣⑤、吾丘寿王⑥、主父偃之类甚众⑦。良史所书，盖取其狂狷一介⑧，论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为也。今世所睹，怀瑾瑜而握兰桂者⑨，悉耻为之。守门诣阙，献书言计，率多空薄，高自矜夸，无经略之大体，咸粃糠之微事，十条之中，一不足采，纵合时务，已漏先觉，非谓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被发奸私，面相酬证，事途回穴⑩，翻惧愆尤⑪；人主外护声教，脱加含养⑫，此乃侥幸之徒，不足与比肩也⑬。

【注释】

①风流：遗风。《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②涂：道路。四涂：这里指以上四种情况。涂也作途。

③贾(gǔ)诚：即贾忠，避隋文帝父杨忠讳改。贾：卖。

④严助：西汉辞赋家。会稽人。武帝初即位，郡举贤良对策，擢为中大夫，后迁会稽太守。后因与淮安王刘谋反事有牵连，被杀。

⑤朱买臣：西汉吴县人，字翁子。武帝时，为会稽太守、主爵都尉等。后被杀。

⑥吾丘寿王：西汉赵人，字子赣。为侍中中郎，坐法免，上书愿击匈奴，拜东郡都尉，征入为光禄大夫侍中。后坐事诛。

⑦主父偃：西汉临淄人，主父为复姓。任中大夫，主张进一步削弱割据势力，武帝采其建议，下“推恩令”。后为齐相，以迫齐王自杀，被诛。

⑧狂狷：指志向高远的人与拘谨自守的人。《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一介：这里是耿介的意思。

⑨瑾瑜：美玉。兰桂：兰草与桂花。皆有异得。此有以比喻怀才抱德之士。

⑩回穴：纡曲、变化无定的意思。

⑪愆尤：指罪过。

⑫脱：或者。这里用作表推度的副词。含养：包容养育。形容帝德博厚。

⑬比肩：并肩。这里指与之为伍。

【原文】

谏诤之徒，以正人君之失尔，必在得言之地①，当尽匡赞之规，不容苟免偷安，垂头塞耳；至于就养有方②，思不出位③，干非其任，斯则罪人。故《表記》云④：“事君，远而谏，则谄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⑤。”《论语》曰：“未信而谏，人以为谤己也⑥。”

【注释】

①得言：犹当言。

②就养：这里指侍奉国君。《礼记·檀弓上》：“事君有犯而无隐，左右就养有方。”郑玄注曰：“不可侵官。”意思是说作为臣子应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侍奉国君，不可侵权。

③《论语·宪问》：“君子思不出其位。”此句意思是说思考问题不超出自己的职务范围。

④表記：《礼记》篇名。

⑤尸利：如尸之只受享祭而无所事事，比喻受禄而不尽职责。

⑥此段引语见《论语·子张》。

【原文】

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①，爵禄不登，信由天命。须求趋竞，不顾羞惭，比较材能，斟量功伐②，厉色扬声，东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获酬谢，或有喧聒时人视听，求见发遣；以此得官，谓为才力，何异盗食致饱，窃衣取温哉！世见躁竞得官者③，便谓“弗索何获”；不知时运之来，不索亦至也。见静退未遇者，便谓“弗为胡成”；不知风云不与④，徒求无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胜算乎！

【注释】

①价：指声望。

②功伐：指功劳。伐也是功的意思。

③躁竞：急于与人比高下，争权势。

④风云：指人的际遇。

【原文】

齐之季世①，多以财货托附外家②，喧动女谒③。拜守宰者④，印组光华⑤，车骑辉赫，荣兼九族⑥，取贵一时。而为执政所患，随而伺察，既以得利，必以利

殆，微染风尘⑦，便乖肃正，坑阱殊深⑧，疮痍未复⑨，纵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后噬脐⑩，亦复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尝一言与时人论身分也⑪，不能通达，亦无尤焉。

【注释】

- ①季：末的意思。季世，指末世、衰世。齐：当指北齐。
②外家：指母亲和妻子的娘家。
③女谒：也称妇谒。指通过宫中嬖宠的女子干求请托。
④守宰：指地方长官。
⑤印组：即印绶。绶为系印的丝带。
⑥九族：见《兄弟》篇首段注。
⑦风尘：风起尘扬，天地昏浊。此比喻上述靠钱财女谒得官之事。
⑧坑阱：陷阱。
⑨疮痍：创伤；瘢痕。
⑩噬脐：自噬腹脐。喻后悔不及。
⑪身分：指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资历等。

【原文】

王子晋云：“佐饔得尝，佐斗得伤①。”此言为善则预，为恶则去，不欲党人非义之事也②。凡损于物③，皆无与焉。然而穷鸟入怀，仁人所悯；况死士归我，当弃之乎？伍员之托渔舟④，季布之入广柳⑤，孔融之藏张俭⑥，孙嵩之匿赵岐⑦，前代之所贵，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报仇⑧，灌夫之横怒求地⑨，游侠之徒⑩，非君子之所为也。如有逆乱之行，得罪于君亲者，又不足恤焉。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理请谒，非吾教也。墨翟之徒⑪，世谓热腹，杨朱之侣⑫，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⑬。

【注释】

- ①此二句出《国语·周语下》：“佐饔者尝焉，佐斗者伤焉。”韦昭注：“饔，烹煎之官。”王子晋：周灵王太子。
②党：朋党。指为私利结成一伙的人。
③物：指人。见《风操》篇“见似目瞿”段注。
④伍员：春秋时吴国大夫。字子胥。楚大夫伍奢次子。伍奢被杀，他由楚国逃奔到吴国，帮助吴王阖闾夺取王位，后率吴军攻破楚国。《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奔吴，追者在后；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
⑤季布：汉初楚人，楚汉战争中，为项羽部将。《史记·季布列传》：“季布才，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

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布千金。布匿濮阳周氏，周氏献计，髡钳布，衣赭衣，置广柳车中，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节，买而置之田，诫其子，与同食。”广柳：即广柳车，一种载运棺柩的大车。

⑥《后汉书·党锢传》：“张俭，字元节，山阳高平人。”《后汉书·孔融传》：“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也。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恶，刊章捕俭。俭与融兄褒有旧，亡抵褒，不遇。时融年十六，见其有窘色，谓曰：‘吾独不能君主邪？’因留舍之。后事泄，俭得脱，兄弟争死，诏书竟坐褒焉。”

⑦《后汉书·赵岐传》：“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耻疾宦官，中常侍唐衡兄玆为京光尹，收其家属尽杀之。岐逃难，自匿姓名，卖饼北海中。时安丘孙嵩游市，察非常人，呼与共载。岐惧失色。嵩屏人语曰：‘我北海孙宾石，阖门百口，势能相济。’遂与俱归，藏复壁中。”

⑧《史记·游侠传》：“郭解”，轶人了，字翁伯。为人短小精悍，以躯借交报仇。”

⑨《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不许。灌夫闻，怒骂籍福，福恶两人有郤，乃谗自好，谢丞相。已而武安闻魏其、灌夫实怒不与田，亦怒曰：‘蚡事魏其，无所不可，何爱数顷田？且灌夫何与也？’由此大怨灌夫、魏其。”横怒：暴怒、震怒。

⑩游侠：古指敢于反抗，不顾社会秩序，救人急难的人。

⑪墨翟：即墨子。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的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其本人更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实践精神。

⑫杨：战国初哲学家。魏国人。孟子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极力抨击他的“为我”思想。

⑬节文：节制修饰的意思。

【原文】

前在修文令曹①，有山东学士与关中太史竞历②，凡十余人，纷纭累岁，内史牒付议官平之③。吾执论曰：“大抵诸儒所争，四分并减分两家尔④。历象之要，可以晷景测之⑤；今验其分至薄蚀⑥，则四分疏而减分密。疏者则称政令有宽猛，运行致盈缩⑦，非算之失也；密者则云日月有迟速，以术求之，预知其度⑧，无灾祥也。用疏则藏奸而不信，用密则任数而违经⑨。且议官所知，不能精于讼者，以浅裁深，安有肯服？既非格令所司⑩，幸勿当也⑪。”举曹贵贱，咸以为然。有一礼官，耻为此议，苦欲留连⑫，强加考核。机杼既薄⑬，无以测量，还复采访问人，窥望长短，朝夕聚议，寒暑烦劳，背春涉冬，竟无予夺，怨谤滋生，赧然而退，终为内史所迫：此好名之辱也。

【注释】

①刘盼遂认为此指北齐后主武平三年时，颜氏在修文殿撰御览之事。引证《北齐书·颜之推传》中《观我生赋》自注：“齐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掌，其撰《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皆诣进贤门奏之。”又缪钺《颜之推年谱》认为竞历之事约在隋开皇十年。修文令曹：洪业以为“疑是开皇中所设修订法令之局，故后文以‘格令所司’为说也。”

②关中：地名。指今陕西一带。太史：官名，掌历法。见《隋书·百官志》。竞历：指争论历法。

③内史：官名，掌民政。《隋书·百官志》：“内史置令二人，侍郎四人。”牒：公文。平：平议，即公正地论定。

是非曲直。

④四分：指四分历。减分：指减分历。《后汉书·律历志中》：“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

⑤晷：指日晷，测度日影以确定时刻的仪器。亦指兼测日月星等天象的仪器。晷景：日晷上晷表的投影。景，古影字。

⑥分至：指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薄蚀：日月相掩食。

⑦盈缩：也称赢缩，《汉书·天文志》：“岁星超舍而前为赢，退舍为缩。”

⑧度：躔度。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次。

⑨任数：指顺应天数。

⑩格令：律令。

⑪当：判罪。《字汇·田部》：“当，断罪曰当，言使罪法相当。”

⑫留连：舍不得离开。

⑬机杼：胸臆。机杼既薄：指有关的知识能力欠缺。

止足篇第十三

【题释】

本篇宣传“少欲知足”的思想。但据文中所言，作者的物质标准订得也不算太低；除了房屋、车马之外，奴婢以二十人为限，良田十顷，余钱数万，为官则希望“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望五十人”。看来，作者在物质享受方面是抱一种不超前、不落后的中庸态度，企望的是一种富足宽裕而又不过分华奢的生活，比起那些穷奢极欲的豪门权贵来说，也可算是“少欲知足”了吧。作者之所以不希望孩子们在物质欲望上有过高要求，是因为他饱经乱世，见惯了那些乘时而起、侥幸富贵的人，“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原”，而寄希望于“谦虚冲损，可以免害”。这种全身免祸的思想，是作者饱经祸乱后的经验总结，在本书的一些篇章中有鲜明的体现。

【原文】

《礼》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①。”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先祖靖侯戒子侄曰②：“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③，婚姻勿贪势家④。”吾终身服膺，以为名言也。

【注释】

①二句见《礼记·曲礼上》。

②靖侯：指之推九世祖舍，字宏都，谥号“靖侯”。见《治家篇》“婚姻素对”段注。

③二千古：汉制，郡守俸禄为二千石。盖自汉、魏以来，因仕途凶险，一般浮沉宦海者多以俸禄二千石的官职为限。《世说新语·贤媛》：“王经少贫苦，仕二千石，母谓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与之推先所戒同。

④据《景定建康志》卷四三引晋李阐《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碑》所载，大司马桓温求与颜联姻，颜不许，并以“婚嫁不须贪世位家”之语为戒。势家：王利器谓“势”字疑出妄改，原当作“世”。

【原文】

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①。谦虚冲损，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②，食趣以塞饥乏耳。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③，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不知纪极④，犹自败累，况士庶乎？常以为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⑤。不啻此者⑥，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注释】

①《易·谦象》：“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此二句本此。天地鬼神之道：即今天所谓自然法则之意。

②趣：仅够的意思。卢文弨曰：“趣者，仅足之意，与《孟子》‘杨子取为我’之取同。”

③周穆王：西周国王。姬姓，名满。昭王之子。传说他曾周游天下，《穆天子传》即写其西游故事。秦始皇：即嬴政。秦王朝的建立者。在位期间实行严刑苛法，租役繁重，加之连年用兵，使社会矛盾激化。死后不久即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汉武帝：西汉皇帝。名刘彻。汉景帝子。在位期间是西汉军事、政治、文化的极盛时期。但由于连年用兵等，使海内虚耗，人口减半，人民不断起义反抗。

④纪极：终极，限度。

⑤吉凶：婚事丧事。急速：指仓卒间发生的事。

⑥不啻：不但，不止。不啻此，即过于此。与下文不至此相对。

【原文】

仕宦称泰①，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②。吾近为黄门郎③，已可收退。当时羁旅④，惧罹谤讟⑤，思为此计，仅未暇尔。自丧乱已来，见因托风云，侥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⑥，晦泣颜、原者⑦，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注释】

①泰：大极，过甚。

②偃仰：安居的意思。私庭：指自己的家庭。

③黄门郎：即黄门侍郎。职官名。属门下省。东汉始设专官，其职为侍从皇帝，传达诏命。南朝以后因掌管机密文件，备皇帝顾问，职位日渐重要。

④羁旅：作客他乡。

⑤谗（dú 毒）：诽谤；怨言。

⑥卓：指卓氏。战国时秦、汉间大商人，祖先为赵国人。秦破赵时，被迁到蜀，居于临邛（今四川邛崃），冶铁成巨富，有家僮千人。郑：指程郑。汉初大工商主。本战国时关东人，其祖先于秦始皇时被迁至蜀郡临邛。他冶铸铁器，卖与西南少数民族，以此致富。

⑦颜：指颜渊。春秋末鲁国人。名回，字子渊。孔子学生。原：指原宪，春秋时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字子思，亦称原思。孔子学生。以上二人均以安贫乐道著称，故亦用来泛指贫士。

诚兵篇第十四

【题解】

本篇告诫子孙不要以习武从戎为事。作者遭逢乱世，对兵祸之害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反对士大夫“违弃素业，侥幸战功”，反对他们以武力自炫，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大则陷危亡，小则貽耻辱”。他更指出，文士们读一点兵书，懂一点用兵之道，就心怀不轨，拥兵作乱，这是“陷身灭族之本”，是极端危险的。作者在本篇中体现的全身自保的思想，在《省事》、《止足》、《养生》诸篇中也多有反映。

【原文】

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遍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秦、汉、魏、晋，下逮齐、梁，未有用兵以取达者。春秋之世，颜高、颜鸣、颜息、颜羽之徒，皆一斗夫耳。齐有颜涿聚，赵有颜最，汉末有颜良，宋有颜延之，并处将军之任，竟以颠覆。汉郎颜驷，自称好武，更无事迹。颜忠以党楚王受诛，颜俊以据武威见杀，得姓以来，无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祸败。顷世乱离，衣冠之士，虽无身手，或聚徒众，违弃素业，侥幸战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置心于此，子孙志之。孔子力翹门关，不以力闻，此圣证也。吾见今世士大夫，才有气干，便倚赖之，不能被甲执兵，以卫社稷。但微行险服，逞弄拳腕，大则陷危亡，小则貽耻辱，遂无免者。

【注释】

①邹：古国名。有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等县地。战国时为楚所灭。

②升堂：升堂入室的略语。《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后称人学问造诣精深为升堂入室。

③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此八人为颜回、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哂、颜何。

④以上四人均均为鲁国人，事分见《左传》定公八年、昭公二十六年、哀公十一年。

⑤ 颜涿聚：春秋末齐国人。事见《韩非子·十过》。

⑥ 颜最：战国时赵国将领，为秦所俘，见《史记·赵世家》。段玉裁曰：“最，才句切，上多一点，是俗最字。”《战国策·赵策下》即作颜最。

⑦ 颜良：三国时袁绍大将，与曹操作战时被杀，见《三国志·袁绍传》。

⑧ 颜延之：南朝宋临沂人。字延年，历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文章冠绝当时，与谢灵运齐后。这里说颜延之以将兵颠覆，与史实不符。当衍一“之”字，作“颜延”。颜延为东晋末年王恭的将领，为刘牢之所杀，见《宋书·刘敬宣传》。“宋有”应作“晋有”。

⑨ 见《后汉书·楚王英传》。

⑩ 见《通鉴》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⑪ 衣冠：士大夫，官绅。

⑫ 仰惟前代：想起过去时代姓颜的人以好兵致祸之事。惟，思。

⑬ 置心于此：把心放在读书仕宦这上面。

⑭ 《列子·说符》：“孔子之劲，能招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翹：同招，举的意思。

⑮ 圣证：语本三国魏王肃《圣证论》。王肃撰《圣证论》，并伪造《孔子家语》等书作为论据。后因以“圣证”谓取证于圣人之言。

⑯ 气干：气血和躯体。

⑰ 微行：指隐匿身份，易服出行。险服：武士或剑客所穿的上衣，后幅较短，便于活动。

【原文】

国之兴亡，兵之胜败，博学所至，幸讨论之。入帷幄之中①，参庙堂之上②，不能为主尽规以谋社稷，君子所耻也。然而每见文士，颇读兵书③，微有经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宫闱④，幸灾乐祸，首为逆乱，诖误善良⑤；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覆⑥，纵横说诱⑦，不识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身灭族之本也。诫之哉，诫之哉！

【注释】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帷幄：此指天子决策之处。

② 庙堂：朝廷。指人君接受朝见、议论政事的殿堂。

③ 颇：这里是略微的意思。

④ 睥睨 pì nì 僻腻：窥视；侦伺。宫闱(kūn 捆)：帝王后宫。

⑤ 诖(guà 挂)误：贻误；连累。

⑥ 构扇：也作“构煽”。挑拨煽动。

⑦ 纵横：即合纵连横的简称。战国时，苏秦游说六国诸联合拒秦，称合纵；张仪游说诸侯共同事秦，称连横（也叫连衡）。此指在各个势力之间进行游说煽动，使之互相攻伐。

【原文】

习五兵①，便乘骑，止可称武夫尔。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乃饭囊酒瓮也②。

【注释】

①五兵：五种兵器。所指不一。《周礼·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郑玄注引郑司农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此指车之五兵。步卒之五兵，则无夷矛而有弓矢。见《司兵》郑玄注。

②瓮：一种陶制盛器。饭囊酒瓮：即现在俗称酒囊饭袋之意。

养生篇第十五

【题解】

本篇谈养生之术。作者对道家修道成仙之说虽未断然否定，但认为世人受种种限制，是难以如愿的。“华山之下，白骨如莽”是他对求仙悲剧的形象描述。他对养生之术的看法比较实际，主张从“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饮食，将饵药物”这些方面着手，但又特别强调服药不可轻率，以免为药所误。作者认为，养生的前提条件在于“全身保性”，避免祸患加身。他举嵇康、石崇为例，说二人均重视养生，然而嵇康“以傲物受刑”，石崇“以贪溺取祸”，均不可取。作者认为，对于生命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不可不惜，不可苟惜”，冒无谓之险，行贪欲之事，为此丢掉性命是不值得的，但为忠孝仁义而捐躯，同是君子所心甘情愿的。以上观点，在今天也多有可取之处。

【原文】

神仙之事，未可全诬，但性命在天①，或难钟值②。人生居世，触途牵系③。幼少之日，既有供养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资须，公私驱役，而望遁迹山林，超然尘滓，千万不遇一尔。加以金玉之费④，炉器所须⑤，益非贫士所办。学如牛毛，成如麟角⑥。华山之下⑦，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内教⑧，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⑨，不愿议曹专精于此。若其爱养神明⑩，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禀⑪，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⑫。诸药饵法，不废世务也。庾肩吾常服槐实⑬，年七十馀，目看细字，须发犹黑。邺中朝士，有单服杏仁、枸杞、黄精、术、车前得益者甚多⑭，不能一一说尔。吾尝患齿，摇动欲落，饮食热冷，皆苦疼痛。见《抱朴子》牢齿之法，早朝叩齿三百下为良⑮，行之数日，即便平愈，今恒持之。此辈小术，无损于事，亦可修也。凡欲饵药，陶隐居《太清方》中总录甚备⑯，但须精审，不可轻脱。近有王爱州在邺学服松脂⑰，不得节度，肠塞而死，为药所误者甚多。

【注释】

①性命：这里指万物的天赋和禀受。《易·乾》：“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颖达疏：“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也。”

②钟：适逢。值：相遇。

③触途：见《风操》篇“人有忧疾”段注。

④金玉之费：炼丹药时耗费的金、玉。《抱朴子·金丹》：“朱草喜生岩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银投其中，便可丸如泥，久则成水；以金投之，名为金浆；以玉投之，名为玉醴。”这里泛指炼制丹药的费用。

⑤炉器：指炼丹炉。

⑥麟角：麒麟的角，比喻珍贵稀少。

⑦华山：在陕西省东部。古代传说为仙人居住之处。

⑧内教：指佛教。

⑨出世：宗教徒以人间世为俗世；脱离人世的束缚，称出世。

⑩神明：指人的精神，心思。

⑪禀：赐与，赋与。遂其所禀：指达到上天所赋与的自然年限。

⑫间然：找空子。这里指批评。

⑬庚肩吾：字子慎。南朝梁人。曾任度支尚书、江州刺史。槐实：槐的果实。可入药。《名医别录》：“槐实味酸咸，久服，明目益气，头不白，延年。”

⑭杏仁、枸杞、黄精、术、车前均为中药名。

⑮《抱朴子·应难》：“或问坚齿之道，抱朴子曰：‘能养以华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齿三百过者，永不动摇。’”

⑯陶隐居：即陶弘景。南朝时丹阳陵人，字通明。初为齐诸王侍读，后隐居于句容句曲山，自号华阳隐居。《太清方》：《隋书·经籍志》：“《太清草本集要》二卷，陶隐居撰。”

⑰松脂：松树树干所分泌的树脂。《本草纲目》：“松脂，一名松膏，久服，轻身，不老延年。”

【原文】

夫养生者先须虑祸①，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②。单豹养于内而丧外，张毅养于外而丧内③，前贤所戒也。嵇康著《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④；石崇冀服饵之征，而以贪溺取祸，往世之所迷也⑤。

【注释】

①养生：摄养身心，以期保健延年。

②无生：指不生存在世上。

③单豹，张毅，均为人名。《庄子·达生》：“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内：内心。指身体。外：指外部灾祸。

④见《文章》篇首段注。

⑤石崇：西晋渤海南皮人，字季伦。历任散骑常侍、荆州刺史等职。以劫掠客商致富。于河阳置金谷园，奢靡成风，与贵戚王恺、羊琇等以豪侈相尚。后为赵王伦所杀。《晋书·石苞传》：“（石崇）有妓曰绿珠，孙秀使人求之，崇尽出数十人以示之，曰：‘任所择。’使者曰：‘本受命索绿珠。’崇曰：‘吾所受，不可得也。’秀怒，乃矫诏收崇。绿珠自投楼下而死。崇母兄妻子，无少长，皆被杀害。

【原文】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①，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②。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懣。侯景之乱，王公将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③，略无全者。唯吴郡太守张嵎④，建义不捷⑤，为贼所害，辞色不挠；及鄱阳王世子谢夫人⑥，登屋诟怒，见射而毙。夫人，谢遵女也。何贤智操行若此之难，婢妾引决若此之易⑦？悲夫！

【注释】

①诚孝：即忠孝，避隋讳改。贼：杀害。

②咎：抱怨。

③妃：皇帝的妾，太子、王的妻。主：公主。姬：皇宮中女官。妾：指大臣的小老婆。

④张嵎：南朝梁人。字四山，少有志操。累官吴兴太守。举兵讨侯景，兵败被执。遇害。事见《梁书·张嵎传》。

⑤建义：此指发动义军讨伐侯景。

⑥世子：帝王及诸侯的正妻所生的长子。此指萧嗣。谢夫人：萧嗣的妻子。

⑦引决：自杀。

归心篇第十六

【题解】

本篇谈对佛教的认识。作者极力推崇佛教，认为它的博大精深非儒教可及；佛、儒作为内、外两教，道理是相通的，人们不应该“归周、孔而背释宗”。作者列举世人攻击佛教的五种意见，逐一加以批驳。比如，他认为儒家对有关天、地、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的看法就有许多不甚了了或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何以人们就能欣然接受，而对佛教关于空间、时间的无限性的说法（恒沙世界、微尘数劫）则持否定态度呢？人们对佛教的许多观点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以今天的认识水准来衡量，作者的看法自然是幼稚荒谬的，但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其不囿于儒家成说的探索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总的说来，作者在本篇中为佛教所作的种种辩解无甚价值可言，甚至显得荒唐可笑，如他说只要人人皈依佛教，就会有自然稻米、无尽宝藏。连清代的卢文弨也认为“此理之所必无者，只可以诳诱贪痴情窳之庸夫耳”。透过作者的说教，我们可以窥见南北朝时期佛教对士大夫阶层的深刻影响，就这一点来说，此篇具有较大的认识价值。

【原文】

三世之事①，信而有征，家业归心②，勿轻慢也。其间妙旨，具诸经论③，不复于此，少能赘述；但惧汝曹犹未牢固，略重劝诱尔。

【注释】

①三世：佛教以过去、未来、现在为三世。

②归心：从心里归附。这里是归心佛教之意。语本《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③经论：佛教以经、律、论为三藏。经为佛所自说，论是经义的解释，律记戒规。

【原文】

原夫四尘五荫①，剖析形有；六舟三驾②，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③，辩才智惠④，岂徒《七经》⑤、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内外两教⑥，本为一体，渐极为异⑦，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⑧；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守军旅，燕享刑罚，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尔。归周、孔而背释宗⑨，何其迷也？

【注释】

①四尘：佛教称色、香、味、触为四尘。《楞严经》卷一：“我今观此，浮根四尘，祇在我面；如是识心，实居身内”。五荫：即“五阴”，佛教“五蕴”的旧译，指色（形相）、受（情欲）、想（意念）、行（行为）、识（心灵）。识为认识的主观要素，色、受、想、行为认识的客观要素。唐玄奘译《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照见五蕴皆空，度一节苦厄。”

②六舟：即六度。“度”是梵文 *pāramitā*（波罗密多）的意译。指使人由生死之此岸度到涅槃（寂灭）之彼岸的六种法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禅定）、智慧（般若）。三驾：即三乘，见《法华经》。佛教以羊车喻声闻乘，鹿车喻缘觉乘，牛车喻菩萨乘。《火宅经》：“羊车、鹿车、牛车，竞相驰走，争出火宅。”

③千门：佛教语。谓种种修行的法门。《仁王经》：“修千法名门，说十善道，化一切众生。”

④惠：同慧。

⑤七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

⑥内教指佛教，外教指儒学。下文所说内典指佛书，外典指儒书。

⑦渐：指佛理；极，指儒学。渐极为异，是说中土之民与天竺之民因所处地域不同，其悟道的过程、方式也有所不同。

⑧五禁：即五戒。《魏书·释老志》：“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

⑨释宗：佛教，因佛教创始者汉译为释迦牟尼，故以“释”指佛教”。

【原文】

俗之谤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无方为迂诞也，其二，以吉凶祸福或未报应为欺诳也，其三，以僧尼行业多不精纯为奸慝也，其四，以靡费金宝减耗课役为损国也，其五，以纵有因缘如报善恶①，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后世之乙乎？为异人也。今并释之如下云。

【注释】

①因缘：佛教语。梵语尼陀那。指产生结果的直接原因及促成这种结果的条件。

【原文】

释一曰：夫遥大之物，宁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为积气，地为积块，日为阳精，月为阴精，星为万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坠落，乃为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质重，何所系属？一星之径，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数万；百里之物，数万相连，阔狭从斜，常不盈缩。又星与日月，形色同尔，但以大小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当石也？石既牢密，乌兔焉容①？石在气中，岂能独运？日月星辰，若皆是气，气体轻浮，当与天合，往来环转，不得错违，其间迟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数，移动不均？宁当气坠②，忽变为石？地既滓浊，法应沉厚，凿土得泉，乃浮水上，积水之下，复有何物？江河百谷，从何处生？东流到海，何为不溢？归塘尾闾，渫何所到③？沃焦之石④，何气所然⑤？潮汐去还，谁所节度？天汉悬指⑥，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腾？天地初开，便有星宿，九州未划⑦，列国未分，翦疆区野，若为躔次⑧？封建已来，谁所制割？国有增减，星无进退，灾祥祸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⑨，列星之伙，何为分野，止系中国？昴为旄头⑩，匈奴之次；西胡、东越，雕题、交趾⑪，独弃之乎？以此而求，迄无了者，岂得以人事寻常，抑必宇宙外也。

【注释】

①乌兔：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乌，月中有兔。《春秋元命苞》：“阳数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月两以蟾蜍与兔者，阴阳双居，明阳之制阴，阴之制阳。”

②《尚书·尧典》正义：“《六历》诸纬与《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汉书·律

历志》，金、水皆日行一度，木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土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火日行万三各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又二十八宿所载黄赤道各不同。”五星：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二十八宿：我国古代天文学家为了观测天象及日、月、五星在天空中的运行，在黄道带与赤道带的两侧绕天一周，选取了二十八个星官作为观察时的标志，称为“二十八宿”。

③归墟：即归墟，传说为海中无底之谷。《列子·汤问》：“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尾闾：古代传说中泄海水之处。《庄子·秋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渚：同泄。

④沃焦：古代传说中海南部的大石山。《文选·嵇康〈养生论〉》：“泄之以尾闾。”李善注引晋司马彪曰：“一名沃焦……在扶桑之东，有一石，方圆四万里，厚四万里，海水注者无不焦尽，故名沃焦。”

⑤然：“燃”的本字。

⑥天汉：即银河。

⑦九州：传说中的我国中原上古行政区划。按《尚书·禹贡》，为冀、青、徐、扬、荆、豫、梁、雍。

⑧躔次：日月星辰运行的轨迹。古代认为地上各州郡邦国与天上一定的区域相对应，谓之分野，故作者有此问。

⑨乾象：天象。

⑩昂：星名，二十八宿之一。《史记·天官书》“昂曰旄头，胡星也。”

⑪《后汉书·南蛮传》：“《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趾。”

【原文】

凡人之信，唯耳与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说天，自有数义：或浑或盖，乍宣乍安①。斗极所周②，管维所属③，若所亲见，不容不同；若所测量，宁足依据？何故信凡人之臆说，迷大圣之妙旨④，而欲必无恒沙世界⑤、微尘劫数也⑥？而邹衍亦有九州之谈⑦。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鱼；汉武不信弦胶⑧，魏文不信火布⑨；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⑩；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⑪。皆实验也。

【注释】

①浑：浑天。盖：盖天。宣：宣夜。以上为我国古代关于天体的三种学说。《晋书·天文志》：“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浑天说认为：天地的形状浑圆如鸟卵，天包地外，就像壳裹卵黄一样。盖天说认为：“天像盖着的斗笠，地像覆盖的盘子，天和地都是中高外低。宣夜说认为：日月星辰自然飘浮在无边的虚空之中，气体构成无限的宇宙。安：指《安天论》，为汉代虞喜根据宣夜说写成。

②斗：指北斗七星。极：指北极星。

③管维：又作斡维。转运的枢纽，指斗枢。《楚辞·天问》：“斡维焉系”。王逸注：“斡，转也，维，纲也。言天昼夜转旋，宁有维纲系缀其间？”

④大圣：佛家称佛或菩萨为大圣。

⑤恒沙：“恒河沙数”的省称。《金刚经》：“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宁为多少？”恒河为流经今印度、孟加拉国的大河。此言其多至不可胜数。

⑥微尘“佛教语。指极细小的物质。《法华经》：“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土，复尽末为尘，一尘为一劫，如此

诸微尘数，其劫复过是。”劫：佛教以天地的形成到毁灭为一劫。

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驺衍著书十余万言，以为……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驺同邹。

⑧《云笈七籤》卷二六引《十洲记》凤麟洲云：“仙家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胶，名之为续弦胶，或名连金泥。此胶能续弓弩已断之弦，连刀剑已断之金，更以胶连续之外，使力士掣之，他处乃断，所续之际，终无所损也。”

⑨《抱朴子·内篇·论仙》：“魏文帝穷览洽闻，自呼于物无所不经，谓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论》，尝据言此事。其间末期，二物毕至。帝乃叹息，遽毁斯论。”又《搜神记》亦载此事。火布：即火浣之布。《列子·汤问》：“火浣之布，浣之必没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

⑩见《太平御览》八二五、《艺文类聚》六五引《玄中记》。又《金楼子·志怪》亦载此事。

⑪王利器《集解》谓《太平御览》引“二万斛船”作“万石舟舡”，与上“千人毡帐”对文，较今本为胜。

【原文】

世有祝师及诸幻术①，犹能履火蹈刃，种瓜移井，倏忽之间，十变五化。人力所为，尚能如此，何况神通感应，不可思量，千里宝幢②，百由旬座③，化成净土④，踊出妙塔乎⑤？

【注释】

①祝：男巫。

②宝幢：佛寺中悬挂的幢旗。

③由旬：古代印度计长度的单位。也译作“俞旬”、“由延”、“踰缮那”。军行一日的行程。或言四十里，或言三十里，或言十六里。

④净土：佛教谓庄严洁净，没有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的极乐世界。

⑤《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云：“尔时，佛前有七宝塔，高五百由旬，纵广二百五十由旬，从地涌出，住在空中，种种宝物而庄严之。”涌出妙塔事出于此。

【原文】

释二曰：夫信谤之征，有如影响①；耳闻目见，其事已多，或乃精诚不深，业缘未感②，时傥差阑，终当获报耳。善恶之行，祸福所归。九流百氏③，皆同此论，岂独释典为虚妄乎？项橐、颜回之短折④，伯夷、原宪之冻馁⑤，盗跖、庄跻之福寿⑥，齐景、桓魋之富强⑦，若引之先业⑧，冀以后生，更为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钟祸报，为恶而傥值福征，便生怨尤，即为欺诡；则亦尧、舜之云虚，周孔、之不实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注释】

①影响：影子与回声。

②业缘：佛教指善业生善果、恶业生恶果的因缘。谓一切众生的境遇、生死都由前世业缘所决定。

③九流：战国时的九个学术流派。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又有小说家一派，合为十家。见《汉书·艺文志》。后又作为各种学术流派的泛称。百氏：指诸子百家。

④项橐：春秋时人。《战国策·秦策》：“甘罗曰：‘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颜回：孔子弟子。《孔子家语·弟子》：“颜回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一早死。”

⑤伯夷：商朝孤竹君之子。周武王灭商，他与弟弟叔齐耻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在山里。见《史记·伯夷传》：原宪：春秋鲁人，一说宋人。字子思，又叫原思，孔子弟子。传说蓬户褐衣蔬食，不减其乐。事迹见《庄子·让王》、《史记·仲尼弟子传》、《新序·节士》。

⑥盗跖：相传为春秋末期人。《史记·伯夷列传》：“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庄子》有《盗跖》篇。庄蹻：战国人。楚庄王之后。顷襄王时使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因还，以其众王滇。高诱注《淮南子·主术》篇云：“庄蹻，楚威王之将军，能大为盗也。”

⑦齐景：即齐景公。桓魋(tuí 颓)：即向魋春秋时宋大夫。

⑧业：即梵语“羯磨”。佛教谓在六道中生死轮回，是由业决定的。业包括行动、语言、思想意识三个方面，分别指身业、口业(或语业)、意业。

【原文】

释三曰：开辟以来①，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责其精洁乎？见有名僧高行，弃而不说；若睹凡僧流俗，便生非毁。且学者之不勤，岂教者之为过？俗僧之学经律②，何异世人之学《诗》、《礼》？以《诗》《礼》之教，格朝廷之人，略无全行者；以经律之禁，格出家之辈，而独责无犯哉？且阙行之臣，犹求禄位；毁禁之侣，何惭供养乎③？其于戒行④，自当有犯。一披法服，已堕僧数，岁中所计，斋讲诵持，比诸白衣⑤，犹不啻山海也。

【注释】

①开辟以来：相传盘古开天辟地。开辟以来，就是指有天地以来。

②经律：佛教徒称记述佛的言论的书叫经，记述戒律的书叫律。

③供养：佛教徒不事生产，靠人提供食物，称供养。

④戒行：佛教指恪守戒律的操行。

⑤白衣：佛教徒穿黑衣，故称世俗之人为白衣。

【原文】

释四曰：内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诚孝在心，仁惠为本，须达①、流水②、不必剃落须发；岂令罄井田而起塔庙，穷编户以为僧尼也？皆由为政不能节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无业之僧，空国赋算，非大觉之本旨也③。抑又论之：求道者，身计也，惜费者国谋也。身计国谋，不可两遂。诚臣徇主而弃亲，孝子

安家而忘国，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隐有让王辞相避世山林；安可计其赋役，以为罪人？若能偕化黔首④，悉入道场，如妙乐之世⑤，襍佉之国⑥，则有自然稻米，无尽宝藏，安求田蚕之利乎？

【注释】

①须达：为舍卫国给孤独长者的本名，是祇园精舍的施主。见《经律异相》、《须达经》及《中阿含须达多经》。

②流水：《金光明经》：“流水长者见洄池中有十千鱼，遂将二十大象，载皮囊，盛河水置池中，又为称祝宝胜佛名。后十年，鱼同日升忉利天，是诸天子。”此举流水长者救鱼事，以为仁惠之证。

③大觉：佛教语：指佛的觉悟。《阿育王经》：“如来大觉于菩提树下觉诸法。”此用以指佛教。

④黔首：老百姓。《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

⑤妙乐：古印度俗语 *Surattha* 的意译。古代西印度国名。见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苏刺佉国》。

⑥襍佉：即襍佉。印度古代神话中国王名，即转轮王。《佛说弥勒大成佛经》：“其国尔时有转轮圣王名襍佉，有四种兵，不以威武，治四天下。”佛书谓转轮王为最有势力的王。此王在世，有瑞轮旋转。

【原文】

释五曰：形体虽死，精神犹存。人生在世，望于后身似不相属①；及其歿后，则与前身似犹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现梦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饮食，征须福佑，亦为不少矣。今人贫贱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业。以此而论，安可不为之作地乎②？夫有子孙，自是天地间一苍生耳，何预身事？而乃爱护，遗其基址，况于己之神爽③，顿欲弃之哉？凡夫蒙蔽，不见未来，故言彼生与今非一体耳；若有天眼④，鉴其念念随灭⑤，生生不断⑥，岂可不怖畏耶？又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⑦，济时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庆，治国者欲一国之良，仆妾臣民，与身竟何亲也，而为勤苦修德乎？亦是尧、舜、周、孔虚失愉乐耳。一人修道，济度几许苍生？免脱几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观俗计⑧，树立门户，不弃妻子，未能出家；但当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⑨。人身难得，无虚过也。

【注释】

①后身：佛教认为人死要转生，故有前身、后身之说。

②为之作地：为他（后身）留余地。

③神爽：神魂，心神。

④天眼：佛教所说五眼之一。即天趣之眼，能透视六道、远近、上下、前后、内外及未来等。

⑤梵语刹那，译为念。念念：指极短的时间。此句是说生命在极短的时间内不断产生又不断消亡。

⑥生生：佛教指轮回。庾信《庾子山集》十三《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盖闻如来说法，万万恒沙，菩萨转轮，生生世界。”

⑦《论语·颜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句本此。

⑧傅太平本“观”作“顾”，译文从之。

⑨来世：佛教谓人死后会重新投生，故称转生之事为“来世”。

【原文】

儒家君子，尚离庖厨，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①。高柴②、折像③，未知内教，皆能不杀，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爱命；去杀之事，必勉行之。好杀之人，临死报验，子孙殃祸，其数甚多，不能悉录耳，且示数条于末。

【注释】

①以上四句本自《孟子·梁惠王上》：“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②高柴：孔子弟子。《孔子家语·弟子行》：“高柴启蛰不杀，方长不折。”

③折像：《后汉书·方术传》：“折像幼有仁心，不杀昆虫，不折萌芽。”

【原文】

梁世有人，常以鸡卵白和沐，云使发光，每沐辄二三十枚。临死，发中但闻啾啾数千鸡雏声。

【原文】

江陵刘氏，以卖鳊羹为业。后生一儿，头是鳊，自颈以下，方为人耳。

【注释】

①鳊：通称“黄鳊”、“鳊鱼”，体细长，黄色有黑斑，肉可食。

【原文】

王克为永嘉郡守①，有人饷羊，集宾欲宴。而羊绳解，来投一客，先跪两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无救请。须臾，宰羊为羹，先行至客。一脔入口②，便下皮内，周行遍体，痛楚号叫；方复说之。遂作羊鸣而死。

【注释】

①《北周书·王褒传》：“江陵城陷，褒与王克等同至长安，俱受仪同大将军。”即此人。

②脔(luàn ㄌㄨㄢˋ)：切成块的肉。

【原文】

梁孝元在江州时，有人为望蔡县令，经刘敬躬乱①，县廨被焚，寄寺而住。民

将牛酒作礼，县令以牛系刹柱②，屏除形象③，铺设床坐，于堂上接宾。未杀之顷，牛解，径来至阶而拜，县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饮啖醉饱，便卧檐下。稍醒而觉体痒，爬搔隐疹④，因尔成癩，十许年死。

【注释】

①《梁书·武帝纪》下：“大同八年春正月，安城郡民刘敬躬挟左道以反，内史萧诔委郡东奔。”即指此事。

②刹柱：即幡柱。佛塔顶上相轮等矗立部分。此文中刹柱似指刹竿，即寺庙中悬挂旗幡的高竿。

③形像：指佛的塑像。

④隐疹：指皮肤病。

【原文】

杨思达为西阳郡守，值侯景乱①，时复旱俭，饥民盗田中麦。思达遣一部曲守视②，所得盗者，辄截手腕，凡戮十余人。部曲后生一男，自然无手。

【注释】

①侯景之乱：见《慕贤》篇“侯景初入”段注。

②部曲：古时军队的编制单位。《后汉书·百官志》：“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此处是部下的意思。

【原文】

齐有一奉朝请①，家甚豪侈，非手杀牛，啖之不美。年三十许，病笃，大见牛来，举体如被刀刺，叫呼而终。

【注释】

①奉朝请：古代诸侯春季朝见天子叫朝，秋季朝见叫请。后遂以奉朝请的名义，来安置闲散官员等。见《宋书·百官志》下。

【原文】

江陵高伟，随吾入齐，凡数年，向幽州淀中捕鱼。后病，每见群鱼啗之而死。

【原文】

世有痴人，不识仁义，不知富贵并由天命。为子娶妇，恨其生资不足，倚作舅姑之尊①，蛇虺其性，毒口加诬，不识忌讳，骂辱妇之父母，却成教以妇道，不孝己身，不顾他恨。但怜己之子女，不爱己之儿妇。如此之人，阴纪其过②，鬼夺其算

③。慎不可与为邻，仍不可与为援，宜远之哉④！

【注释】

①舅姑：丈夫的父母。

②纪：同记。记载。

③《抱朴子·微旨》：“按：《易内戒》及《赤松子经》及《河图记命符》皆云：‘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减则人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算尽则人死。’”算：寿命。

④王利器按语谓：《广弘明集》无此条，则所见本不在此篇，当从宋本入《涉务》篇为是。

书证篇第十七

【题解】

此篇是有关文字、训诂、校勘之学的专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颜之推对文字书写的态度比较通达，他认为文字本身是随时代不同而变化发展的，因此，他反对那种凡写字“必依小篆”的作法，但也反对那种任意增减改换文字笔划的“鄙俗”，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从正和随俗二者结合起来，“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就是说，在写学术性论著时，可参考《说文》，订正俗体；而对一般社会上的应用文章，则可用当时通行的字体。颜之推博览群书，见多识广，故于训诂方面，不仅能引证群书，而且能以方言口语或实物进行印证。比如《诗经》有“谁谓荼苦”之句，《尔雅》、《毛诗传》都把“荼”解释为苦菜，也就是《礼记》所谓“苦菜秀”之苦菜。颜之推结合书本，考验实物，指出《诗经》、《礼记》所说的是中原的苦菜。江南地区别有一种北方称之为龙葵的苦菜，而一些南方学者不明究里，把它当成《诗经》、《礼记》中的苦菜，造成错误。颜之推在校勘方面同样如此。《史记》说：“祸之兴自爱姬，生于妒媚，以至灭国。”《汉书》说：“成结宠妾妒媚之诛。”颜之推以为“媚”当作“媚”，这是根据其它书本及上下文义考证出来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丞相隗林”，颜之推认为“林”当作“状”，这是利用出土的秦代铁称权上的铭文校正的。他通过读柏人城西门内的碑文，考证出柏人城东北的一座孤山。凡此种种，都可看出颜之推学问通博之处。当然，他也有失误的地方，比如他解释“犹豫”一词，根据《说文》把“犹”解释为“犬”，说，“人将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至于终日，斯乃豫之所以为未定也，故称犹豫。”实际上犹豫为双声字，后人于颜氏此说多所驳正。然而瑕不掩瑜，此篇的考据成果是可供后人汲取、参考的。

【原文】

《诗》云：“参差荇菜①。”《尔雅》云：“荇，接余也。”字或为荇。先儒解释皆云：水草，圆叶细茎，随水浅深。今是水悉有之②，黄花似蕤③，江南俗亦呼为猪蕤，或呼为荇菜。刘芳具有注释④。而河北俗人多不识之，博士皆以参差者是苳菜⑤，呼人苳为人荇⑥，亦可笑之甚。

【注释】

①此句见《诗·周南·关雎》参差：长短不齐的样子。荇菜：一种水生植物。即“荇菜”。孔颖达疏：“白茎，叶紫赤色，正圆，径寸余，浮在水上。”

②是水：犹言凡有水之处。

③蕤：蕤菜。见《勉学》篇“梁世”段注①。

④刘芳：字伯文，彭城人。《魏书》有传。《隋书·经籍志》：“《毛诗笺音义证》十卷，后魏太常卿刘芳撰。”

⑤博士：古代学官名。

⑥人苳：苳的一种。卢文弨补注引《本草图经》：“苳有六种：有人苳、赤苳、白苳、紫苳、马苳、五色苳。入药者人、白二苳，其实一也，但人苳小而白苳大耳。”

【原文】

《诗》云：“谁谓荼苦①。”《尔雅》、《毛传》并以荼，苦菜也。又《礼》云：“苦菜秀②。”案：《易统通卦验玄图》曰③：“苦菜生于寒秋，更冬历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则如此也。一名游冬，叶似苦苣而细，摘断有白汁，花黄似菊。江南别有苦菜，叶似酸浆④，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时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释劳。案：郭璞注《尔雅》⑤，此乃藏黄蔴也⑥。今河北谓之龙葵。梁世讲《礼》者，以此当苦菜；既无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误也。又高诱注《吕氏春秋》曰⑦：“荣而不实曰英⑧。”苦菜当言英，亦知非龙葵也。

【注释】

①此句见《诗·邶风·谷风》。荼：《尔雅·释草》：“荼，苦菜。”

②见《礼记·月令》。

③《易统通卦验玄图》：此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未著撰人。

④酸浆：草名。《尔雅·释草》作“葳”。

⑤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隋书·经籍志》：“《尔雅》五卷，郭璞注。《图》十卷，郭璞撰”。

⑥藏（zhi 之）黄蔴：《尔雅·释草》：“藏，黄蔴。”郭璞注：“藏草，叶似酸浆，华小而白，中心黄，江东以作茺食。”

⑦高诱：东汉涿郡涿（今河北涿县）人。著有《吕氏春秋注》等。《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战国末秦相吕

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全书二十六卷。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及阴阳家言。

⑧此注见《吕氏春秋·孟夏纪》,本《尔雅·释草》文。荣:开花。英:指花。

【原文】

《诗》云:“有杕之杜①。”江南本并木旁施大,《传》曰:“杕,独貌也②。”徐仙民音徒计反③。《说文》曰:“杕,树貌也。”在木部。《韵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为夷狄之狄④,读亦如字,此大误也。

【注释】

①此句见《诗经·唐风》中《杕杜》、《有杕之杜》两篇。杕(dì 弟):树木孤立貌。杜:木名,杜梨,即棠梨。

②《毛传》此句作“杕,特貌”,“特”训“独”,颜氏改作“独”。

③徐仙民:名邈,见《勉学》篇:夫文字者”段注。《隋书·经籍志》:“《毛诗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诗音》二卷,徐邈撰。”

④河北本:指河北一带流行的《诗经》版本,与“江南本”相对而言。文廷式《纯常子枝语》三九:“颜氏家训·书证》篇每称江南、河北本异同……要以见唐以前传本之殊别耳。”

【原文】

《诗》云:“駟駟牡马①。”江南书皆作牝牡之牡②,河北本悉为放牧之牧。邴下博士见难云③:“《駟颂》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④,何限草鹭乎⑤?”余答曰:“案:《毛诗》云⑥:‘駟駟,良马腹干肥张也⑦。’其下又云:‘诸侯六闲四种⑧:有良马、戎马、田马、驂马,若作放牧之意,通于牝牡⑨,则不容限在良马独得駟駟之称。良马,天子以驾玉辂⑩,诸侯以充朝聘郊祀⑪,必无草也。《周礼·圉人职》:‘良马,匹一人。驂马,丽一人⑫。’圉人所养⑬,亦非草也;一人举其强骏者言之,于义为得也。《易》云:‘良马逐逐⑭。’《左传》云:‘以其良马二⑮。’亦精骏之称,非通语也。今以《诗传》良马,通于牧草,恐失毛生之意⑯,且不见刘芳《义证》乎⑰?”

【原文】

①此句见《诗经·鲁颂·駟》。駟(jiōng 肩)駟:马肥壮貌。牡:鸟兽的雌性。

②牝(pìn)聘:鸟兽的雄性。

③见难:向我发出诘问。

④《诗序》:“駟,颂僖公也。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坰(jiōng)远郊。

⑤草:雌马。鹭:雄马。邴下博士河北本而非江南本,故发出诘问。

⑥《毛传》:见“文章”篇“自古宏才”段注。

⑦肥张(zhàng 丈):肥壮貌。

⑧六闲:闲,古代宫廷养马的地方;马厩。《周礼·夏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邦国六闲,马

四种。”

⑨通：互通。以下“通”字义亦同。

⑩玉辂：古代帝王所乘之车，以玉为饰。

⑪朝聘：古代诸侯亲自或派使臣按期朝见天子。郊祀：古于郊外祭祀天地。郊谓大祀，祀谓群祀。

⑫驂马：能力低下的马。丽：双的意思。《周礼》郑玄注：“丽，耦也。”

⑬圉人：养马的人。卢文弨曰：“‘所养’下当有‘良马’二字。”译文从卢说。

⑭《易·大畜》：“九三，良马逐，利艰贞。”郝懿行曰：“案：今《易》文云：‘良马逐。’此衍一字者，盖从郑《易》，陆氏《释文》引之云：‘良马逐逐，两马走也。’”

⑮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⑯毛生：指毛萇。撰《诗传》十卷，今传。生：汉以来称儒者为生。

⑰《义证》：即《毛诗笺音义证》。《魏书·刘芳传》：“芳撰《毛诗笺音义证》十卷。”

【原文】

《月令》云①：“荔挺出。”郑玄注云：“荔挺，马薤也②。”《说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为刷③。”《广雅》云④：“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马薤⑤”。《易统通卦验玄图》云：“荔挺不出，则国多火灾⑥。”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⑦。”高诱注《吕氏春秋》云⑧：“荔草挺出也。”然则《月令》注荔挺为草名，误矣⑨。河北平泽率生之。江东颇有此物，人或种于阶庭，但呼为旱蒲，故不识马薤。讲《礼》者乃以为马苳，堪食，亦名豚耳，俗名马齿。江陵尝有一僧，面形上广下狭。刘缓幼子民誉⑩，年始数岁，俊悟善体物⑪，见此僧云：“面似马苳。”其伯父缙因呼为荔挺法师。缙亲讲《礼》名儒⑫，尚误如此。

【注释】

①《月令》：《礼记》篇名。

②郑玄：东汉经学家。见《勉学》篇“俗间儒士”段注。按：郑玄此注将“荔挺”二字当作草名，故颜氏下文讥之。马薤：草本植物名。薤：音谢(xiè)。

③蒲：草本植物名。

④《广雅》：训诂书。见《勉学》篇“书曰好问则裕”段注。

⑤《通俗文》：书名。汉服虔撰。《隋书·经籍志》著录。

⑥此二句依颜氏文意当理解为：“荔草茎儿长不出，则国家多火灾。”但也有不同理解者，见注⑨。

⑦蔡邕：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见《风操篇》“昔司马长卿”段注。荔似挺：《太平御览》引作“荔以挺出”。卢文弨曰：“荔似挺，语不明，据《本草图经》引作‘荔以挺出’，当是也。”依卢说，则此句意思当为：“荔草以它的茎冒出地面。”挺：通“莖”，草茎。

⑧高诱：东汉人。见本篇“谁谓荼苦”段注。

⑨颜氏认为郑玄把“荔挺”二字作草名是错误的。但后人亦有不同意见。如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四“荔挺出”条去：“如高氏所说，则是荔草挺而出也。检《月令》篇中：凡言‘萍始生’，‘王瓜生’，‘半夏生’，‘芸始生’；草名二字者则但言生，一字者则言始生以足其文，未有状其生之貌者。倘经义专以荔之一字为草

名，则但言荔始出可矣，何烦又言挺也？且据颜氏引《易通卦验》‘荔挺不出’，则以荔挺为草名者，自西汉时已然。《逸周书·时训篇》亦曰：‘荔挺不出，卿士专权。’郑氏注殆相承旧说，非臆断也。挺之言莖也。《说文》曰：‘莖，茎也。’荔草抽茎作华，因谓之荔挺矣。”此说可作参考。

⑩刘绌并下文之刘绌，均见《风操》篇“刘绌缓缓”段注。

⑪聪明卓异。体物：铺陈描摹事物的形态。

⑫亲：犹言本人或本身。此句说刘绌本人是讲《礼》的名儒。

【原文】

《诗》云：“将其来施施①。”《毛传》云：“施施，难进之意。”《郑笺》云：“施施，舒行貌也②。”《韩诗》亦重为施施③。河北《毛诗》皆云施施。江南旧本，悉单为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误。

【注释】

①此句见《诗经·王风·丘中有麻》。

②郑《笺》：郑玄对《毛诗》的注释。此句今本郑《笺》作：“施施，舒行伺间独来见已之貌。”

③《韩诗》：《诗》今文学派之一。汉初韩婴所传。《汉书·艺文志》著录《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另有《韩故》三十六卷、《韩说》四十一卷。南宋以后，仅存《外传》。清赵怀玉曾辑《内传》佚文，附于《外传》之后。

【原文】

《诗》云：“有渰萋萋，兴云祁祁①。”《毛传》云“渰，阴云貌。萋萋，云行貌。祁祁，徐貌也。”《笺》云②：“古者，阴阳和，风雨时，其来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渰已是阴云，何劳复云“兴云祁祁”耶？“云”当为“雨”，俗写误耳。班固《灵台》诗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③。”此其证也④。

【注释】

①此句见《诗经·小雅·大田》。

②《笺》：指郑玄《笺》，即郑玄对《诗经》的注解。

③三光：指日、月、星。精：日、月、星发出的光芒。五行：指水、火、木、金、土。古代认为它们是构成各种物质的五种元素。序：季节。此诗大意是：太阳、月亮和星星散发光芒，水、火、木、金、土安排着大自然的节令，祥风习习吹拂，甘雨缓缓降临。

④颜氏此说，清人段玉裁、戴琳、顾宁人均有不同意见。详见王利器《集解》。

【原文】

《礼》云：“定犹豫，决嫌疑①。”《离骚》曰：“心犹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释者。案：《尸子》曰②：“五尺犬为犹。”《说文》云：“陇西谓犬子为犹。”吾以为人将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如此往还，至于终日，斯乃豫之所以为未定

也，故称犹豫。或以《尔雅》曰：“犹如麕，善登木③。”犹，兽名也，既闻人声，乃豫缘木，如此上下，故称犹豫④。狐之为兽，又多猜疑，故听河冰无流水声，然后敢渡⑤。今俗云“狐疑虎卜⑥”，则其义也。

【注释】

①《礼记·曲礼》：“决嫌疑，定犹与。”《经典释文》：“与音预，本亦作豫。”

②《尸子》：书名。《隋书·经籍志》：“《尸子》二十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

③此二句为《尔雅·释兽》文。麕(jū 已)：一种小型鹿类动物。

④颜氏此说误。犹豫为双声连绵字，以声取义，本无定字，故亦作犹与、由与、尤与、犹夷等。参见宋人王观国《学林》九、清人黄生《义府》上。

⑤见晋郭缘生《述征记》。

⑥虎卜：卜筮的一种。传说虎能以爪画地，观奇偶以卜食，后人效之为一种卜术，称虎卜。见《太平御览》七二六、八九二引《博物志》。

【原文】

《左传》曰：“齐侯痄，遂疟①”《说文》云：“痄，二日一发之疟；疟，有热疟也。”案：齐侯之病，本是间日一发，渐加重乎故②，故为诸侯忧也。今北方犹呼痄疟，音皆。而世间传本多以痄为疥，杜征南亦无解释③。徐仙民音介④，俗儒就为通云⑤：“病疥⑥，令人恶寒，变而成疟。”此臆说也。疥癣小疾，何足可论，宁有患疥转作疟乎⑦？

【注释】

①见《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疥，遂疟。”孔颖达疏：“疥当为痄，痄是小疟，疟是大疟。”齐侯：指齐景公。

②向宗鲁曰：“‘故’字疑当重，‘乎故’句绝。”

③杜征南：即杜预，字元凯，西晋人，位征南大将军。自称有《左传》癖。撰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④徐仙民：即徐貌。见本篇“诗云有舵之杜”段注。

⑤俗儒：浅陋迂腐的儒士。就：从。通：贯通。

⑥疥：依颜氏此段文意，此“疥”字当理解为疥疮之意。

⑦颜氏此说，段玉裁、郝懿行诸人有文驳之，详见王利器《集解》所引。

【原文】

《尚书》曰：“惟影响①。”《周礼》云：“土圭测影，影朝影夕②。”《孟子》曰：“图影失形③。”《庄子》云：“罔两问影④。”如此等字，皆当为光景之景⑤。凡阴景者，因光而生，故即谓为景。《淮南子》呼为景柱⑥，《广雅》云：“晷柱挂景⑦”，并是也。至晋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⑧，音于景反。而世间辄改治《尚书》、《周礼》、《庄》、

《孟》从葛洪字，甚为失矣。

【注释】

①影响：影子和回声。按：此句出《尚书·大禹谟》：“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孔传：“吉凶之报，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言不虚。”

②《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土圭：古代用以测日影、正四时和测度土地的器具。

③此句见《孟子外书·孝经》第三：“传言失指，图景失形，言治者尚核实。”图影：画面上的景物。

④见《庄子·齐物论》。郭庆藩注：“罔两，景外之微阴也。”

⑤光景(yǐng 影)：光和阴影。景，后作“影”。

⑥景柱：即影柱。古代测日影，定时刻的表柱。

⑦晷柱：即晷表，日晷上测量日影的标竿。

⑧段懋堂据惠定宇说，认为汉代张平子碑即有“影”字，不始于葛洪。《字苑》：《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有葛洪《要用字苑》一卷，今有任大椿辑本。

【原文】

太公《六韬》①，有天陈、地陈、人陈、云鸟之陈②。《论语》曰：“卫灵公问陈于孔子③。”《左传》：“为鱼丽之陈④。”俗本多作阜傍车乘之车⑤。按诸陈队，并作陈郑之陈。夫行陈之义，取于陈列耳，此六书为假借也⑥，《苍》《雅》及近世字书⑦皆无别字，唯王羲之《小学》章⑧，独阜旁作车，纵复俗行，不宜追改《六韬》、《论语》、《左传》也。

【注释】

①《六韬》：兵书名。《隋书·经籍志》：“太公《六韬》五卷，《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太公：指姜太公，即吕尚。《六韬》，是战国时人依托于他的作品。

②《六韬》：“周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为天地、地阵、人阵、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此谓天陈；丘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后之利，此谓地阵；用马用人，用文用武，此谓人阵。’”又：“武王问曰：‘引兵入诸侯之地，高山磐石，其避无草木，四面受敌，士卒迷惑，为之奈何？’太公曰：‘当为云鸟之阵。’”阵，原作“陈”。

③见《论语·卫灵公》。

④鱼丽之陈：军阵名。见《左传·桓公五年》文。《注》：“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缺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之法。”

⑤阜傍：左偏旁是阝”。

⑥六书：古人分析汉字造字的理论。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假借：六书之一。汉许慎《说文叙》：“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段玉裁注：“如汉人谓县令曰令、长……令之本义发号也；长之本义久远也。县令、县长本无字，而由发号久远之义，引申展转而为之，是谓假借。”

⑦《苍》：“苍颉篇”。《雅》：“尔雅”。

⑧抱经常校定本“王羲之”作“王羲”，此仍从宋本。王羲之：东晋书法家。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小学章》：书名。除赜引《魏书·任城王云传》、《新唐书·艺文志》，孙志祖《读书胜录》均作《小学篇》。

【原文】

《诗》云：“黄鸟于飞，集于灌木①。”《传》曰：“灌木，丛木也。”此乃《尔雅》之文，故李巡注曰②：“木丛生曰灌。”《尔雅》末章又云：“木族生为灌。”族亦丛聚也。所以江南《诗》古本皆为丛聚之丛，而古丛字似叢字，近世儒生因改为叢③。解云：“木之最高长者④。”案：众家《尔雅》及解《诗》无言此者，唯周续之《毛诗注》⑤，音为徂会反，刘昌宗《诗注》⑥，音为在公反，又徂会反。皆为穿凿，失《尔雅》训也。

【注释】

①见《诗·周南·葛覃》。黄鸟：黄鹂。一说黄雀。

②李巡：东汉汝南人。有《尔雅注》三卷。

③古丛字作“叢”，并似“叢”字，因此致误。叢：同“最”。

④此句“近世儒生”按“最”字义解释诗句，把“灌木”的含义说成“树木中最高大的”。

⑤周续之：南朝宋人，事见《宋书·隐逸传》。

⑥刘昌宗：晋人（依卢文弨说）。其《毛诗音》，《匡谬正俗》引有两条，但《隋书·经籍志》未见著录。

【原文】

“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辞①，文籍备有之矣。河北经传②，悉略此字，其间字有不可得无者，至如“伯也执殳③”，“于旅也语④”，“回也屡空⑤”，“风，风也，教也⑥”，及《诗传》云：“不戢，戢也。”“不雉，雉也⑦。”“不多，多也⑧。”如斯之类，傥削此文，颇成废阙⑨。《诗》言：“青青子衿⑩。”《传》曰：“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服。”按：古者，斜领下连于衿，故谓领为衿。孙炎、郭璞注《尔雅》⑪，曹大家注《烈女传》⑫，并云：衿，交领也⑬。”邺下《诗》本，既无“也”字，群儒因谬说云：“青衿青领，是衣两处之名，皆以青为饰。”用释“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学⑭，闻经传中时须也字，辄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诚可笑。

【注释】

①语已：即语尾。助句：即语助词。

②经传：儒家典籍经与传的统称。

③见《诗·卫风·伯兮》。伯：指兄弟排行，伯为老大。殳（shū）：古兵器，杖类。《传》：“殳，长丈二而无刃。”此句说伯拿着殳。

④见《仪礼·乡射礼记》。此句说射礼完毕方可言语。

⑤见《论语·先进》，原文为：“回也其庶乎，屡空。”回：指颜回。孔子学生。庶：庶几，差不多。空(kòng 控)：贫穷。

⑥见《诗大序》。第一个“风”，指《诗经》的十五国风；第二个“风”读去声，通“讽”，微言劝告的意思。

⑦此句释《诗·小雅·桑扈》“不戢不讎”句。不：语助词。《续家训》“讎”作“难”。马瑞辰云：“戢(jī 集)当读为澱，《说文》：‘澱，和也。’”

⑧此句释《诗·大雅·卷阿》“矢诗不多”句。不：语助词。

⑨废阙：缺漏。这里指句子不完整。

⑩见《诗·郑风·子衿》。衿：衣的交领。又指古代读书人穿的衣服。

⑪孙炎：三国魏人。字叔然。受学郑玄之门，称东州大儒。曾注《尔雅》，久已失传。郭璞：见本篇“诗云谁谓荼苦”段注。

⑫曹大家(gū 姑)：即班昭。班固之妹。嫁曹世叔。世叔死后，汉和帝召她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家，通“姑”)。《列女传》：书名。一名《古列女传》。《隋书·经籍志》：“《列女传》十五卷，刘向撰，曹大家注。”曹注今已佚。

⑬交领：古代交叠于胸前的衣领。

⑭俗学：世俗流行之学。这里指盲从世俗流行之学的人。

【原文】

《易》有蜀才注①，江南学士，遂不知是何人。王俭《四部目录》②，不言姓名，题云“王弼后人③”。谢灵、夏侯该④，并读数千卷书，皆疑是谯周⑤，而《李蜀书》一名《汉之书》⑥，云“姓范名长生，自称蜀才⑦”。南方以晋渡江后⑧，北间传记，皆名为伪书，不贵省读⑨，故不见也。

【原文】

①《隋书·经籍志》：“《周易》十卷，蜀才注。”

②王俭：南齐琅邪临沂人，字仲宝。曾任太子舍人，秘书丞等职。撰有《七志》、《元徽四部书目》等书。见《南齐书》本传。《四部目录》：即《元徽四部书目》。王俭于南朝宋元徽元年据当时国家藏书撰成。

③王弼：三国魏山阳人，字辅嗣。曾任尚书郎。著有《道略论》，并注《易》、《老子》。事见《三国志·魏志·钟会传》。

④谢灵(jiǒng 炯)：人名。其事不详。夏侯该：赵曦明、刘盼遂均谓“该”当作“咏”，此人应为撰《汉书音》、《四声韵略》的夏侯咏，为南朝梁人。

⑤谯周：三国蜀巴西西充国人，字允南。在蜀，官至光禄大夫；入晋，拜骑都尉。著有《法训》、《五经论》、《古史考》等百余篇，皆佚。《三国志·蜀志》有传。

⑥严式诰曰：“案：‘一名《汉之书》’五字，颜氏自注语，当旁注。”译文从严说。《李蜀书》：《史通·古今正史》、《经典释文叙录》均作《蜀李书》。《史通·古今正史》云：“蜀初号成，后改成汉，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汉书》十卷，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

⑦《经典释文叙录》：“蜀才注，十卷。《蜀李书》云：‘姓范，名长生，一名贤，隐居青城北，自号蜀才。李雄以为丞相。’”

⑧晋家：指晋朝。晋家渡江：指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长江以南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王朝。

⑨省读：阅读。

【原文】

《礼·王制》云：“裸股肱①。”郑注云：“谓揜衣出其臂胫②。”今书皆作揜甲之揜③。国子博士萧该云④：“揜当作揜，音宣，揜是穿着之名，非出臂之义。”案《字林》⑤，萧读是。徐爱音患⑥，非也。

【注释】

①股肱：大腿和小臂。

②郑注：郑玄作的注。揜：挽起衣袖露出手臂。

③揜(huàn 患)：贯穿；穿着。

④萧该：南朝梁兰陵人。撰有《汉书音义》、《文选音义》。

⑤《字林》：字书。晋吕忱撰。已亡佚。清任大椿有《字林考逸》八卷，陶方琦有《字林考逸》一卷。

⑥徐爱：南朝宋人，任中散大夫。撰有《礼记音》二卷。

【原文】

《汉书》：“田𦉰肯贺上①。”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国刘显②，博览经籍，偏精班《汉》，梁代谓之《汉》圣。显子臻③，不坠家业，读班史④，呼为田𦉰。梁元帝尝问之，答曰：“此无义可求，但臣家旧本，以雌黄改‘宵’字为‘𦉰’⑤”。元帝无以难之。吾至江北，见本为“𦉰”。

【注释】

①王利器《集解》注：“《续家训》及各有本‘𦉰’作‘肯’，乃俗字，今从宋本。引《汉书》见《高纪》六年。”

②刘显：字嗣芳，沛国相人。以精研《汉书》著称。《梁书》有传。

③《梁书·刘显传》：“显有三子：莠、荏、臻。臻早著名。”又刘臻在《隋书·文学》有传。

④班史：指班固的《汉书》。

⑤雌黄：见《勉学》篇“校定书籍”段注。

【原文】

《汉书·王莽赞》云：“紫色𦉰声，馀分闰位①。”盖谓非玄黄之色②，不中律吕之音也③。近有学士，名问甚高④，遂云：“王莽非直鸢膺虎视⑤，复紫色𦉰声。”亦为误矣⑥。

【注释】

①紫色：不正之色。𦉰(wā 蛙)声：不正之声。闰位：非正统的帝位。参见《勉学》篇“《书》曰：‘好问则’”

裕。’”段注。

②玄黄：指天地的颜色。玄为天色，黄为地色。《易·坤》：“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此处用以表示正色。

③律吕：古代校正乐律的器具。后亦用以指乐律或音律。此外用以表示正音。

④名问：名声，名望。

⑤鸢(yuān 冤)：老鹰。鸢膊：老鹰的肩膀。

⑥此段已见前《勉学》篇，而文有小异，可参看。

【原文】

简策字①，竹下施束②，末代隶书③，似杞、宋之宋④，亦有竹下遂为夹者，犹如刺字之旁应为束，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礼音》⑤，遂以筴为正字，以策为音，殊为颠倒。《史记》又作悉字，误而为述，作妬字，误而为姤；徐、邹皆以悉字音述，以妬字音姤⑥。既尔，亦可以亥为豕字音，以帝以虎字音乎⑦？

【注释】

①简策：编连成册的竹简。

②束：音次(cì)。

③隶书：字体名。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始于秦代，普遍使用于汉魏。

④杞、宋：春秋时的两个国名。

⑤徐仙民：即徐邈。见《勉学》篇“夫文字者”段注。《隋书·经籍志》：“《春秋左氏传音》三卷，《礼记音》三卷，并徐邈撰。”

⑥裴：即裴驷，字龙驹。徐：即徐广，字野民。邹：即邹诞生。《隋书·经籍志》：“《史记》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参军裴驷注。《史记音义》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史记音》三卷，梁轻车录事参军邹诞生撰。”述：音树(shù)，姤：音够(gòu)。

⑦《吕氏春秋·察传》：“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又《太平御览》卷六一八引晋葛洪《抱朴子·遐览》：“书三写，以鲁为胃，以帝为虎。”以上均指书籍传写中文字因形近而误。

【原文】

张揖云①：“宓，今伏羲氏也②。”孟康《汉书古文注》亦云③：“宓，今伏。”而皇甫谧云④：“伏羲，或谓之宓羲。”按诸经史纬候⑤，遂无宓羲之号。虑字从虍，宓字从宀，下俱为必，末世传写，遂误以虑为宓，而《帝王世纪》因误更立名耳。何以验之？孔子弟子虑子贱为单父宰⑥，即虑羲之后，俗字亦为宓，或复加山。今兖州永昌郡城，旧单父地也，东门有子贱碑，汉世所立，乃云：“济南伏生⑦，即子贱之后。”是知虑之与伏，古来通字，误以为宓，较可知矣⑧。

【注释】

①张揖：字稚让，三国魏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中博士。撰有《广雅》等书。

②伏羲氏：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传说人类由他和女祸氏兄妹相婚而产生。

③孟康：字公休，三国魏安平人。曾任魏中书令等职。

④皇甫谧(mì 密)：字士安。魏晋间医学家。著有《甲乙经》。另著有《帝王世纪》、《高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

⑤纬候：纬，指纬书。其书以儒家经义，附会人事吉凶祸福，预言治乱兴废，多迷信内容。候，指占验之书。

⑥单父：地名，在今山东单县南。

⑦伏生：济南人。秦代为博士。汉孝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时伏生已九十余岁，朝廷派晃错前往就学。事见《汉书·儒林传》。

⑧《史记正义》云：“宓与密同，亦姓，俗作密，非是。”

【原文】

《太史公记》曰①：“宁为鸡口，无为牛后②。”此是删《战国策》耳③。按：延笃《战国策音义》：曰④：“尸，鸡中之主，从，牛子⑤。”然则“口”当为“尸”，“后”当为“从”，俗写误也。

【注释】

①《史太公记》：汉、魏、南北朝人称司马迁《史记》为《太史公记》。

②此二句谓宁做进食的鸡口，小而洁；不做出粪的牛后，大而臭。牛后：牛肛门。

③删：节取，采取。

④延笃：字叔坚。汉南阳犍人。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以文章名于时。《后汉书》有传，然未见言及《战国策音义》。

⑤《尔雅翼·释豕》引此句即作“宁为鸡尸，无为牛后”，并释云：“尸，主也，一群之主，所以将众者。后，后物者也，随群而往，制不在我也。”此二句比喻宁可在局面小的地方自主，不愿在局面大的地方听人支使。

【原文】

应劭《风俗通》云①：“《太史公记》：‘高渐离变名易姓②，为人庸保③，匿作于宋子④，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有客击筑⑤，伎痒⑥，不能无出言。’”案：伎痒者，怀其伎而腹痒也。是以潘岳《射雉赋》亦云：“徒心烦而伎痒⑦。”今《史记》并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无出言⑧”，是为俗传写误尔。

【注释】

①应劭：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项臣西南）人，字仲远，献帝时，任泰山太守。著有《汉官仪》十卷、《风俗

通义》三十卷。《风俗通》：即《风俗通义》。内容以考释议论名物、时俗为主。

②高渐离：战国末年燕人，擅长击筑。燕太子丹派荆轲前往秦国刺杀秦始皇时，他曾在易水边击筑送行。秦朝建立后，他刺杀秦始皇未遂，被杀。事见《史记·刺客列传》。

③傭保：受雇而被役使的人。

④宋子：县名。

⑤筑：古代弦乐器名。形如琴，十三弦。

⑥伎痒：谓有所擅长，遇机会即欲表现，如痒难忍。伎，通技。

⑦潘岳赋见《文选》。

⑧《风俗通》引《史记》“伎痒”以下七字，今《史记》作“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

【原文】

太史公论英布曰①：“祸之兴自爱姬，生于妒媚，以至灭国②。”又《汉书·外戚传》亦云：“成结宠妾妒媚之诛③。”此二“媚”并当作“媚”④。媚亦妒也，义见《礼记》、《三苍》⑤。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宪王后妒媚⑥。”王充《论衡》云：“妒夫媚妇生，则忿怒斗讼⑦。”益知媚是妒之别名。原英布之诛为意贲赫耳⑧，不得言媚。

【注释】

①《太史公》即：即《史记》。英布：汉初诸侯王，六县（今安徽六安东北）人。曾坐法黥面，故又称黥布。楚汉战争中，背楚归汉，立为淮南王。汉初，以彭越、韩信相继为刘邦所杀，举兵反叛，战败被杀。

②以上三句，盖言英布谋反被诛的起因。英布欲反之时，其爱姬生病，与中大夫贲赫饮于医家。英布怀疑二人有染，欲捕贲赫。赫至长安告发英布欲反之事。朝廷追查此事，英布遂反，终至兵败被诛。故《史记》谓“祸之兴自爱姬”。妬，同“妒”。

③此言赵飞燕事。赵飞燕为汉成帝皇后，与其妹赵昭仪专宠十余年，皆无子。成帝死后，司隶解光奏言赵氏杀后宫所产诸子，汉哀帝未予追究。平帝即位，赵被废为庶人，遂自杀。

④媚（mào 冒）：男子嫉妒妻妾。也泛指嫉妒。

⑤《礼记·大学》：“媚嫉以恶之。”郑玄注：“妬，妒也。”《史记·五宗世家》索隐：“郭璞注《三苍》云：‘媚，丈夫妒也。’又云：‘妒女为媚。’”《三苍》：古代字书名，见《勉学》篇“夫文字者”段注。

⑥常山宪王：即刘舜。汉景弟少子，立为常山王。卒谥宪。刘舜多幸姬，引起王后妒忌，故刘舜病时，王后不常侍病。及刘舜死，此事被告发，流朝廷遂废王后。

⑦二句出《论衡·论死》：“妒夫媚妻，同室而处，淫乱失行，忿怒斗讼。”

⑧意：怀疑。《广雅·释言》：“意，疑也。”

【原文】

《史记·始皇本纪》：“二十八年①，丞相隗林、丞相王绾等议于海上。”诸本皆作山林之“林”。开皇二年五月②，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③，旁有铜涂镌铭二所④。其所一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⑤，立号为皇帝，乃诏丞

相状、绾⑥，法度量则不壹歎疑者⑦，皆明壹之。”凡四十字。其所曰：“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⑧，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刻辞焉⑨。念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于□左⑩，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灭，见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书兼为古隶⑪。余被敕写读之⑫，与内史令李德林对⑬，见此称权，今在官库。其“丞相状”字，乃为状貌之“状”，爿旁作犬，则知欲作“隗林”非也，当为“隗状”耳。

【注释】

①二十八年：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

②开皇：隋文帝年号。开皇二年为公元 582 年。

③权：称锤。

④铜涂（dù 度）镌铭：镀铜的镌刻铭文。涂：以金饰物，后写作“镀”。所：量词。相当于“处”。

⑤黔首：百姓。

⑥状、绾：即前《史记》文中丞相隗林，王绾。“林”在此铭文中作“状”。

⑦法：规范，用如动词；则：准则，用如动词；壹：统一。歎疑：梅尧臣《陆子履示秦篆宝》诗题注中载此铭文，此句作“法度量则不一嫌疑者”，“歎”作“嫌”，是。

⑧斯：李斯。时为秦左丞相。去疾：即冯去疾，时为秦右丞相。

⑨此句□处宋本空一格。沈揆《考证》作“有”。

⑩此句□处，即下文所谓“一字磨灭”者。

⑪古隶：指秦汉隶书。与三国后盛行的今隶（楷书）对称。兼：全部；整个。

⑫被：受。敕：皇帝的诏书。

⑬内史令：取官名。隋文帝改中书省为内史省，置内史监、令各一员。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仕齐时，与颜之推同在文林馆。入隋为内史令。《隋书》有传。

【原文】

《汉书》云：“中外禔福①。”字当从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义见《苍》、《雅》、《方言》②。河北学士皆云如此。而江南书本③多误从手④，属文者对耦⑤，并为提挈之意，恐为误。

【注释】

①此句见《汉书·司马相如传》：“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颜师古注：“禔，安也。”

②《苍》、《雅》：指《三苍》和《尔雅》。古代字书。《方言》：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词典。汉代扬雄撰。

③江南书本：指在江南地区通行的写本。

④赵曦明曰：“下云‘恐为误’，则此处‘误’字衍。”

⑤对耦：也作对偶。指字句两两相对，以加强语言的表达效果。

【原文】

或问：“《汉书》注：‘为元后父名禁，改禁中为省中①。’何故以‘省’代‘禁’？”答曰：“案《周礼·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郑注云：‘纠，犹割也，察也②。’李登云：‘省，察也。’张揖云：‘省，今省警也③。’然则小井、所领二反④，并得训察。其处既常有禁卫省察，故以‘省’代‘禁’。警，古察字也。”

【注释】

①此为《汉书·昭帝纪》“共养省中”句下注文。伏俨注曰：“蔡邕云：本为禁中。门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颜师古注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妄也。”禁中、省中：均指宫禁之中。

②此句出李登《声类》。李登，三国魏左校令。

③此句出张揖《古今字诂》，此书已佚，任大椿《小学钩沉·古今字诂》有此句。

④小井、所领二反：指“省”字有小井、所领两个反切音。

【原文】

《汉明帝纪》①：“为四姓小侯立学校②。”桓帝加元服③，又赐四姓及梁、邓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④。明帝时，外戚有樊氏、郭氏、阴氏、马氏为四姓。谓之小侯者，或以年小获封，故须立学耳。或以侍祠猥朝⑤，侯非列侯⑥，故曰小侯⑦，《礼》云庶方小侯⑧，则其义也。

【注释】

①此应为《后汉书·明帝纪》。赵曦明曰：“‘汉’上当有‘后’字。”是。

②小侯：旧时称功臣子孙或外戚子弟之封侯者为小侯。李贤注引袁宏《后汉纪》曰：“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立学：设置学校。

③元服：指冠。古称行冠礼为加元服。

④外戚：指帝王的母族、妻族。前述四姓及梁、邓，均为外戚。

⑤侍祠：侍祠侯。应劭《汉官典职》有四姓侍祠侯。猥朝：猥朝侯；亦即猥诸侯。汉代，王子封为侯者称诸侯；群臣异姓以功封者称彻侯。在长安者，皆奉朝请。其有赐特进者，位在三公下，称朝侯。位次九卿以下者，但侍祠而无朝位，称侍祠侯。其非朝侯侍祠，而以下土小国或以肺腑宿亲，若公主子孙，或奉先侯坟墓在京师者，随时会见，称猥诸侯。

⑥列侯：诸侯。指王子封为侯者。

⑦此说本袁宏，见注②。

⑧《礼记·曲礼下》：“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国曰某人，于外曰子，自称曰孤。”

【原文】

《后汉书》云：“鹤雀衔三鳙鱼①。”多假借为鳙鲟之鳙②。俗之学士，因谓之为

鱣鱼。案：魏武《四时食制》：“鱣鱼大如五斗奩③，长一丈。”郭璞注《尔雅》：“鱣长二丈。”安有鹳雀能胜一者，况三头乎？鱣又纯灰色，无文章也。鳐鱼长者不过三尺，大者不过三指，黄地黑文，故都讲云④：蛇鳐，卿大夫服之象也⑤。”《续汉书》及《搜神记》亦说此事⑥，皆作“鳐”字。孙卿云：“鱼鳖鳐鱣⑦。”及《韩非》《说苑》皆曰：“鱣似蛇，蚕似蠋⑧。”并作“鱣”字。假“鱣”为“鳐”，其来久矣。

【注释】

①此句见《后汉书·杨震传》。鳐：黄鳐。

②鱣(zhān 粘)：鱼名。《尔雅·释鱼》郭璞注：“鱣，大鱼，短鼻，口在颌下，体有邪行甲，无鳞，肉典。大者长二、三丈。今江东呼为黄鱼。”鮓(wěi 伟)：即鲟鱼。

③《四时食制》：书名。《隋志》、《唐志》均未见著录。奩(lián 帘)：古代盛放梳妆用品的器具，作圆形、长方形或多边形。

④都讲：门弟子中成绩优良者。赵曦明曰：“都讲，高第弟子之称也。”

⑤《后汉书·杨震传》“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后有冠雀衔三鳐鱼，飞集讲堂前，都讲取鱼进曰：‘蛇鳐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数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象：征象。

⑥《续汉书》：晋秘书监司马彪撰。《搜神记》：志怪之书。晋干宝撰。王利器曰：“今《搜神记》无此文，《能改斋漫录》四引《靖康素杂记》引此文，‘搜神记’作‘谢承《书》’，《杨震传》李贤注，亦云：‘案《续汉》及谢承《书》。’而《御览》九三七引谢承《后汉书》正有此文，疑当作‘谢承《书》为是。’”

⑦孙卿：即荀卿。此句见《荀子·富国》。

⑧蠋(zhú 烛)：鳞翅目昆虫的幼虫。青色，似蚕，大如手指。此句见《韩非子·内储说上》。

【原文】

《后汉书》：“酷吏樊晔为天水郡守①，凉州为之歌曰：‘宁见乳虎穴②，不入冀府寺。’”而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学士因循，迷而不寤③。夫虎豹穴居，事之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④？”宁当论其六七乎？

【注释】

①樊晔：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为天水太守。见《后汉书·酷吏传》。天水郡：郡名。西汉置。东汉永平十七年改为汉阳郡，治所在冀县(今甘肃甘谷东南)。

②乳虎：正在哺乳的母虎，性情特别凶猛。寺：官府办公之地。冀为天水太守治所，故称冀府寺。此二句言樊晔之凶暴胜过乳虎。

③寤：通“悟”。觉悟，了解。

④班超：东汉名将。字仲升，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北)。班固之弟。《后汉书·班超传》：“(班超)使西域，到鄯善，王礼敬甚备，后忽疏懈，召问侍胡曰：‘匈奴使来，今安在？’胡俱服其状。超乃会其吏士三十六人激怒之，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因夜以火劫虏，必大震怖，可尽殄也。’”

【原文】

《后汉书·杨由传》云：“风吹削肺①。”此是削札牍之柿耳。古者，书误则削之，故《左传》云“削而投之”是也②。或即谓札为削③，王褒《童约》曰：“书削代牍④。”苏竟书云：“昔以摩研编削之才⑤”。皆其证也。《诗》云：“伐木泔泔⑥。”《毛诗》云：“泔泔，柿貌也。”史家假借为肝肺字，俗本悉作脯腊之脯⑦，或为反哺之哺⑧，学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无证据，亦为妄矣。此是风角占候耳⑨。《风角书》曰⑩：“庶人风者，拂地扬尘转削⑪。”若是屏障，何由可转也？

【注释】

①杨由：字哀侯，成都人。削肺：《后汉书·方术传》作“削哺”，云“有风吹削哺，太守以问由。由对曰：‘方当有荐木实者，其色黄赤。’顷之，五官掾献桔数包。”削哺，即削柿(fèi 肺)。削札牍时削下的碎片。

②此句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孔颖达疏：“子罕削其字而又投之于地也。”

③札古代书写用的小而薄的木片。

④王褒《童约》：见《文章》篇首段注。牍：古代写字用的木板。

⑤此句见《后汉书·苏竟传》。苏竟：字伯况，扶风平陵人。摩研：切磋研究。编削：指编纂书籍。削即札。古代书籍用木片或竹筒制成。

⑥见《诗经·小雅·伐木》。泔泔(xǔ 许)：伐木。今本《诗经》作“许许”。

⑦脯(fǔ)腊：干肉。

⑧反哺：鸟雏长成，衔食喂养其母。

⑨风角：古代占候之术。《后汉书·郎顗传》注：“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也。”

⑩《风角书》：讲风角占候之书。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风角要占》十二卷。

⑪以上二句大意是说：普通人的风，能够吹拂地面，扬起尘土，使地上的木屑刨花随风旋转。削：碎木屑。

【原文】

《三辅决录》云①：“前队大夫范仲公，盐豉蒜果共一筒②。”“果”当作魏颗之“颗③”。北土通呼物一块，改为一颗④，蒜颗是俗间常语耳。故陈思王《鹞雀赋》曰⑤：“头如果蒜，目似擘椒⑥。”又《道经》云：“合口诵经声璅璅⑦，眼中泪出珠子硃⑧。”其字虽异，其音与义颇同。江南但呼为蒜符，不知谓为颗。学士相承，读为裹结之裹⑨，言盐与蒜共苞一裹⑩，内筒中耳⑪。《正史削繁》音义又音蒜颗为苦戈反⑫，皆失也。

【注释】

①《三辅决录》：汉赵岐撰。晋挚虞注。记汉时三辅事（汉景帝时分内史为左右内史，与主爵中尉同治长安城中，所辖皆京畿之地，故合称“三辅”）。

②《太平御览》九七七引《三辅决录》：“平陵范氏，南陵旧语曰：‘前队大夫范仲公，盐豉蒜果共一筒。’言其廉洁也。”前队(suì 遂)：指南阳郡。大夫：南阳郡置大夫，职如太守。

③魏颗：春秋时晋国大夫。

④郝懿行曰：“呼块为颗，北人通语也。颗与块一声之转。”

⑤陈思王：即曹植。沈揆曰：“诸本皆作《雀鵲赋》。”

⑥擘：分开；剖裂。

⑦璫，同琐。琐琐。形容声音细碎。

⑧碌：同“颗”。颗粒。以上二句出《老子化胡经》，前言‘《道经》’指此。

⑨蒜符之符恐误。因此处既谓学士“读为裹结为裹”，则其音必与“裹”近。符字与裹字发音相去甚远。故恐有误。（据刘盼遂引吴承仕说）

⑩苞裹：犹包裹。

⑪内：同“纳”。纳入。

⑫《隋书·经籍志》：“《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绪撰。”

【原文】

有人访吾曰：“《魏志》蒋济上书云：‘弊劬之民①’，何字也？”余应之曰：“意为劬即是敝倦之敝耳②。张揖、吕忱并云：‘支旁作刀剑之刀，亦是劖字。’不知蒋氏自造支旁作筋力之力，或借劖字，终当音九伪反③。”

【注释】

①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任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三国志·魏志·蒋济传》载蒋济上疏云：“今其所急，唯当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劬之民，倘有水旱，百万之从，不为国用。”

②敝(guì 桂)：极度疲乏。

③劖(jī 机)：雕刻的曲刀。

【原文】

《晋中兴书》①：“太山羊曼②，常颓纵任侠③，饮酒诞节④，兖州号为重复豨伯⑤。”此字更无音训。梁孝元帝尝谓吾曰：“由来不识。唯张简宪见教，呼为嚙羹之嚙⑥。自尔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简宪是湘州刺史张缵谥也⑦，江南号为硕学。案：法盛世代殊近⑧，当是耆老相传⑨，俗间又有豨豨语，盖无所不施，无所不容之意也。顾野王《玉篇》误为黑旁沓⑩。顾虽博物，犹出简宪、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边。吾所见数本，并无作黑者。重沓是多饶积厚之意，从黑更无义旨。

【注释】

①《隋书·经籍志》：“《晋中兴书》七十八卷，起东晋，宋湘东太守何法盛撰。”

②羊曼：晋人。字祖延。任达颓纵，好纵酒。与温峤等并中兴名士。晋书有传。

③常：通“尝”，曾经。颓纵：疏慢放纵。任侠：凭借权威、勇力或财力等手段扶助弱小，帮助他人。

④诞节：漫无节制的意思。

⑤《晋书·羊曼传》：“时州里称陈留阮放为宏伯，高平郗鉴为方伯，太山胡毋辅之为达伯，济阴卡壶为裁伯，陈留蔡谟为郎伯，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缓为委伯，而曼为黯伯，号兖州八伯。”

⑥噉(tà 踏)羹：谓饮羹不加咀嚼而连菜吞下。《礼记·曲礼上》：“侍食于长者……毋噉羹。”

⑦张纘：字伯绪。仕梁为湘州刺史，后被害。梁元帝即位后，赠侍中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简宪。事见《梁书·张纘传》。

⑧法盛：即著《晋中兴书》的何法盛，南朝宋人。

⑨耆(qí 其)老：老年人。

⑩《玉篇》：字书。南朝梁顾野王撰。今本三十卷。黑傍沓：即黯字。

【原文】

《古乐府》歌词先述三子，次及三妇，妇是对舅姑之称。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调弦未遽央①。”古者，子妇供事舅姑，旦夕在侧，与儿女无异，故有此言。丈人亦长老之目，今世俗犹呼其祖考为先亡丈人②。又疑“丈”当作“大”，北间风俗，妇呼舅为大人公。“丈”之与“大”，易为误耳。近代文人颇作《三妇诗》，乃为匹嫡并耦己之群妻之意③，又加郑卫之辞④，大雅君子⑤，何其谬乎！

【注释】

①此为《乐府·清调曲·相逢行》。其词曰：“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如何两少年，挟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诚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尊酒，使作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满路傍。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怨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音声何嘈嘈，鹤鸣东西厢。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作，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调弦未遽央。”颜氏谓“先述三子，次及三妇”，于诗中可见。舅姑、丈人：均指公婆。未遽央：仓猝未尽的意思。

②祖考：指已故的祖辈、父辈。

③匹嫡：婚配。耦己：成双。

④郑、卫之辞：指春秋时郑国、卫国的歌辞。后用以代指淫荡的文学作品。

⑤大雅君子：指道德才学俱佳者。

【原文】

《古乐府》歌百里奚词曰①：“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吹竽，今日富贵忘我为②！”“吹”当作炊煮之“炊”③。案：蔡邕《月令章句》曰④：“键，关牡也，所以止扉。或谓之剡移⑤。”然则当时贫困，并以门牡木作薪炊耳。《声类》作废，又或作店。

【注释】

①百里奚：春秋时秦穆公贤相。原为虞国大夫。虞国被灭后，他流落到楚国。秦穆公闻其，用五张羊皮将他从楚国赎回。故被称为“五羖大夫”。后辅佐秦穆公建成霸业。

②据《乐府解题》引《风俗通》：百里奚为秦相后，其妻为洗衣妇。在相府举行的一次音乐会上，她演唱了这首歌词。百里奚方知这位洗衣妇就是他过去的妻子，遂重新结为夫妇。伏雌：母鸡。废廖：门闾。

③王利器曰：“吹，炊古通，《荀子·仲尼》篇：‘可炊而饒也。’杨倞注：‘炊与吹同。’《庄子·在宥》篇：‘而万物炊累焉。’《释文》：‘炊本作吹。’是其证。”

④《隋书·经籍志》著录蔡邕《月令章句》十二卷，已佚。今有叶德辉等诸家辑本。

⑤以上四句为蔡邕《月令章句》解释“键”的话。“键”、“关牡”都指门闾。扉：门。剡移：也指门闾。

【原文】

《通俗文》，世问题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①”。虔既是汉人，其《叙》乃引苏林、张揖②。苏、张皆是魏人。且郑玄以前，全不解反语③，《通俗》反音，甚会近俗④。阮孝绪又云“李虔所造⑤”。河北此书，家藏一本，遂无作李虔者。《晋中经簿》及《七志》⑥，并无其目，竟不得知谁制。然其文义允惬，实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训》，亦引服虔《俗说》，今复无此书，未知即是《通俗文》，为当有异⑦？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注释】

①《通俗文》：训释经史用字之书。服虔：汉人。字子慎。《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服虔《通俗文》。今有藏镗堂、马国翰辑本。

②苏林：三国魏人，字孝友。通文字训诂。参见《勉学》篇“夫文字者”段注。张揖：魏人。见《勉学》篇“谈说制文”段注。

③反语：即反切。古代注音的一种方法，即用两个字注一个字的读音。这两个字的前一个字取声母，后一个字取韵母和声调。如：“毛，莫袍反。”

④会：合。近俗：现在的习尚。

⑤阮孝绪：南朝梁人，字士宗。以德行显于世。撰有《七录》。此云《通俗文》李虔所造，当出其中。李虔《通俗文》，《隋志》不载，两《唐志》并云：“李虔《续通俗文》二卷。”则是李虔所撰当为服虔《通俗文》的续书。今有藏镗堂、马国翰辑本。

⑥《晋中经簿》：即《中经新簿》。三国魏荀勖撰。《七志》：南朝宋王俭撰。二书均为书目。

⑦为：或者，还是。表选择。

【原文】

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①，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②，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阙文③，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④，董卓焚书⑤，

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本草》，神农所述⑥，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⑦，出诸药物。《尔雅》，周公所作⑧，而云‘张仲孝友⑨’。仲尼修《春秋》，而《经》书孔丘卒⑩。《世本》，左丘明所书⑪，此说出皇甫谧，《帝王世纪》而有燕王喜、汉高祖。《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⑫。《苍颉篇》李斯所造，而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厠，豨黥、韩覆，畔讨灭残⑬’。《列仙传》，刘向所造，而《赞》云七十四人出佛经⑭。《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⑮，终于赵悼后⑯，而传有更始韩夫人、明德马后及梁夫人嫫⑰。皆由后人所属⑱，非本文也。”

【注释】

①《山海经》：志怪之书，保存有很多远古的神话传说和史地文献材料。夏禹：夏后氏部落领袖，史称禹、大禹、戎禹。以治水著称。继舜之后任部落联盟领袖。益：即伯益。传说他助禹治水有功，禹要让位给他，他避居箕山之北。

②长沙：郡名。秦时置。零陵、桂阳：都是郡名。汉时置。诸暨：县名。秦时置。见《汉书·地理志》。

③阙文：缺疑不书。《论语·卫灵公》：“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集解》：“包曰：‘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知者。’”

④指秦丞相李斯下令焚书之事。

⑤董卓：东汉临洮人，字仲颖。本为地方豪强，后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曹操与袁绍等起兵反对，他挟献帝西迁长安，自为太师。残暴专横，为王允、吕布所杀。

⑥《本草》：本名《神农本草经》。因书中所记各药以草类为多，故移《本草》。神农：传说古帝名。古史又称炎帝、烈山氏。传说他尝百草为药以治病。

⑦豫章：郡名。朱崖：县名，属合浦郡。赵国：郡名。常山：郡名。奉高：县名，属泰山郡。真定：真定国，汉武帝元鼎四年置。临淄：县名，属齐郡。冯翊：郡名。以上均为汉时地名。

⑧《尔雅》：我国第一部解释词义的书。周公：姬旦。周文王子，辅助武王建周王朝。成王时摄政，平管叔、蔡叔之乱。

⑨“张仲孝友”为《小雅·六月》篇中诗句。张仲是周宣王时人，在周公之后百余年。

⑩《经》：指《春秋左氏传》。

⑪《世本》：书名。见《勉学》篇“书曰好问则裕”段注。左丘明：春秋鲁国人。相传曾任鲁太史，为《春秋》所传，成《春秋左氏传》。皇甫谧《帝王世纪》谓《世本》即左丘明所作。

⑫《汲冢琐语》：晋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中有《琐语》十一篇，为战国时各国卜梦妖怪相书。《秦望碑》：秦始皇帝会上会稽祭大禹时所立的纪功碑。

⑬豨：陈豨。韩：韩信。二人均为汉高祖时叛臣。畔：通“叛”。灭残：卢文弨曰：“阳湖孙渊如定作‘残灭’，以颜氏为非。”

⑭《列仙传》：旧题西汉刘向撰。二卷。记赤松子等神仙故事，各附赞语。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文学》篇引《列仙传》曰：“历观百家之中，以相检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故撰得七十二人，可以多闻博识焉，遐观焉。”按：刘向时佛教尚未传入中国，故颜氏有是疑。

⑮《列女传》：一名《古列女传》。西汉刘向撰。七篇七卷。又《续列女传》一卷，著者不详。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嬖孽等七门，共记一百零五名妇女事迹。《颂》：即《列女传颂》。

⑯赵悼后：战国时赵悼襄王之妻。

①更始韩夫人：东汉刘圣公宠姬。刘先为更始将军，故名更始韩夫人。梁夫人意：汉和帝的姨妹。

①8 麤(chàn 产去)：掺杂。

【原文】

或问曰：“《东宫旧事》何以呼鸱尾为祠尾①？”答曰：“张敞者，吴人②，不堪稽古③，随宜记注，逐乡俗讹谬，造作书字耳。吴人呼祠祀为鸱祀，故以祠代鸱；呼紕为禁，故以糸旁作禁代紕字；呼盞为竹简反，故以木傍作展以代过盞字；呼钁字为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钁字；又金旁作患为钁字，木旁作鬼为槐字，火旁作庶为炙字，既下作毛为髻字，金花则金旁作华，窗扇则木旁作扇④。诸如此类，专辄不少⑤。

【注释】

①《东宫旧事》：书名。《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未著撰人，《旧唐书·经籍志》题张敞撰，与颜氏同。鸱(chī 痴)尾：宫殿屋脊正脊两端构件上的装饰。

②张敞：晋吴郡吴人，仕至侍中尚书，吴国内史，见《宋书·张茂度传》。

③稽古：研习古事。

④以上十二句，颜氏举“逐乡俗讹谬”而造作的俗字共九例。

⑤专辄：专断，专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为“凡人有所倚恃而妄为之”。

【原文】

又问：“《东宫旧事》‘六色罽纈’，是何等物？当作何音？”答曰：“按：《说文》云：‘蓐，牛藻也，读若威。’《音隐》：‘塙瑰反。’即陆机所谓‘聚藻，叶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苍》亦云：‘蕴，藻之类也，细叶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节长数寸，细茸如丝，圆绕可爱，长者二三十节，犹呼为蓐。又寸断五色丝，横着线股间绳之，以象蓐，用以饰物，即名为蓐。于是当紕六色罽，作此蓐以饰纈带，张敞因造丝旁畏耳，宜作隈。”

【注释】

①六色罽(jī 计)纈(wēi 威)：“罽”为毡类毛织品。“六色”乃状其色彩斑斓。“纈”之义见下文。

②蓐水藻名。今读音作君(jūn)。王利器曰：“君、威二字，古声近通用，如君姑亦作威姑，即其例证，故许慎读蓐若威。”

③《音隐》：即《说文音》。《隋书·经籍志》著录四卷。今有毕沅辑本。

④陆机：《经典释文序录》作陆玠，字元恪。三国吴吴郡人。著有《毛诗草木虫鱼疏》二卷。

⑤蕴：即蕴藻。

⑥《太平御览》此句“然”字在上句“生”字上，译文从之。

⑦紕(gān 甘)：呈红色的深青色。此处作“紕”，义不可通。《太平御览》作“纆”，缚的意思，较可通。

⑧纒(gǔn 滚)带:织带。

⑨《续家训》“作”作“音”，译文从之。

【原文】

柏人城东北有一孤山①，古书无载者。唯阉驷《十三州志》以为舜纳于大麓②，即谓此山，其上今犹有尧祠焉，世俗或呼为宣务山，或呼为虚无山，莫知所出。赵郡士族有李穆叔、季节兄弟、李普济③，亦为学问，并不能定乡邑此山。余尝为赵州佐④，共太原王邵读柏人城西门内碑。碑是汉桓帝时柏人县民为县令徐整所立，铭云：“山有嶠务山，王乔抽仙⑤。”方知此嶠务山也。嶠字遂无所出。务字依诸子书，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⑥，今依附俗名，当音权务耳。入邺，为魏收说之⑦，收大嘉叹。值其为《赵州庄严寺碑铭》，曰：“权务之精。”即用此也。

【注释】

①柏人：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北隆尧西。

②阉驷：字玄阴，后魏敦煌人，《魏书》有传。《十三州志》：阉驷撰。《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舜纳于大麓：麓，山林。《淮南子·泰族》：“既入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高诱注：“林属山曰麓。尧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风雷雨不迷也。”

③李穆叔：即李公绪，字穆叔。北齐人。季节：即李槩，字季节。李公绪弟。事见《北史·李公绪传》。李普济：北齐人。事见《北史·李雄传》。

④赵州：北齐时州名。治所在广阿（今河北隆尧东旧城）。佐：辅官。

⑤嶠务：山名。务，段玉裁、卢文昭均以为当作务。王乔：即王子乔，传说中古代仙人，见《列仙传》。

⑥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曰：“‘字林’上‘旄也’二字疑衍。”旄：此处同“务”。

⑦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仕魏及北齐，与温子升、邢邵号称北朝三才子。《北齐书》、《北史》皆有传。

【原文】

或问：“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训？”答曰：“魏汉以来，谓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①，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为节。《西都赋》亦云：‘卫以严更之署②。’所以尔者，假令正月建寅③，斗柄夕则指寅④，晓则指午矣。自寅至午，凡历五辰⑤。冬夏之月，虽复长短参差，然辰间辽阔，盈不至六，缩不至四，进退常在五者之间。更，历也，经也，故曰五更尔。”

【注释】

①卢文昭谓此鼓字衍。

②《西都赋》：班固作。卫：保卫。严更之署：督行夜鼓的郎署。护卫汉宫。汉宫周卫，郎在内，卫卒在外，郎所居为署。此句意思是：以督行夜鼓的郎署护卫汉宫。

③建寅：夏历以寅月为岁首，称建寅。

④斗柄：北斗七星中，玉衡、开阳、摇光三星组成斗柄，称作“杓”。

⑤古人用十二地支表示一昼夜的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等于现在的两小时。从寅时开始，经卯、辰、巳、午，共五个时辰。

【原文】

《尔雅》云：“术，山蓊也。”郭璞注云：“今术似蓊而生山中①。”案，术叶其体似蓊，近世文士，遂读蓊为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②，恐失其义。

【注释】

①术、蓊：均为草名。

②以耦地骨用之：意为“以‘山蓊（筋）’与‘地骨’为对偶。”耦，通“偶”。地骨，枸杞。

【原文】

或问：“俗名傀儡子为郭秃①，有故实乎？”答曰：“《风俗通》云：‘诸郭皆讳秃。’当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戏调②，故后人为其象，呼为郭秃，犹文康象庾亮耳③。”

【注释】

①傀儡子：即傀儡戏，现在通称作木偶戏。

②戏调：开玩笑。

③《文康》：乐舞名。又名《礼毕》。因扮演晋太尉庾亮，亮谥号为文康，故名。《隋书·音乐志下》：“《礼毕》者，本出自晋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翳以舞，像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之《文康乐》。”

【原文】

或问曰：“何故名治狱参军为长流乎？”答曰：“《帝王世纪》云①：‘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长流之山②。于祀主秋③。’按：《周礼·秋官》，司寇主刑罚④、长流之职，汉、魏捕贼掾耳⑤。晋、宋以来，始为参军，上属司寇，故取秋帝所居为嘉名焉⑥。”

【注释】

①《帝王世纪》：书名。晋皇甫谧撰。

②《山海经·西山经》：“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长留，即长流，“留”、“流”古通。少昊：传说古

部落首领名。也作少皞。

③于祀主秋：主持秋祭，即秋祭之神主。《吕氏春秋·孟秋》：“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毕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昊。”高诱注：“庚辛，金日也，少皞……以金德王天下，号为金天氏，死配金，为西方金德之帝，为金神。”古人把五行中的金与秋相配，故说“于祀主秋”。

④司寇：主管刑狱的官员。

⑤掾：官府中佐助官吏的通称。

⑥秋帝：指少昊。

【原文】

客有难主人曰①：“今之经典，子皆谓非，《说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则许慎胜孔子乎？”主人抚掌大笑，应之曰：“今之经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说文》，皆许慎手迹乎？”答曰：“许慎检以六文②，贯以部分③，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从意，何况书写流传耶？必如《左传》止戈为武④，反正为乏⑤，皿虫为蛊⑥，亥有二首六身之类⑦，后人自不得辄改也，安敢以《说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专以《说文》为是也，其有援引经传，与今乖者，未之敢从。又相如《封禅书》曰：‘遵一茎六穗于庖，牺双觝共抵之兽⑧。’此遵训择，光武诏云‘非徒有豫养遵择之劳⑨’是也。而《说文》云：‘渠是禾名。’引《封禅书》为证⑩。无妨自当有禾名渠，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茎六穗于庖’，岂成文乎？纵使相如天才鄙拙，强为此语；则下句当云‘麟双角各共抵之兽’，不得云牺也。吾尝笑许纯儒⑪，不达文章之体，如此之流，不足凭信⑫。大抵服其为书⑬，隐括有条例⑭，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其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

【注释】

①难(nàn 男去)：责备；非难。主人：作者自称。

②六文：即文书。古人分析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③部分：指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首创的部首编排法。

④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潘党曰：‘……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按：武字从“止”从“戈”。楚子意思是说能平息战乱，停止使用武器，才是真正的武功。

⑤反正为乏：《左传·宣公十二年》：“故文反正为乏。”按：古文“乏”为“正”字的反写。

⑥皿虫为蛊：《左传·昭公元年》：“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皿虫，以器皿盛毒虫。

⑦亥有二首六身：《左传·襄公三十年》：“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此句意思是：亥字有二字头六字身。按：此亥字当是指晋国当时的字体而言。

⑧導:通渠,选择。庖:厨房。牺:宗庙祭祀的牲畜。觝:角。抵:本,指角的底部。《汉书·司马相如传》服虔注:“抵,本也。武帝获白麟,两角共一本,因以为牲也。”以上二句的大意是:选择一茎六穗的佳禾送到厨房供做祭品,把双角共底的白麟用为宗庙祭祀时的牲畜。

⑨導择:二字边文为义,即选择的意思。

⑩《说文解字》所引《封禅书》句。

⑪纯儒:纯粹的儒者。这里指专于文字训诂。

⑫黄承吉《字诂附校》以为《说文》不误。详见王利器《集解》所引黄说。

⑬大抵:表示总括一般情况。服:佩服。

⑭隐括:矫正竹木弯曲的器具。引申为修改、订正之意。

【原文】

世间小学者①,不通古今,必依小篆②,是正书记③。凡《尔雅》、《三苍》、《说文》,岂能悉得苍颉本指哉④?亦是随代损益,各有同异。西晋已往字书,何可全非?但令体例成就,不为专辄耳⑤。考校是非,特须消息⑥。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两字非体,《三苍》“尼”旁益“丘⑦”,《说文》尸下施几⑧。如此之类,何由可从?古无二字,又多假借⑨,以中为仲,以说为悦,以召为邵,以间为闲。如此之徒,亦不劳改。自有讹谬,过成鄙俗,“亂”旁为“舌⑩”,“揖”下无“耳⑪”,“鼃”、“鼃”从“龜”,“鼃”、“鼃”从“罐”⑫,“席”中加“带⑬”,“恶”上安“西”,“鼓”外设“皮”,“凿”头生“毁”,“离”则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经”旁⑭,“皋”分“泽”片⑮,“猎”化为“獬⑯”,“寵”变成“宠”,“業”左益“片⑰”],“靈”底着“器”。“率”字自有律音,强改为别;“单”字自有善音,辄析成异⑱。如此之类,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说文》,蚩薄世字⑲,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笔也⑳。所见渐广,更知通变,救前之执,将欲半焉㉑。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㉒,官曹文书㉓,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

【注释】

①小学:指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②小篆:书体的一种。相传秦相李斯将籀文简化而成。

③是正:订正;校正。书记:书籍。

④苍颉:即仓颉,传说他创造了文字。本指:本意。这里指最初的字形。指,通“旨”。

⑤专辄:专擅;专断。

⑥消息:斟酌。

⑦“尼”旁益“丘”:古时作尼的正字。

⑧尸下施几:古人以之作居处的“居”字。段玉裁曰:“凡今人居处字,,居,蹲也,凡今人蹲踞字,古只作居。”又曰:“今字用蹲居,又别制踞居字而居之本义废矣。”

⑨假借:六书之一。详见本篇“太公《六韬》”段注。

⑩“亂”旁为“舌”：字作“乱”。《广韵·换韵》：“亂，俗作乱”。按：今为“亂”的简化字。

⑪“揖下无“耳”：古字。

⑫徐鯤谓此二字乃从“罐”的俗体。

⑬“席”中加“带”：通“席”。

⑭“巫”混“经”旁：徐鯤曰：“按《太公吕望碑》‘罔’作‘巫’”与经字繁体右半部相似，常相混。

⑮“皋”分“澤”片：字作“墨”。

⑯獾：兽名。

⑰“業”左益“片”：字作“片業”。

⑱“单”字二句：郝懿行曰：“案：《篇海》：‘单，时战切，音善，姓也。’《广韵》：‘单，单襄公之后。’然则单、单二文，作字虽异，音训则同，辄析成异，非通论也。又姓亦有读单复之单者，《广韵》云：‘可单氏后改为单氏’是也。”

⑲蚩薄：讥笑鄙薄。蚩，通“嗤”。

⑳《少仪外传》“略”作“为”。

㉑将欲半焉：需要把从正和随俗二者结合起来。半：指从正和随俗各占一半。

㉒影响：这里近似的意思。

㉓官曹：官吏的办事机关。

【原文】

案：弥亘字从二间舟①，《诗》云“亘之秬秬”是也②。今之隶书，转舟为日，而何法盛《中兴书》乃以舟在二间为舟航字③，谬也。《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诗说》以二在天下为酉④，《汉书》以货泉为白水真人⑤，《新论》以金昆为银⑥，《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⑦，《晋书》以黄头小人为恭⑧，《宋书》以召刀为劭⑨，《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⑩。如此之例，盖数术谬语⑪，假借依附，杂以戏笑耳。如犹转贡字为项⑫，以叱为七⑬，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读乎？潘、陆诸子《离合诗》⑭《赋》、《栲卜》⑮、《破字经》⑯，及鲍昭《谜字》⑰，皆取会流俗⑱，不足以形声论之也。

【译文】

①弥亘：绵延的意思。

②亘之秬(jùe)秬(pī 披)：《诗·大雅·生民》句。秬、秬：黑黍。

③何法盛：南朝宋人。《中兴书》：即《晋中兴书》。见本篇“晋中兴书”段注。

④卢文昭曰：“《春秋说》、《诗说》，皆纬书也，今多不传。”

⑤货泉：东汉王莽时货币名。钱币上有“货泉”二字。白水真人：即“货泉”二字拆开后的文字组合。泉含白、水二字，货含真、人二字。此亦牵强之说。

⑥《新论》：汉桓谭撰。已佚。龚向农曰：“《御览》八百十二引桓谭《新论》：‘钁则金之公，而银者金之昆弟也。’”

⑦《国志》：即《三国志》。西晋陈寿撰。《三国志·吴志·薛综传》：“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按：《说文》以吴字从口，故《三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谬。

⑧《宋书·五行志》谓王恭在京口时，民间有谣云：“黄头小人欲作贼，阿公在城下指缚得。”黄头小人”

即影射“恭”字。卢文弨曰：“恭字上从共，下从心；《说文》从田，从芑，芑，古文光；今以恭为黄头小人，非字义。”

⑨据《南史》，南朝宋文帝长子初名邵，因“卩”的形体近“刀”，文帝恶之，故改作“劭”。召帝作刀应为“召”字，故颜氏非之。

⑩卢文弨曰：“《参同契》下篇魏伯阳自叙，寓其姓名，末云‘柯叶萎黄，失其华容，吉人乘负，安稳长生。’四句（当云二句）合成造字。今颜氏云‘人负告’，岂‘人负吉’之讹欤？”

⑪数术：即术数。有关天文、历法、占卜方面的学问。

⑫如犹：当作犹如。赵曦明曰：“‘如犹’二字疑倒。”

⑬《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五《东方朔别传》曰：“武帝时，上林献枣，上以所持杖击未央前殿楹，呼朔曰：‘叱叱，先生，来来，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朔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击楹两木，两木者，林也；来来者，枣也；叱叱，四十九枚。’上大笑着，赐帛十匹。”按“叱”之半为七，七七四十九，此东方朔玩弄的文字游戏，即颜氏所谓“杂以戏笑”耳。

⑭潘、陆：指潘岳、陆机，三人均为西晋文学家。离合诗：杂诗的一种。离合字的偏旁以成文。如潘岳《离合诗》云：“佃渔始化，人民穴处。意守醇朴，音应律吕。桑梓被源，卉木在野。饬鸾未设，金石弗举。害处蠲消，吉德流晋。谿谷可安，奚作栋宇。嫣然以慰，焉惧外侮？熙神委命，已求多祐。叹彼季末，口出择语。谁能默诚，言丧厥所。垄亩之谚，龙潜岩阻。渺义崇乱，少长失叙。”即含“思杨容姬难堪”六字。

⑮《栲卜》：占卜书名。栲，古代占卜时日的器具，后称为星盘。

⑯《破字经》：书名。破字，即拆字。

⑰鲍昭：当即鲍照，南朝宋文学家。鲍照《谜字》今见《艺文类聚》。

⑱取会：迎合。流俗：社会上流行的风俗习惯。

【原文】

河间邢芳语吾云①：“《贾谊传》云：‘日中必昃②。’注：‘昃，暴也③。’曾见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须臾，卒然便昃耳④。’此释为当乎？”吾谓邢曰：“此语本出太公《六韬》⑤。案字书，古者暴晒字与暴疾字相似⑥，唯下少异，后人专辄加傍日耳。言日中时必须暴晒，不尔者失其时也。晋灼已有详释⑦。”芳笑服而退。

【注释】

①河间：郡名。在今河北境内。邢芳：人名。其事不详。

②此指《汉书·贾谊传》。昃：曝晒，晒干。《说文·火部》：“昃，暴乾也。”

③暴：此处作暴疾解，即迅猛的意思。

④卒（cù 促）然：突然。卒，同“猝”。昃（zè）：太阳偏西。

⑤太公《六韬》：见本篇“太公《六韬》”段注。“日中必昃”句，见于《太公六韬》卷一《文韬·寸土》七。

⑥暴：曝晒。

⑦晋灼：河南人。仕晋为尚书郎。《新唐书·艺文志》有晋灼《汉书集注》十四卷，又《汉书音义》十七卷。

音辞篇第十八

【题解】

此篇是有关声韵之学的专论,与上篇一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颜之推对声韵之学造诣深邃,在此文中,他注意到因地域不同而造成语言的差异,也注意到因时代不同而引起古今声韵的变迁。关于后一点,古人往往容易忽略。缪钺先生在《颜之推的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一文中曾提到,唐玄宗读《尚书·洪范》篇“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二句,觉得“颇”字与“义”字不协韵,于是下诏改为“无偏无陂(bì)”,其实“义”与“颇”在古韵中是协韵的(读音与“我”字相近)。唐玄宗不了解古今音变的道理,所以闹了笑语。颜之推看到当时治音韵学的人因地域不同、口音各异而“各有土风,递相非笑”的弊端,提出以京都洛阳和金陵的语音为正音,并以此为标准评论南北语音的优劣得失,详论历代韵书、字书的讹误。由于颜之推精于审音,且一生遍历南北各地,故对南北语音都很清楚,他的这篇有关声韵之学的专论,就成了宝贵的语音史资料。

关于此篇,前代学者虽多有笺校,然未能尽善,今人周祖谟先生有《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一文,极为详备,本篇之注释,多采自周说。

【原文】

夫九州之人^①,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②,《离骚》目楚词之经^③,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著《方言》^④,其言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逮郑玄注《六经》^⑤,高诱解《吕览》、《淮南》^⑥,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⑦,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⑧。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外言内言^⑨、急言徐言^⑩、读若之类^⑪,益使人疑。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⑫。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⑬。自兹厥后,音韵锋出^⑭,各有土风^⑮,递相非笑,指马之谕^⑯,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⑰,权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⑱。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⑲,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钹钝^⑳,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㉑,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㉒,北杂夷虏^㉓,皆有深弊,不可具论^㉔。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羨,以是为舐^㉕;北人以庶为戍,以如

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②6}。如此之例，两失甚多。至邺以来^{②7}，唯见崔子豹、崔瞻叔侄^{②8}，李祖仁、李蔚兄弟^{②9}，颇事言词，少为切正。李季节著《音韵决疑》^{③0}，时有错失；李休之造《切韵》^{③1}，殊为疏野。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③2}，以为已罪矣。云为品物^{③3}，未可书记者^{③4}，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

【注释】

①九州：传说中的我国中原上古行政区划。此泛指全国各地。

②《春秋公羊传·隐公五年》：“公曷为远而观鱼：登来之也。”注：“登来，读言得来。得来之者，齐人语也；齐人名求为得来，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此其例。

③《离骚》中多楚语，如羌字些字等。

④《方言》：语言训诂之书。汉代扬雄撰。今本十三卷。此书体例仿《尔雅》，类集古今各地同义的词语，大部分注明通行范围。可见语言分布情况。

⑤郑玄：东汉经学家。字康成。详见《勉学》篇“俗间儒士”段注。此方郑玄所注《六经》，为《毛诗》、《仪礼》、《周礼》、《礼记》、《周易》、《尚书》。

⑥《隋书·经籍志》：“《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淮南子》二十一卷，并高诱注。”《吕氏春秋》即《吕览》。

⑦《释名》：训诂书。东汉刘熙撰。体例仿《尔雅》，而专用音训，以音同、音近的字解释意义，以探求语源，辨证古音和古义。清毕沅有《释名疏证》，王先谦有《释名疏证补》及《释名疏证补附》。颜氏此云撰者为刘熹，盖古字通用。

⑧譬况：最早的注音方法之一，是用描述性的话来说明某一个字的发音情况，如像刘熙《释名·释天》注“风”的读音：“兗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泛也，其气博泛而动物也；青徐言‘风’踞口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

⑨内言外言：古代注家譬况字音用语。所谓内外指韵之洪细而言，内言发洪音，外言发细音。

⑩急言徐言：汉代注家譬况字音用语。急言指发有*i* [*i*]介音的细音字，因发音时口腔的气道先窄而后宽，肌肉先紧后松，其音急促，故名。徐言即缓言，缓气言之。周祖谟曰：“考急言、徐言之说，见于高诱之解《吕览》、《淮南》……凡言急气者，皆细音字；凡言缓气者，皆洪音字。”

⑪读若：训诂学术语，也写作“读如”，其作用有二：一是用一个同音而较常见的字来比譬所要注解的字的读音。如《说文·玉部》：“璊，读若葱。”二是同时说明假借。如《礼记·儒行》：“虽危，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⑫《隋书·经籍志》：“《尔雅音义》八卷，孙炎撰。”《魏五·王肃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均以为孙炎字叔然，以作叔言，恐误。又反切之法，非创自孙炎，汉末王肃、服虔、应劭皆有用反切注音之例。详见王利器《集解》所引讲家说。反语：即反切。见《书证》篇“《通俗文》”段注。

⑬魏：指三国时的曹魏。高贵乡公：即曹髦。魏文帝曹丕孙。在位七年。《经典释文·叙录》谓曹髦有《左音传》三卷。此云曹“不解反语”事，无可确考。

⑭锋出：锋刃齐出。比喻锐不可拒。

⑮土风：乡土歌曲。这里指地方口语。

⑯指马之谕：战国时公孙龙提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白马非马”等命题，讨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庄子·齐物论》则云：“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谓事物应各任自然，不分彼此、是非、长短、多少，后遂以“指马”为争辩是非、差别的代称。

①折衷：亦作“折中”。取正之意。《楚辞·九章·惜诵》：“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以向服。”朱熹集注：“折中，谓事理有不同者，执其两端而折其中，若《史记》所谓‘六艺折中于夫子’是也。”

⑱金陵：即建康（在今江苏南京市）。吴、东晋、宋、齐、梁、陈均建都于此。洛下：即洛阳。为魏、晋、后魏的都城。当时韵书的制作，北方人多以洛阳音为主，南方人多以建康（金陵）音为主，故曰榘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榘：研究。量：商酌。

⑲清举：声音清脆而悠扬。切诣：谓发音迅急。

⑳沉浊：声音低沉粗重。钁钝：滞浊迟缓。

㉑冠冕：冠族，仕宦之家。

㉒吴、越：春秋时的吴国和越国（今江、浙一带）。这里指吴越故地的语言。

㉓夷虏：指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这里指他们的语言。

㉔南方水土和柔以下二十二句，论南北官绅市民语言的优劣。周祖谟曰：“自五胡乱华以后，中原旧族多侨居江左，故南朝士大夫所言，仍以北音为主。而庶族所言，则多为吴语。故曰：‘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而北方华夏旧区，士庶语音无异，故曰：‘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惟北人多杂胡虏之音，语多不正，反不若南方士大夫音辞之彬彬雅耳。至于闾巷之人，则南方之音鄙俗，不若北人之音为切正矣。”

㉕周祖谟曰：“此论南人语音，声多不切。案：钱，《切韵》昨仙反，涎，叙连反，同在仙韵；而钱属从母，涎属邪母，发声不同。贱，《唐韵》（唐写本，下同）才线反，羨，似面反，同在线韵；而贱属从母，羨属邪母，发声亦不相同。南人读钱为涎，读贱为羨，是不分从邪也。石，《切韵》常尺反，射，食亦反，同在昔韵；而石属禅母，射属床母三等。是，《切韵》承纸反，舐，食氏反，同在纸韵；而是属禅母，食属床母三等。南人误石为射，读是为舐，是床母三等与禅母无分也。”

㉖周祖谟曰：“此论北人语音，分韵之宽，不若南人之密。案：庶、戌同为审母字，《广韵》庶在御韵，戌在遇韵，音有不同。庶，开口，戌，合口。如：儒同属日母，如在鱼韵，儒在虞韵，韵亦有开合之分；北人读庶为戌，读如为儒，是鱼、虞不分也。又紫、姊同属精母，而紫在纸韵，姊在旨韵，北人读紫为姊，是支、脂无别矣。又洽、狎同为匣母字，《切韵》分为两韵；北人读洽为狎，是洽、狎不分也；由此足见北人分韵之宽。”

㉗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云：“至邺便至陈兴而梁灭，故不得还南。”则当在齐天保八年（557年）。

㉘崔瞻：字彦通。《北史》卷二十四作崔瞻。周祖谟谓瞻与彦通义相应，当作瞻。此从周说。崔瞻官至吏部郎中。其叔崔子约，任司空祭酒。

㉙李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李蔚：李岳弟，官秘书丞。

㉚李季节：名概，字季节。事见《北史·李公绪传》。《隋书·经籍志》：《续修音韵诀疑》十四卷，李概撰。”又“《音谱》四卷。

㉛阳休之：字子烈，右北平无终人。仕齐为尚书右仆射。周武平齐，除开府仪同。其所著《韵略》已佚，今有任大椿、马国翰辑本。

㉜讹替：谬误。

㉝云为：所为。品物：指各种物品。

㉞书记：书籍。

【原文】

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①。《苍颉训诂》②，反稗为逋卖③，反娃为于乖④。《战国策》音刳为免⑤，《穆天子传》音谏为间⑥。《说文》音戛为棘

⑦,读皿为猛⑧。《字林》音看为口甘反⑨,音伸为辛⑩。《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⑪。李登《声类》以系音羿⑫,刘昌宗《周官音》读乘若承⑬。此例甚广,必须考校。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骤为在遭,《左传音》切椽为徒缘⑭,不可依言,亦为众矣。今之学士,语亦不正,古独何人,必应随其讹僻乎⑮?《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⑯。珣璠,鲁人宝玉,当音馀烦,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祇之祇⑰。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⑱。以吾浅学,未之前闻也。

【注释】

①楚、夏:楚指春秋战国时的楚国地域;夏指华夏,即中原地区。此处楚、夏泛指南、北地区。

②《苍颉训诂》:书名。后汉杜林撰。《旧唐书·经籍志》著录。

③反稗为逋卖:反切稗字的音为逋卖,即用逋的声母和卖的韵母拼读出稗字。周祖谟曰:“此音不知何人所加。稗为逋卖反,逋为帮母字,《广韵》作傍卦切,则在并母,清浊有异。颜氏以为此字当读傍卦切,故不以《苍颉训诂》之音为然。”

④段玉载曰:“娃,於佳切,在十三佳,以於乖切之,则在十四皆。”

⑤周祖谟曰:“案,刎,《切韵》音武粉反,在吻韵,免音亡辨反,在狝韵,二音相去较远,故颜氏不得其解。考刎之音免,殆为汉代青、齐之方音。如《释名·释形体》云:‘吻,免也,入之则碎。’吻、刎同音,刘成国以免训刎,取其音近,与高诱音刎为免正同。又《仪礼·士丧礼》:‘众主人免于房。’注云:‘今文免皆作刎。’《释文》:‘免音问。’《释文》免亦音问,是免有问音也。刎、问又同为一音,惟四声小异。高诱之音刎为免,正古今方俗语音之异耳,又何疑焉。颜氏固不知此,即清儒钱大昕、段玉载诸家,亦所不寤,审音之事,诚非易易也。”

⑥《穆天子传》三:“道里悠远,山川间之。”郭璞注:“间音谏。”《唐韵》谏古晏反,在谏韵,间古莧反(去声),在间韵。谏,间韵不同类,故颜氏以郭注为非。段玉载、周祖谟以为“谏”、“间”古音相近,故得假借。

⑦《唐韵》戛音古黠反,在黠韵,棘音纪力反,在职韵。二音韵都不同,故颜氏以《说文》为非。周祖谟以为《说文》无误,盖戛字古有二音,除古黠反之外,尚有纪力反一读。

⑧《切韵》音皿武永反,音猛莫杏反,同在梗韵,而猛为二等字,皿为三等字,音之洪细有别。故颜氏以皿音猛为非。周祖谟以为猛从孟声,孟从皿声,猛、孟、皿三字古音亦相近。

⑨周祖谟曰:“看,《切韵》音苦寒反,在寒韵。《字林》音口甘反,读入谈韵,与《切韵》音相去甚远。考任大椿《字林考逸》所录寒韵字,无读入谈韵者,疑甘字有误。若否,则当为晋世方音之异。

⑩周祖谟曰:“伸,《切韵》音书邻反,辛,音息邻反,申为审母三等,辛为心母,审、心同为摩擦音,故方言中,心、审往往相乱。《字林》音伸为辛,是审母读为心母矣。”

⑪段玉载曰:“今《广韵》本于《唐韵》,《唐韵》本于陆法言《切韵》。法言《切韵》,颜之推同撰集;然则颜氏所执,略同今《广韵》。今《广韵》成在十四清,仍在十六蒸,别为二韵。宏在十三耕,登在十七登,亦别为二韵。而吕静《韵集》,成、仍为一类,宏、登为一类,故曰合成两韵。今《广韵》为、奇同在五支,益、石同在二十二昔,而《韵集》为、奇别为二韵,益、石别为二韵,故曰分作四章。皆与颜说不合,故以为不可依信。”

⑫李登:三国魏人,撰有《声类》一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作十卷,已佚,有清马国翰等辑本。钱馥曰:“《广韵》:系,胡计切,喉音,匣母…羿,五计切,牙音,疑母。”周祖谟曰:“李登以系音羿,牙、喉音相混矣。”

⑬段玉裁曰：“《广韵》：乘，食陵切，音同绳；承，署陵切，音同丞。今江浙人语多与刘昌宗音合。”周祖谟曰：“案：《经典释文叙录》，刘昌宗《周官音》一卷。《周礼·夏官》：‘王行乘石。’《释文》云：‘刘音常丞反。’常丞即承字音。乘为床母三等，承为禅母。颜氏以为二者有分，不宜混同，故论其非。考床、禅不分，实为古音……下至晋宋，以迄梁、陈、吴语床、禅亦读同一类。”

⑭钱大昕曰：“《广韵》：‘骤，锄祐切。’在宥韵，依徐音，当入侯韵。”周祖谟曰：“徐仙民反骤为在遘，骤为宥韵字，遘为候韵字，以遘切骤，韵之洪细有殊，故颜氏深斥其非。而在遘与锄祐声亦不同，锄，床母，在，从母，床、从不同类。疑今本‘在’为‘仕’字之误，仕、在形近而讹。锄、仕皆床母字也。《诗·四牡》：‘载骤𨔵𨔵。’《释文》：‘骤，助救反，又仕救反。’《玉篇》骤亦音仕救切，足证在为讹字。此云《毛诗音》反骤为仕遘，《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上论韵，下论声，若作在遘，则声韵均有不合，于辟例不顺，故知在必有误。椽，徐反为徒缘者，考《左传·桓公十四年》：‘以大官之椽，归为卢门之椽。’《释文》：‘椽，音直专反。’直专与徒缘，本为一音，但直专为音和切，徒缘为类隔切，颜氏病其疏缓，故曰不可依信。”

⑮讹僻：谬误。

⑯周祖谟曰：“‘此音’，当指兄候反而言，颜云兄当音所荣反者，假设之辞。其意谓搜以作所鸠姓反为是，若作兄候，则兄当反为所荣矣，岂不乖谬。服音虽古，亦不可承用，故曰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

⑰周祖谟曰：“《切韵》：‘烦，附袁反；藩，甫烦反。’二字同在元韵，而烦为奉母，藩为非母，清浊有异。《切韵》璠作附袁反，与颜说正合。……祗，巨支反。’此字为支韵，群母字。奇四等，祗四等。”

⑱承：接受；案：依从。承案：依据。

【原文】

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唯李季节云：“齐桓公与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桓公口开而不闭，故知所言者莒也①。然则莒、矩必不同呼②。”此为知音矣。

【注释】

①此事见《管子·小问》。

②周祖谟曰：“此引李季节之言，当见《音韵决疑》。举、莒《切韵》音居许反，在语韵，矩音俱羽反，在虞韵。颜氏举此以见鱼、虞二韵，北人多不能分，与古不合。李氏举桓公伐莒事，以证莒、矩音呼不同，其言是矣。盖莒为开口，矩为合口。故东郭牙望桓公口开而不闭，知其所言者莒也。”

【原文】

夫物体自有精粗、精粗谓之好恶①；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②此音见于葛洪、徐邈③。而河北学士读《尚书》云好生恶杀④。是为一论物体，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注释】

①好恶：好和坏的意思。卢文弨曰：“好、恶并如字读。”

②好恶：喜爱和讨厌的意思。宋本原注：“上呼号，下乌故反。”

③此音见于葛洪、徐邈：指第二个好恶的读音见于葛洪、徐邈的音韵学作。周祖谟曰：“案：以四声区别字义，始于汉末。好、恶之有二音，当非葛洪、徐邈所创，其说必有所本（详见拙著释例）。葛有《要用字苑》一卷，见两《唐志》。徐有《毛诗、左传音》，见《经典释文叙录》。”

④此指“好生恶杀”的“好”、“恶”应读作“去取谓之好恶”的“好”（呼到切）“恶”（乌路切），而“河北学士”却读作“精粗谓之好恶”的“好”（呼皓切）“恶”（乌各切），故下云“殊不通”。

【原文】

甫者男子之美称，古书多假借为父字；北人遂无一人呼为甫者，亦所未喻①。唯管仲、范增之号，须依字读耳②。

【注释】

①周祖谟曰：“甫、父二字不同音，《切韵》：‘甫，方主反；父，扶羽反。’皆虞韵字，而甫而母，父奉母。北人不知父为甫之假借，辄依字而读，故颜氏讥之。”

②宋本原注：“管仲号仲父，范增号亚父。”按，这两个“父”字都仍读作“父”而不能读作“甫”。

【原文】

案：诸字书，焉者鸟名①，或云语词②，皆音于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训③：若训何训安④，当音于愆反，“於焉逍遥”、“於焉嘉客⑤”、“焉用佞”、“焉得仁”之类是也⑥；若送句及助词⑦，当音矣愆反，“故称龙焉”，“故称血焉⑧”，“有民人焉”，“有社稷焉⑨”，“托始焉尔⑩”，“晋郑焉依”之类是也⑪。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⑫。

【注释】

①《说文·鸟部》：“焉，焉鸟，黄色，出于江淮，象形。”段玉裁注：“今未审何鸟也。自借为助词而本义废矣。”

②语词：无实义的词，即今天所称的虚词。

③音训：对古籍中的字词注音释义。

④若训何训安：如果解释作何或解释作安。何、安，相当于今天的“哪里”。

⑤以上二句见《诗经·小雅·白驹》。于焉逍遥：意思是在这里很逍遥；于焉嘉客：意思是，在这里是好人客人。

⑥以上二句见《论语·公冶长》。焉用佞：哪里用得着口才；焉得仁：哪里算得上仁。

⑦送句：名尾语气词。助词：在名中起各种语气作用的虚词。

⑧以上二句见《周易·坤》。故称龙焉：意思是所以称作龙；故称血焉：意思是所以称作血。

⑨以上二句见《论语·先进》。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意思是有老百姓，有祭土地神的社和祭五谷神的稷。

⑩此句见《春秋公羊传·隐公二年》。

⑪此句见《左传·隐公六年》。晋、郑焉依：即依晋、郑，意思是依靠晋国和郑国。

⑫周祖谟曰：“案：焉音于愆反，用为副词，即安、恶一声之转。安（乌寒切）恶（哀都切）皆影母字也。焉音矣愆反，用为助词，即矣、也一声之转。矣（于纪切）也（羊者切）皆喻母字也。”

【原文】

邪者，未定之词。《左传》曰“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邪①”，《庄子》云：“天邪地邪？②”，《汉书》云“是邪非邪？③”之类是也。而北人即呼为也字，亦为误矣④。难者曰：《系辞》云：‘乾坤，《易》之门户邪⑤？’此又未为定辞乎？”答曰：“何为不尔！上先标问，下方列德以折之耳⑥。”

【注释】

①以上二句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第二句末邪字未见。二句意思是说：“不知是上天抛弃鲁国？还是鲁君得罪了鬼神呢？”

②见《庄子·大宗师》。原文为：“（子桑）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与颜氏所引稍异。天邪地邪，意思是：是天呢？还是地呢？

③见《汉书·外戚传》汉武帝李夫人歌。是邪非邪，是对呢？还是不对呢？

④周祖谟曰：“邪、也古多通用。惟后世音韵有异，《切韵》邪以遮反，在麻韵，也以者反，在马韵，邪平声，也为上声。”

⑤见《周易·系辞下》，原文为：“乾坤，其《易》之门户邪？”意思是：明晓《乾》、《坤》两卦的义蕴，是通会《易》的门径吗？

⑥程荣《汉魏丛书》本“列”作“劼”，刘盼遂引吴承仕曰：“‘列德’当作‘劼’，校者意改为‘列’耳。”劼，即“劼”的异体字。列德：阐明阴阳之德。《周易·系辞下》：“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折：判断，裁决。这里是作出结论的意思。

【原文】

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①，军自败曰败，打破人军曰败。诸记传未见补败反，徐仙民读《左传》，唯一处有此音，又不言自败、败人之别，此为穿凿耳②。

【注释】

①凡例：通例，章法。

②周祖谟曰：“案：自败、败人之音有不同，实起于汉、魏以后之经师，汉魏以后之经师，汉魏以前，当无此分别。徐仙民《左传音》亡佚已久，惟陆氏《释文》存其梗概。《释文》于自败、败他之分，辨析甚详。《叙录》云：‘……及夫自败（蒲迈反）、败他（补败之）之殊，自坏（呼怪反）、坏撤（音怪）之异，此等或近代部分，或古已为别，相仍积习，有自来矣。余承师说，皆辨析之’云云。考《左传·隐公元年》：‘败宋师于黄。’《释文》云：‘败，必迈反，败他也，后放此。’斯即陆氏分别自败、败他之例。他如‘败国’、‘必败’、‘败类’、‘所败’、‘侵败’等败字，皆音必迈反。必迈、补败音同。是必江南学士所口相传述者也。尔后韵书乃兼作二音，《唐韵·夬部》：‘自破曰败，薄迈反；破他曰败，北迈反。’即承《释文》而来。北迈与必迈、补败同属帮母，薄迈与蒲迈同

属并母，清浊有异。”

【原文】

古人云“膏粱难整①”，以其为骄奢自足，不能尅励也②。吾见王侯外戚，语多不正，亦由内染贱保傅③，外无贤师友耳。梁世有一侯，尝对元帝饮谗，自陈“痴钝④”，乃成“颺段”。元帝答之曰：“颺异凉风，段非干木⑤。”谓“郢州”为“永州”，元帝启报简文。简文云：“庚辰吴入，遂成司隶。”如此之类，举口皆然⑥。元帝手教诸子侍读⑦，以此为诫。

【注释】

①《续家训》：“整”作“正”，与《国语》合。《国语·晋语七》：“夫膏粱之性难正也。”韦昭注：“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此句中的“膏粱”一词，兼指代富贵人家。

②尅(kè)客)励：克制私欲，力求上进。

③保傅：负责保育、教育贵族子弟的人。

④痴钝：愚笨，迟钝。

⑤颺异凉风：《说文》：“颺，凉风也。”段非干木：赵曦明曰：“段干木，魏文侯时人。《广韵》引《风俗通》，以段为氏。”按：因此人将“痴钝”误发音为“颺段”，故梁元帝戏以此二句作答以讥之。

⑥周祖谟曰：“案：梁侯自陈‘痴钝’而成‘颺段’，上字声误，下字韵误。盖痴《切韵》丑之反，颺楚治反，二字同在之韵，舌齿部位有殊。钝王仁昫《切韵》徒困反，段徒玩反，在翰韵，同属定母，而韵类有别。故元帝短之。至如谓‘郢州’为‘永州’，则声韵皆非矣。郢《切韵》以整反，在静韵，永荣𠂔反，在梗韵。梗、静韵有洪杀，以、荣声有等差，岂可混同？其音不正，是不学之过也。简文所云‘庚辰吴入’云者，曾运乾《韵母古读考》云：‘《反汉书》：“鲍永字君长，建武十一年征为司隶校尉，永辟扶风鲍恢为都从事，帝尝曰：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又永父宣，哀帝时为司隶校尉，永子昱，中元时拜司隶校尉，帝尝曰：吾固欲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也。”简文答语，举《春秋》吴入楚都为郢之歌后语，举后汉抗直不阿之司隶为永之歌后语，齐、梁之际，多通声韵，故剖判入微如此云。’”简文：梁简文帝萧纲，为梁元帝萧绎之兄。

⑦侍读：南北朝时诸王的属官。

【原文】

河北切攻字为古琮，与工、公、功三字不同，殊为僻也①。比世有人名暹，自称为纒；名琨，自称为袞；名洸；自称为汪；名劼，自称为獬。非唯音韵舛错，亦使其儿孙避讳纷纭矣②。

【注释】

①僻：差错。

②纷纭：盛多、杂乱的样子。周祖谟曰：“案：此杂论当时语音之不正。攻字《切韵》(王写本第二种)有二音：一训击，在冻韵，与工、公、功同纽，音古红反；一训伐，在冬韵，音古冬反。二者声同韵异。此云河北切为古琮，即与古冬一音相合。颜氏以为攻当作古红反，河北之间，恐未为得。揆颜氏此论，无不与《切韵》相合。

陆氏《切韵序》“欲更摭选精切，除削疏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由此可知，《切韵》之分声析韵，多本乎颜氏矣。”

杂艺篇第十九

【题解】

本篇杂论书法、绘画、射箭、卜筮、算术、医学、音乐、博弈、投壶等各种技艺。作者统称之为“杂艺”，与儒学正宗相对。作者对这些杂艺的总的看法是：兼通几门，有益无害，但不可专精，以免受其累。当然，根据各门技艺的不同情况，作者对它们的态度也有所区别。比如，他主张对书法要“微须留意”，但又要子女“慎无以书自命”；他强调算术是“六艺要事”，但又希望子女“不可以专业”；他喜欢琴瑟之乐“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但又告诫子女“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他欣赏围棋“颇为雅戏”，但又感叹它“令人耽愤，废丧实多，不可常也。”对于卜筮，他虽然称之为“圣人之业”，“不可不信”，但又以前代善卜者“皆亦悔罢”的亲身经历，对这门“技艺”作了实际上的否定。

本篇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杂艺”在当时的种种情状。比如作者对梁朝大同末年那种“改易字体”、“颇行伪字”的不良风气的具体陈述，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文字书写的混乱状况；作者写武烈太子给宾客写生，画成的人像拿给儿童看，他们都能一一道出姓名，可见当时绘画水平之高；作者陈述投壶之戏的古今演变及种种情状，这一类文字也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原文】

真草书迹①，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牋书疏②，千里目也。”承晋宋馀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狽者③。吾幼承门业④，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⑤，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将为累。韦仲将遗戒⑥，深有以也。

【注释】

①真：真书，即楷书。草：草书。

②尺牋：汉代诏书写于一尺一寸长的书版上，称尺一牋，省称尺牋。后用为书信的通称。

③狼狽：狼和狈。传说狈的前足短，须将前足搭在狼背上方能行走。卢文弨曰：“狼狽，兽名，皆不善于行者，故以喻人造次之中，书迹不能善也。”

④幼承门业：《梁书·颜协传》称颜之推的父亲颜协“博涉群书，工于草隶”。故颜之推自称“幼承门业”。

门业，家传的学业。

⑤法书：名家的书法范本。

⑥韦仲将：即韦诞，字仲将，仕魏任光禄大夫，善书法。据《世说新语·巧艺》篇载：韦仲将善书法。魏明帝修建殿堂，命韦登梯题字。下来后，头发都花白了，于是告诫子孙不要再学书法。

【原文】

王逸少风流才士①，萧散名人，举世唯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②。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③，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④，才学优敏，后虽入关⑤，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⑥，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⑦，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⑧。

【注释】

①王逸少：即王羲之，字逸少。东晋书法家。传见《晋书》。

②翻：反而。

③萧子云：南朝梁人。字景斥。其书法为时人所称赏。著有《晋书》一百一十卷。已佚。此云著《齐书》，恐误。

④王褒：北周文学家，书法与萧子云并重。地胄：南北朝时称世家豪门为地胄。地胄清华，指门第高贵。

⑤此指梁承圣三年（554年）西魏军陷江陵，王褒被遣送长安事。

⑥碑碣：古人把长方形的刻石叫“碑”；把圆首形的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叫“碣”。这里的碑碣是碑和墓志等石刻文字的总称。

⑦厮猥：地位卑微。

⑧此句出《论语·卫灵公》。

【原文】

梁氏秘阁散逸以来①，吾见二王真草多矣②，家中尝得十卷。方知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诸书③，莫不得羲之之体④，故是书之渊源。萧晚节所变，乃是右军年少时法也⑤。

【注释】

①秘阁：即内府，古代宫中珍藏图书之处。据《历代名画记》载，梁武帝收集了许多珍贵的图书画册，藏于内府。侯景之乱，内府所藏图书画册数百函被侯景所焚。至江陵陷没，梁元帝将降之时，将所藏名画书帖及各种典籍尽数焚烧。

②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

③陶隐居：即陶弘景。见《养生》篇“神仙之事”段注。阮交州：即阮研，字文几，官至交州刺史。萧祭酒：即萧子云，曾任国子祭酒。

④张怀瓘《书断》称陶私景、阮研、萧子云三人的书法“各得右军一体”。

⑤右军：即王羲之，王官至右军将军。

【原文】

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①。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②；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③，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④，或妄斟酌，遂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憂，言反为變，不用为罷，追来为歸，更生为蘇，先人为老⑤，如此非一，遍满经传⑥。唯有姚元标工于楷隶⑦，留心小学，后生师之者众。洎于齐末⑧，秘书缮写，贤于往日多矣。

【注释】

①天监、大同：均为梁武帝年号。

②邵陵王：即萧纶，为梁武帝第六子，封邵陵王。伪字：指不规范的字。

③画虎不成：即“画虎不成反类狗”的省称。语出《后汉书·马援传》：“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比喻好高骛远，一无所成，反贻笑柄。

④如写焱(yàn 焰)作“灬”，见《龙龕手鑑》三《杂部》。

⑤百念为憂：《龍龕手鑑·心部》二寫作“𢇛”。不用爲“罷”繁體：《龍龕手鑑》三《不部》寫作“𠂔”，音弃。更生爲蘇“《龙龕手鑑》三《更部》写作“𠂔”。今仍流行。先人为老：《张猛龙碑》作“𠂔”。

⑥经传：儒家典籍经和传的统称。经文难读，以传文来疏通文意。此处泛指书籍。

⑦姚元标：北魏书法家。《北史·崔浩传》：“左光禄大夫姚元标以工书知名于时。”

⑧洎(jì 记)：及；到。

【原文】

江南闾里间有《画书赋》，此书乃陶隐居弟子杜道士所为①。其人未甚识字，轻为轨则②，托名贵师，世俗传言，后生颇为所误也。

【注释】

①陶隐居：即陶弘景。善书法。见《养生》篇“神仙之事”段注。下文“贵师”亦指陶隐居。

②轨则：准则。

【原文】

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尝有梁元帝手画蝉雀白团扇及马图，亦难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写真①。坐上宾客，随宜点染②，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萧贲、刘孝先、刘灵③，并文学已外，复佳此法。玩阅古今，

特可宝贵。若官未通显，每被公私使合，亦为猥役④。吴县顾士端出身湘东国侍郎，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有子曰庭，西朝中书舍人⑤，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⑥，常被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彭城刘岳，曩之子也，仕为骠骑府管记⑦、平氏县令⑧，才学快士⑨，而画绝伦。后随武陵王入蜀⑩，下牢之败⑪，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⑫，与诸工巧杂处。向使三贤都不晓画，直运素业⑬，岂见此耻乎！

【注释】

①武烈太子：梁元帝长子，名方等，字实相。年二十二战死。谥武烈。写真：人物写生。

②随宜：随意的意思。

③萧贲：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之孙，字文涣，有文才，能书善画。刘孝先：仕梁为侍中，善五言诗，见重于世。刘灵：颜之推的姨妹夫。见《文章》篇。

④猥役：杂役。

⑤西朝：指江陵。梁元帝建都于此。中书舍人：中书省属官，见《治家》篇“梁孝元世”段注。

⑥丹青：丹砂和青靛，为中国画中常用颜色。此泛指绘画艺术。

⑦管记：指记室，掌章表书记文檄。

⑧平氏县：属南阳。故城在今河南桐柏县西。

⑨快士：豪爽之士。

⑩武陵王：即萧纪，字世询。梁武帝第八子。天监十三年封武陵王。

⑪下牢：梁朝宣州旧治，在今湖北宜昌市西北。下牢之败：指梁元帝承圣二年武陵王萧纪的叛军被陆法和击败之事。

⑫陆护军：即陆法和。《北齐书》有传，参见上注。支江：洪业曰：“‘支江’疑是‘枝江’之异文。《嘉庆一统志·荆州府》云：‘枝江故城在今枝江县东。’又云：‘陆法和宅在枝江县东。’”

⑬素业：清素之业，指儒业。

【原文】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①，先王所以观德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②。江南谓世之常射，以为兵射，冠冕儒生③，多不习此；别有博射④，弱弓长箭，施于准的⑤，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乱离之后，此术遂亡。河北文士，率晓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⑥，三九宴集⑦，常縻荣赐⑧。虽然，要轻禽，截猛兽⑨，不愿汝辈为之。

【注释】

①弧矢二句：此出《周易·系辞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②《礼义·射义》：“射得，何也。射以观德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此句本此。

③冠冕：指做官的人。

④博射：古代一种游戏性习射方式。《南史·柳惔传》：“惔尝与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阔，乃摘梅帖乌珠

之上,发必命中,观者惊骇。又《梁书·萧琛传》:“善弓马,遣人伏地持帖,奔马射之,十发十中,持帖者亦不惧。”王利器云:皮与帖俱谓射垛也。博射如博弈也。

⑤弱弓:弹射力差的软弓。准的:指射垛。即注④中的皮和帖。

⑥非直二句:葛洪《抱朴子自叙》:“昔在军旅,曾手射追骑,应弦而倒,杀二贼一马,遂得免焉。”

⑦三九:指三公九卿。《勉学》篇有“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之句。

⑧縻(mì):分。《集韵·脂韵》:“縻,分也。”

⑨曹丕《典论自序》:“要狡兽,截轻禽。”此用其文。要,同“邀”。拦截。

【原文】

卜筮者①,圣人之业也,但近世无复佳师,多不能中。古者卜以决疑②,今人生疑于卜。何者?守道信谋,欲行一事,卜得恶卦,反令忤忤③,此之谓乎!且十中六七,以为上手④,粗知大意,又不委曲⑤。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赖也⑥。世传云:解阴阳者,为鬼所嫉,坎壈贫穷,多不称泰。吾观近古以来尤精妙者。唯京房⑦、管辂⑧、郭璞耳⑨,皆无官位,多或罹灾,此言令人益信。倘值世网严密⑩,强负此名,便有诖误,亦祸源也。及星文风气,率不劳为之。吾尝学《六壬式》⑪,亦值世间好匠,聚得《龙首》《金匱》《玉璽》《玉历》十许种书,讨求无验,寻亦悔罢。凡阴阳之术,与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⑫,不可不信。但去圣既远,世传术书,皆出流俗,言辞鄙浅,验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⑬,竟以遇害;归忌寄宿⑭,不免凶终。拘而多忌,亦无益也。

【注释】

①卜筮:古时预测吉凶,用龟甲称卜,用蓍草称筮,合称卜筮。

②此句出《左传·桓公十一年》:“卜以决疑,不卜何疑。”

③忤忤(chì一赤):忧惧不安的样子。

④上手:上等手艺。

⑤委曲:这里是详尽的意思。

⑥赖:依靠,凭借。

⑦京房:西汉人,字君明。善占卜。后被处死。事见《汉书·京房传》。

⑧管辂:三国时魏人,字公明。善占卜。事见《三国志·魏志·管辂传》。

⑨郭璞:晋朝人。字景纯。好经术,通阴阳历算、卜筮之术。后被王敦所杀。《晋书》有传。

⑩世网:比喻社会上法律礼教、伦理道德对人的束缚。

⑪《六壬式》:《隋书·经籍志》著录《六壬式经杂占》九卷,《六壬释兆》六卷。六壬,运用阴阳五行进行占卜凶吉的一种方法。

⑫德刑:恩泽与处罚。

⑬反支:古代术数星名之说,以反支日为禁忌之日。汉王符《潜夫论·爱日》:“孝明皇帝尝问今旦何得无上书者?左右对曰:‘反支故。’”汪继培笺:“本传注云:‘凡反支日用月朔为正。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见《阴阳书》也。’”

⑭归忌：不宜回家的忌日。《反汉书·郭躬传》附陈伯敬：“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目有所见，不食其肉，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注》：“《阴阳书·历法》曰：归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无行归家及徙也。”

【原文】

算术亦是六艺要事①。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者，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江南此学殊少，唯范阳祖暅精之②，位至南康太守③。河北多晓此术。

【注释】

①六艺：古代教育学生的六种科目。《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谓指礼、乐、射、御、书、数。

②祖暅(*xuǎn* 选)即祖暅之。南朝梁人，字景烁。古代著名数学家祖冲之之子。精于天文历算。范阳：郡名，治所涿县(即今河北涿县)。

③南康：郡名，治所赣县(即今江西赣州)。

【原文】

医方之事，取妙极难，不劝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药性，小小和合①，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皇甫谧、殷仲堪则其人也②。

【注释】

①小小：稍稍。和合：调合，这里是配药方的意思。

②皇甫谧：魏晋间医学家，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著有医书《甲乙经》。另著有《帝王世纪》、《高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殷仲堪：东晋人，曾任荆州刺史等职。颇通医学，《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殷荆州要方》一卷，已佚。

【原文】

《礼》曰：“君子无故不彻琴瑟①。”古来名士，多所爱好。洎于梁初，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阙；大同以末，斯风顿尽。然而此乐愔愔雅致②，有深味哉！今世曲解③，虽变于古，犹足以畅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彼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④，戴安道犹遭之⑤，况尔曹乎！

【注释】

①《礼记·曲礼下》：“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彻，通“撤”，撤除。

②愔愔(*yīn* 音)：和悦安舒的样子。《左传·昭公十二年》：“祈招之愔愔，式招德音。”杜预注：“愔愔，安和貌。”

③曲解：古乐府一节称一解。因以此泛指乐曲。

④残杯冷炙：残羹冷饭的意思。

⑤戴安道：即戴逵，字安道，晋朝人。博学能文，善鼓琴。武陵王司马晞使人招之，戴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事见《晋书·隐逸传》。

【原文】

《家语》曰：“君子不博，为其兼行恶道故也①。”《论语》云：“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己②。”然则圣人不用博弈为教，但以学者不可常精，时有疲倦，则倘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于吴太子以为无益，命韦昭论之③；王肃、葛洪、陶侃之徒，不许目观手执④，此并勤笃之志也。能尔为佳。古为大博则六箸，小博则二桯⑤，今无晓者。比世所行，一桯十二棋，数术浅短，不足可玩。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⑥，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愤，废丧实多，不可常也。

【注释】

①见《孔子家语·五仪解》。博：博戏，又叫局戏，为古代一种游戏，六箸十二棋。恶道：不正之道。

②见《论语·阳货》。博：博戏，见上注。奕：围棋。犹贤乎己：贤，超过。己，止，什么都不干。

③见《三国志·吴志·韦曜传》。韦曜即韦昭，因避晋讳改之。王利器曰：韦昭《博弈论》见本传及《文选》卷五十二，略云：“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至或赌及衣服，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技非六艺，用非经国，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

④王肃：三国时魏人。字子雍。著名经学家。其反对博弈之事未详。葛洪：东晋道教理论家。见《文章》篇“或问扬雄”段注。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见人博戏，了不目眇，或强牵引观之，殊不入神，有若昼睡，是以至今不知棋局上有几道，樗薄齿名。亦念此辈末技，乱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损政事，儒者则废讲育，凡民则废稼穡，商人则失货财。至于胜负未分，交争都市，心热于中，颜愁于外，名之为乐，而实煎悴。丧廉耻之操，兴争竞之端，相去重货，密结怨隙。昔宋闵公、吴太子致碎首之祸，生叛乱之变，覆灭七国，几倾天朝，作戒百代，其鉴明矣。”陶侃：西晋人。陶在任荆州刺史时，见佐史玩博戏、围棋，就将上述器具投之于江。事见《晋中兴书》。

⑤箸：博戏时所用竹棍。桯(qióng 琼)：博戏时所用骰子。

⑥手谈、坐隐：均为下围棋的别称。《世说新语·巧艺》：“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

【原文】

投壶之礼①，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②。今则唯欲其骁③，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④。其尤妙者，有莲花骁⑤。汝南周璜，弘正之子⑥，会稽贺徽，贺革之子⑦，并能一箭四十馀骁。贺又尝为小障，置壶其外，隔障投之，无所失也。至邺以来，亦见广宁、尘陵诸王有此校具，举国遂无投得一骁者。弹棋亦近世雅戏⑧，消愁释愤，时可为也。

【注释】

- ①投壶：古代宴会礼制。也是一种娱乐活动。宾主依次用矢投入壶口，以投中多少决胜负。
- ②《礼记·投壶》：“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壶中实小豆焉，为其矢之跃而出也。壶云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 ③骁：把矢投入壶内，并使之又弹出壶外称骁。
- ④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都是骁的各种名目。司马光《投壶格》：“倚竿，箭斜倚壶口中。带剑，贯耳不至地者。狼壶，转旋口上而成倚竿者。龙尾，倚竿而箭羽正向己者。龙首，倚竿而箭者正向己者。”龙尾，即颜氏所谓豹尾。
- ⑤莲花骁：骁的名目之一。具体情况不详。
- ⑥《陈书·周弘正传》：“子瓚，官至吏部郎。”
- ⑦《南史·贺革传》：“子徽，美风仪，能谈吐，深为革爱。先革卒，革哭之，因遭疾而卒。”
- ⑧弹棋：古代博戏之一。《艺经》：“弹棋，二人对局，黑白棋各六枚，先列棋相当，下呼上击之。”

终制篇第二十

【题解】

本篇可算作作者晚年的遗嘱。他陈述自己一生屡遭离乱，几死者数的坎坷遭遇及最终未能将父母的灵柩迁回故土安葬的负疚心情，认为自己如果不做官，或许不至遭受如此之多的忧患灾难，但又耽心如果辞官退隐，将使后辈儿孙“无复资荫”、“沉沦厮役”，成为家族的耻辱，这种两难心理在本书《止足》篇及《观我生赋》（见本书附录《颜之推传》）中均有反映。作者对于自己的后事则力主从简。他于此并非仅限于泛泛而谈，而是作了许多具体嘱咐，如：不许为自己招魂复魄，不许用随葬品，不许为自己树碑立传，不垒坟，不许用酒肉饼果做祭品，拒绝亲友的祭奠等等，并严正地告诫孩子们说：“汝曹若违吾心，有加先妣，则陷父不孝，在汝安乎？”说明他的态度是恳切而决绝的。这固然是追随母亲薄葬的榜样，怕自己的丧事被人大肆操办会遭来“不孝”的恶名，同时也是希望后辈儿孙不要在这方面耗费精力和物力，而要以“传业扬名为务”。作者身为封建社会的朝廷命官，对自身后事能抱此达观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原文】

死者，人之常分①，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丧乱，其间与白刃为伍者，亦常数辈②，幸承馀福，得至于今。古人云五十不为夭，吾已六十馀，故心坦然，不以残年为念③。先有风气之疾④，常疑奄然⑤，聊书素怀，以为汝诫。

【注释】

①常分：定分。

②辈：次，王利器曰：“辈犹言人次。《史记·秦始皇本纪》：‘高使人请予婴数辈。’用法与此相同。”

③残年：人将尽的岁月，指晚年。

④风气：病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以知齐王太后病者，臣意诊其脉，切其太阴之口，湿然风气也。”

⑤奄然：奄忽。此指死亡。

【原文】

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邺旧山①，旅葬江陵东郭②，承圣末，已启求扬都，欲营迁厝③，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郊北地烧砖④，便值本朝沦没⑤，流离如此，数十年间，绝于还望。今虽混一⑥，家道罄穷，何由办此奉营资费⑦？且扬都污毁，无复子遗⑧，还被下湿⑨，未为得计。自咎自责，贯心刻髓。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傍无一人⑩，播越他乡⑪，无复资荫⑫，使汝等沉沦厮役⑬，以为先世之耻。故甦冒人间⑭，不敢坠失⑮，兼以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故也。

【注释】

①先君先夫人：指颜之推的亡父母。建邺：即建业。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的都城，在今江苏南京市。旧山：故乡。颜之推九世祖颜含随晋元帝东渡，故称建业为故乡。

②旅葬：指葬在外地而不曾归葬故乡。江陵：县名，在今湖北省。

③迁厝（cuò 措）：迁葬。厝，灵柩暂置。

④扬州：即上文之扬都，指建业。

⑤本朝：古人谓所服务的国家为本朝。之推早年仕梁，故称梁为本朝，以示不忘故也。

⑥混一：统一。指隋于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统一中国。

⑦奉营：奉祀营迁。营，料理。

⑧扬都污毁，无复子遗：指隋平陈后，下诏将原扬州城毁弃，而另置蒋州事。子遗：剩余。《诗经·大雅·云流》：“周馀黎民，靡有子遗。”

⑨下湿：古人言江南地区地势低而潮湿，故称下湿。《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长沙卑湿”句，《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江南卑湿”句。“卑湿”即下湿。

⑩五服：旧时丧服制度，以亲疏为差等，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细麻五种名称，称五服。详见《风操》篇“礼间传云”一段注文。傍（bàng 棒）：依托。

⑪播越：流离失所的意思。《后汉书·袁术传》：“天子播越。”李贤注：“播，迁也；越，逸也；言失所居。”

⑫资荫：依托庇护。

⑬厮役：奴仆。

⑭甦（tiǎn 舔）冒：惭愧冒昧。

⑮坠失，废弛。《国语·周语上》：“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犹恐其有坠失也，故为车服、旗章以旌之。”此处坠失作辞官退隐解。

【原文】

今年老疾侵，傥然奄忽①，岂求备礼乎②？一日放臂③，沐浴而已，不劳复魄④，殓以常衣⑤。先夫人弃背之时⑥，属世荒谨，家涂空迫⑦，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内无砖⑧。吾当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随，床上唯施七星板⑨。至如蜡弩牙、玉豚、锡人之属⑩，并须停省，粮罍明器⑪，故不得营，碑志旒旐⑫，弥在言外。载以鼈甲车⑬，衬土而下，平地无坟⑭。若惧拜扫不知兆域⑮，当筑一堵低墙于左右前后，随为私记耳⑯。灵筵勿设枕几⑰，朔望祥禫⑱，唯下白粥清水干枣，不得有酒肉饼果之祭。亲友来辍酹者⑲，一皆拒之。汝曹若违吾心，有加先妣⑳，则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内典功德㉑，随力所至，勿割竭生资㉒，使冻馁也。四时祭祀，周、孔所教㉓，欲人勿死其亲㉔，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德㉕，霜露之悲㉖，有时斋供㉗，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㉘。

【注释】

①傥然：倘若。奄忽：突然死去。

②备礼：谓礼仪周备。《诗经·小雅·鱼丽序》：“美万物盛多，能备礼也。”

③放臂：指死亡。

④复魄：古代丧礼，将刚死者之衣升屋，并呼其名，以此希望回死者魂魄。《仪礼·士丧礼》：“复者一人。”郑玄注：“复者，有司招魂复魄也。”贾公彦疏：“出入之气谓之魂，耳目聪明谓之魄，死者魂神去离于魄，今欲招取魂来复归于魄，故云招魂复魄。”

⑤殓：替死者穿衣。

⑥弃背：指死亡。

⑦家涂：也作“家途”。指家庭境况。

⑧藏：寿藏，即坟墓。《后汉书·赵岐传》：“先自为寿藏。”注：“寿藏，谓塚圻也；称寿者，取其久远之意也，犹如寿宫、寿器之类。”

⑨床：物体的底部，如牙床、河床等。此处即指棺材的底部。七星板：古代棺木中所用垫尸之板。

⑩蜡弩牙、玉豚、锡人：均为陪葬之物。弩牙，弩机钩弦的底部，这里指弓弩。

⑪罍(yíng 婴)：一种小口大腹的盛酒器。明器：即冥器。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

⑫碑志：刻在碑上的纪念文字。旒(liú 流)旐(zhào 照)：铭旌，古人用以书德行。

⑬鼈甲车：灵车。因车盖似鼈甲而得名。《释名·释丧制》：“舆棺之车曰輜，……其盖曰柳，……亦曰鼈甲，似鼈甲然也。”

⑭平地无坟：古代埋葬死者，封土隆起的叫坟，平的叫墓。

⑮兆域：墓地四旁的界限。也用以通称坟墓。《周礼·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孙诒让正义：“辨其兆域者，谓墓地之四畔有营域堠埒也。”

⑮私记：指私家的记载。庚信《五张寺经藏碑》：“秦景遥传，竺兰私记。”

⑯灵筵：供奉死者的几筵，又称灵床。

⑰朔望：朔日和望日，即旧历每月初一和十五日。祥禫：丧祭名。《礼记·杂记下》：“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祥分大祥小祥。大祥是父母丧后两周年的祭礼，小祥是指父母丧后一周年的祭礼。禫是除丧服的祭礼。《仪礼·士虞礼》：“中月而禫。”郑玄注：“中，犹间也；禫，祭名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

⑱辍(chuò)：祭奠。酹(lèi)：以酒洒地表示祭奠。

⑲先妣：指颜之推已去世的母亲。

⑳内典：指佛经。功德：佛教语。指念佛、诵经、布施等事。

㉑剝(kū 枯)：挖，这里是耗费的意思。生资：生活资料。

㉒四时：指春、夏、秋、冬四季。周、孔：周公、孔子。

㉓勿死其亲：意思是不要亲人一死就忘掉他。

㉔罔极之德：《诗经·小雅·蓼莪》：“欲报之德，昊天罔极。”《集传》：“言父母之恩如天，欲报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无穷，不知所以为报也。”

㉕霜露之悲：《礼记·祭义》：“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注：“非其寒之谓，谓悽怆及怵惕，皆为感时念亲也。”

㉖斋供：供奉神佛用的食品。

㉗盂兰盆：梵语，意译为救倒悬。旧传目连从佛言，于农历七月十五日置百味五果，供养三宝，以解救其母于饿鬼道中所受倒悬之苦。见《盂兰盆经》。南朝梁以后，成为民间超度先人的节日。之推笃信佛教，故于盂兰斋供，谆谆嘱望后人。

【原文】

孔子之葬亲也，云：“古者，墓而不坟①。丘东西南北之人也②，不可以弗识也③。”于是封之崇四尺④。然则君子应世行道⑤，亦有不守坟墓之时，况为事际所逼也⑥！吾今羁旅，身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唯当气绝便埋之耳。汝曹宣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⑦，以取湮没也。

【注释】

①墓而不坟：见上段注⑭。

②东西南北之人：指到处漂泊，居无定所。

③识(zhì 智)：标志，记号。

④封：积土为坟。崇：高。以上五句为《礼记·檀弓上》文。

⑤应世：应付世事。行道：实践自己的主张。

⑥事际：情势。《晋书·杨佺期传》：“欲因事际以逞其志。”

⑦朽壤：腐土，此指坟墓。